READERS

读者®

战地断鸿　柏克莱的张爱玲　美联储与货币战争　跨国姻缘

2013-11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44期
六月上

www.zzahz.com

卷首语

幸　福

◉马未都

幸福是什么？

当你屡次三番地求爱，终于得到对方同意的时候；当你正为贫困发愁，瞬间获得巨额头彩的时候；当你身陷囹圄，法官判你无罪的时候；当你罹患绝症，医生告诉你诊断错误的时候；当你饥肠辘辘，可以饱餐一顿的时候；当你冻得瑟瑟发抖，被允许进入一间暖和的房屋的时候；当你孤独不悦，亲朋好友打来电话慰问的时候；当你身处震区，接到矿泉水和方便面的时候……

这些大幸福、小幸福每个人都会遇上，尤其小幸福，每天飘然而至，令人不能觉察。没有苦难的时候，没有人懂得珍惜幸福。其实，我们每天都生活在小幸福之中，只是浑然不觉。

记得1985年冬天，一天夜里我被叫去看古董，回来时已是下半夜了。我骑着自行车，又累又冷又饿，远远看见路灯下有一个卤煮火烧摊，冒着诱人的蒸气。我迫不及待地过去，支上车，坐在条凳上，等待那碗至今想起来仍很诱人的北京名吃。摊主上了年纪，看着比我父亲还老。他冻得通红的手熟练地切着火烧，笑呵呵地问我：要一个火烧还是两个？

那天夜里，在北京的马路边，我再未遇见一个路人，只有我们爷俩，他做我吃，边吃边聊。我知道了他半夜出摊只为替儿子结婚存钱，四个儿子，就剩老小，结了婚老爷子就享清福啦！那天聊的什么差不多都忘了，但有一句我记得清楚，老爷子告诉我：人哪，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夏　花**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马未都说》一书）

www.zzahz.com

读者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编辑部
主 任 张 涛
副主任 陈天竺
责任编辑 韩维善
编辑 黎珈禾 高翔飞 李秀娟 刘学成
美术编辑 刘全镛
制版 祁国宏

发行印制部 8773310(传真)
副总监 刘志伟（0931）8773036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8773039
韩学斌 8773092
姚宏霞 8773054
卢建洪 8773095
雷 洋 8773094

广告部 8773029(传真)
总 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8773073
杨荣波 8773075
尹 莲 8773042

新媒体部
副总监 李 进 （0931）8773170
经 理 欧阳薇 8773170

品牌发展和综合部
主 任 王 祎 （0931）8773245
行政助理 王 丹 8773070
品牌助理 樊又菲 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8773350
陈志明 8773241

2013年第11期（总第544期）

文 苑

【卷首语】 1 幸福 马未都

【文 苑】 4 **战地断鸿** 陈义芝
19 花瓣 艾米·洛威尔
23 初春的雨 德富芦花
33 汝心如是 谢素军
56 跨国姻缘 秦嗣林
60 斜视 毕淑敏
62 谁来证明你的马 伍中正

【书林一叶】 10 最长的三里路 倪 萍
46 尊严 李承鹏

人 物

【人 物】 14 **柏克莱的张爱玲** 祝 勇
40 重新认识白求恩 陶短房

【名人轶事】 9 方言慰友 孙 强
9 物理学家趣事 李冬梅
9 含蓄

社 会

【杂谈随感】 12 人能做主吗 杨 绛
13 旅夜书怀 舒国治
20 大地上的读书人 陈全忠
24 从中国心到中国梦 熊培云
51 选择题 程 玮
54 人傻，钱多 芮成钢
58 聪明糊涂心 何飞鹏

【话 题】 36 **美联储与货币战争** 黄 生

人 生

【人世间】 7 相逢 田一浩
44 用520套校服许下婚礼誓言 秦珍子

【人生之旅】 8 小板凳 刘荒田
29 蓝 丁立梅

【婚姻家庭】 49 爱情是个睁眼瞎 庞启帆

【两代之间】 28 美国父母如何叮嘱儿女 钟 布
42 与父书 潘 萌
50 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 余秋雨

www.zzanz.com

目 录 六月上

生 活

栏目	页码	标题	作者
【心理人生】	22	选择的悖论	巴里·施瓦茨
	55	看上去很美	骁 飞
【生活之友】	26	80后，该制订养老计划了	王陈晔
【经营之道】	53	忙碌是最好的	斋藤一人

文 明

栏目	页码	标题	作者
【科海览胜】	48	证明费马大定理	瘦 猪
【历史一页】	18	在基蒂霍克起飞	尼克·亚普
【史海拾贝】	32	御膳房的“阴谋”	押沙龙
【文化茶座】	30	强邻之间如何相处	何士明
	52	被误解的台湾	梁文道
	59	平铺而无力的社会	钱 穆

悦 读

栏目	页码	标题	作者
【幽默小品】	21	扔掉可惜	齐藤肇
【言 论】	17	言论	
【漫画与幽默】	34	漫画与幽默	

点 滴

栏目	页码	标题	作者
【意 林】	63	故居	蔡 澜
	63	革命的帽子	宋书林
【点 滴】	6	文学回忆录（节选）	木 心
	11	学习死亡	安妮宝贝
	25	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吴淡如
	27	废墟	七堇年
	31	跳舞的猴子	林 姣
	39	你来学什么	傅国涌
	47	着衣吃饭	孙香我

互 动

栏目	页码	标题	作者
【互 动】	64	见证成长	黄 谦
	64	微博互动	

艺 术

栏目	页码	标题	作者
【封 面】		风雅（摄影作品）	Oleg Oprisco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 （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网 http://www.duzhe.com
《读者》微博 @读者
《读者》微信号 duzheweixin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短信KTDZB到10658080 或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电信用户 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http://iread.wo.com.cn/pps/vuelBj
《读者》手机报
电信用户 发送短信dub到10659000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931）877305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0931）8822550

本社所付作者的稿酬，已包括纸介质及数字形态出版的《读者》杂志的稿酬。因各种原因，我社未能联系到的作者的稿酬查询及其他有关稿酬的未明事宜，请与杂志社联系（0931－8773352）。

《读者》（盲文版）《读者》（维文版）《读者》（藏文版）定期出版

www.zzahz.com

战地断鸿

◉陈义芝

今夜我在灯下想着父亲。

在灯下，我翻阅《滇西抗日血战纪实》，想起抗战后期，父亲在五十四军强渡怒江、仰攻高黎贡山的经历，又在一段段硝烟文字中看到他当连长时的身影。

卢沟桥事变，父亲被拉夫出川。在上海的交通壕沟里，他搬枕木，抬铁条，赤足行于棉花田时被长铁钉贯穿脚板。守卫南翔桥一役，他们以汽油、稻草设防，火焰冲天中父亲凭一挺轻机枪击退一排敌兵，从而当上中士班长。

在这之前，他是效法桃园三结义仁字旗下的“袍哥”，是陈家山拥有一家木厂、一大片梯田的三少爷，是长江上游忠州水岸贩售川芎、虫草、贝母的商旅。民国初年的四川，军阀争夺地盘，土匪收粮收饷，父亲白天上私塾，夜晚逃土匪。及长，进过“边防一路军事学校”受训，也参加过川军。原有机会保送中央军校，却随一陕西人学铸币，荒游各地。等积攒了钱想回家，不料夜半发生如《石壕吏》中“有吏夜捉人”的情景，父亲领了一套粗布军服、一个新编的队号，被直拉到上海，从二等兵干起。

我在灯下想着父亲辞世前的几年，由于握笔的手颤抖，不再写字、写信，长日坐在背窗的一张躺椅上，一摇一晃地假寐。屋里没开灯，有些暗，他的脸背光，更显模糊，总要靠近才知道他是睁着眼还是闭着。额头满载岁月的疲惫，薄唇紧抿而微凹，浑然不觉客厅人声的喧哗。假日，我想带他外出走走，多半时候他回答：“带你妈妈出去散散心吧。我留着看家！”“随他！”母亲往往赌气道，“一辈子就只喜欢和外人在一起。”外人，指的是父亲的旧日同袍。

我知道，母亲并不了解父亲。一个生于四川，一个长于山东，因战争逃难而结婚。婚后没几日，军人父亲即开拔上火线，年轻的母亲随一群眷属辗转流徙，先到台湾，半年后才遇见凭一纸路条中途逃亡海南岛、渡过海峡寻来的父亲。命运曲折，生死折磨，会使一个人的心房像层叠的蜂巢，只是一格一格储存的不是蜜，而是苦楚的沉淀。问题是谁能挣脱现实的捆束，带老去的他回到青年人生还没有开始碎裂、憾恨还来得及收拾的时代？

1987年，“政府”宣布开放探亲，我计划陪父亲回四川。有

www.zzahz.com

一天，他在同样未开灯而昏暗的屋里，讲了一段令他一辈子怆痛的恨别。

“1938年，最艰苦的作战期，日军攻下九江、马当，国军在江西与湖北交界筑防御工事，日军随即又从武汉背后来袭。你祖母病危，家中连催9封信。信我全未收到，只字不悉，直到战事告一段落，无意中听一文书提及……”

父亲用四川话讲武汉失守之际鄂北那场战役。国军在武汉整训，他代理排长，由徐家棚东行，渡江，防守田家镇，隶属五十四军八十三团第三营第九连。“在敌机舰炮轰击及毒气危害下，苦战兼旬，伤亡极大。9月底，九连奉命掩护五十四军全军撤退，在江边的山头布下3个排，各领一挺机关枪……”

我讶异已隔了半个多世纪的事，他仍分明记得，如乡音，如不断温习的郁结。

“天麻麻亮时，哨兵传报，江上有一群鸭子。”父亲用望远镜凝望，发现日军上百辆水陆两用装甲车浮在微明的江面，很快就会靠岸。国军在江边挖有3公尺宽的暗壕沟，装甲车上岸将被陷住，暂时可以挡一阵。他重新查看自己这一排构筑的工事：机枪在石崖底下，洞口有一大丛黄金柴掩蔽，射击及装弹匣的人都可躲在洞里。阵地前另有一条河，听到河里涉渡的声音，机枪即“叭、叭、叭”三发点放。由于有黄金柴挡烟，敌人不易发现机枪的位置。

雨越下越大，天虽放亮却仍阴晦，隐约可看见远方山丘有日军出没。突见两名岗哨踩水往回跑，紧急报告：敌人已连夜包围此山，排哨已被俘，他二人因外出小解而得以突围。

“不一会儿，日机临空，机关枪、六〇炮一起开打，阵地几乎被翻过来。从拂晓至入夜，连长负重伤，生命垂危，另两挺机枪没了声息。”父亲说，“后来只剩我这一挺机枪还维持点放，一整天有枪响，敌人的部队不敢贸然扑前。”山野无丝毫虫鸣声，只有人的哀号、呻吟断续起落。他想起渐渐沉寂的另两个排的阵地，前一夜还传出苍凉的三弦。衣裤被雨水浸透，一阵阵寒意令全身更加酸痛。

夜更深时，有同袍伪装喊话：“陈连长！把你的机枪连拉到河边防守！”目的是假造出一个营的声势。其实父亲所在排的阵地只剩一枪、两人。“叭、叭、叭”，他以三发子弹点放作答。不久，后山团防部派的中尉副官循声而至，手持黑巾遮蒙的五节电筒，问：“还有多少人？”说是奉团长令来查看。“还有两人。”父亲说。

“团长命令撤守，但必须找齐三挺机枪带回。”

凭记忆的方位，父亲带头，与副官及弹药兵推开阻路的尸体，摸黑寻找。其中一挺机枪枪管还是烫的，上头血糊糊地俯伏着一个牺牲的弟兄。好不容易把机枪找齐，一人扛上一挺。原本通过山腰的竹林即可到达后防，但此刻日军不断以燃烧弹轰击，火光通明，截断了他们的去路，只得绕道，将30分钟的路程延长成3个钟头。途经一座小庙，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有人提议休息片刻。结果一坐下，3个人全睡着了。

讲述至此，父亲起身开灯，上厕所。我记得他曾透露，少时遇一麻衣相士，说他两眼间凹下，乃山根薄弱之相，没有凭依。又说他活不过31岁，正应了1938年这一年父亲的虚岁。

“朦胧中听到大队人马走过的声音，军靴喀哩喀啦地响在碎石路面。是日军……”父亲形容，那声音像直接踩响在鼓起的耳膜、跳动的眼皮和脑神经上，三人不约而同地坐起。中尉副官禁不住牙齿打颤，弹药兵抓起枪想往外冲。父亲伸手制止，等敌兵最后一小队通过，三挺机枪往地上一架，密集地卷起一排弧形火烟。敌人沿右边大路逃窜，他们则乘隙扛枪从左侧干河沟退走，直奔团驻地张家口。天亮以前枪声不断，野地不时爆燃开照明弹。

“身上的衣服被荆棘、尖石扯得稀烂，血迹、灰土和汗水混黏在一块儿。人人脸色灰败，我嘴巴干得厉害，长满了火疱，挤不出一点口水来。归队时，发觉全连只剩下7个伙夫、5个传令兵，连同前线回来的我和弹药兵，计14员。上级从别的连调拨来两人，计16员，新编成一排。全军再度退往蕲春、黄冈时，已是10月上旬。团长再度命令新编的我们这一排留守，阻截日军！”

父亲说，拿下棋打比方，这一排就是一颗牺牲子。结果这回敌人没从正面攻打，而是绕过隘口，直接干上了主力部队。虽然这一年子弹曾划破父亲的后颈，但命还是侥幸地保存了下来，难过的是，在老家想儿子哭瞎了眼的祖母却先走了！

“家里寄的9封信，您都没收到？”我问父亲，“还记得信的

www.zzdzz.com

文学回忆录（节选）

◉木 心讲述
◎陈丹青 笔录

要从中国古典文学汲取营养，借力借光，我认为尚有三个方面：诸子经典的诡辩和雄辩，今天可用；史家叙事的笔力和气量，今天可用；诗经、乐府、陶诗的遣词造句，今天可用！

《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好看。

欣赏古典作品，要有两重身份，一是现代人身份，一是古代人身份。如此欣赏，则进进退退，看到后来，一只眼是现代眼，一只眼是古代眼。

在我看来，古代小说是叙事性的散文，严格说来不能算小说。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说才上场，即所谓“传奇”。唐人传奇精美、奇妙、纯正，技巧一下子就达到极高的程度。契诃夫、莫泊桑、欧·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说家若能读中文，一定吃醋。

整个明文学，只有金圣叹是大批评家，领异标新，迥出意表，言人所不敢言不能言。我批评他，是因为他将人家原文肢解鳞割，迁就己意，使读者没有余地。拿现代俗话说，还是把读者看得太低。

有人一看书就卖弄。多看几遍再卖弄吧——多看几遍就不卖弄了。

文学的最高意义和最低意义，都是人想了解自己。这仅仅是人的癖好，不是什么崇高的事，是人的自觉、自识、自评。

世界上的书可分两大类，一类宜深读，一类宜浅读。宜浅读的书如果深读，那就已给它陷住了，控制了。尼采的书宜深读，你浅读，骄傲，自大狂；深读，读出一个自己来……《道德经》若浅读，就会讲谋略，老奸巨猾；深读，会练成思想上的内家功夫。《离骚》若深读，就爱国、殉情、殉国；浅读，则唯美，好得很。《韩非子》，也宜浅读。

（**坎坎伐檀**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回忆录》一书，**蔡志忠**图）

内容吗？”

“军中怕影响士气，全扣了。信是你姑妈写的。第一封信说：妈妈病重，请赶紧回来服侍汤药……第二封信说：妈妈成天念你之名，茶不思饭不想，喃喃道：‘家亨，哦，家亨回来了！’有时精神错乱，四壁乱摸，放声大哭。第三封信说：妈妈走了，丧事由前妈生的大哥、二哥变卖家产操办……第四封信说：你的孩子死了，你的妻子谭氏改嫁，你在国而忘家亡家……”

泪水在父亲眼眶里打转，他的声音开始嘶哑。出川前父亲原已结婚，育有一女。不过年余，女儿竟然饿死，妻子被逼改嫁，古往今来乱世中人的遭遇何尝有异。

往后几封信，姐姐气急地质问他：怎忍心不回信？为何不回信？且追问部队，这人是否已阵亡？果然已死，死在何处？当部队转进湖南常德时，又来一信说，欲前来接陈家亨的灵回乡。这时父亲才看到信，他写报告给团长说，战事已告一段落，必先齐家才能报国，要求请假回乡祭母。

团长说：“战事半个段落都没有，任何人都不能请假。即使让你请假，你回得了四川吗？到处都在征兵、募兵……”

父亲的部队从湖南搭货车两日夜到广东，从广东徒步一月余至广西，再从广西徒步40天到云南。其间补给不足，水土不服，士兵精疲力竭，拉痢，又患夜盲，散失近半。而抗战八年的时间也才过一半，距反攻腾冲、血战滇西还有3年。

今夜我在灯前记下这一鳞半爪，想到父亲晚年的无语，很像杜甫《垂老别》“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描写的心理：人生离合，哪管你是老年还是壮年，从此与家庭决绝，肝肺为之痛苦得崩裂！

1988年5月，我终于陪父亲回到他阔别50余年的家乡。人事全非，亲长无一存者。又过14年，他卸下身心重担，埋骨于台湾北海岸。

（**园 庐**摘自《万象》2013年第2期，**李 晨**图）

www.zzahz.com

相逢

◉田一浩

朋友跟我说，某天，他跟一位老人擦肩而过的时候，不经意地看了老人一眼，突然有点发蒙：老人长得很像自己的姥爷。

他赶紧转头看，老人微微佝偻着背，一条腿不太利索，走起来一拐一拐的。没错，这不正是自己的姥爷吗？

小时候，父母在外打工，他跟姥爷一起生活。那时，姥姥早已过世，舅舅姨妈们有的住得远，有的外出打工了，从四五岁到初中那段时间里，他身边最亲的就是姥爷了。姥爷已经年迈，腰很弯，一条腿因为早年摔过，总是使不上劲，走路一瘸一拐，脸上沟壑纵横，一脸的老人斑，后来很多年里相貌也没太多改变，无非是老人斑更重了，腰更弯了，走路更加颤颤巍巍了。

姥爷每天早早把他叫醒，催他吃早饭，催他读书，晚上催他洗脚睡觉，一老一少，有点相依为命的感觉。记忆最深的，一是冬天他的脚冰凉，姥爷那条残腿更冰凉；二是某次姥爷给他洗头，就在院坝上，一盆清水，一只破塑料瓢，一块肥皂，他低头闭着眼，抓着后颈的衣领，姥爷给他哗哗啦啦地洗，洗完替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水，瞬间手上的老茧像钢丝球划过……

想着想着，不自觉地跟着老人走了一段。姥爷过世好些年了，从小他就在心里暗暗发誓，等将来挣钱了要好好孝敬姥爷，可姥爷没有等到这一天。那年他还在上大学，得知姥爷过世的消息已经是一个星期后了，母亲在电话里说，已经下葬，怕耽误你的学习就没告诉你，你不用赶回来……就这样，他连姥爷的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又后悔之前因为勤工俭学竟两年没有回家……这些，成了他心里永远的愧疚和遗憾。

他想，姥爷还活着该多好，如果前面的这位老人，正是自己的姥爷该有多好啊……正黯然神伤地看着，想着，老人转弯了，突然又站住了，转头对他说：“我一个老头子，又没钱又没色，你跟着我干什么？”

他这才发觉自己失礼了，鼻子一酸，解释说：“对不起，您长得实在太像我姥爷了。”

那位老人愣了一下，转身正准备走，又转过身来对他说：“要不咱唠一会儿？”

前面不远处有个公交站牌，有简易的长凳，老人走过去坐下，他也跟过去坐下了，这才发现眼前的老人是典型的城里老人，而自己的姥爷是典型的农村老人，相似的不过是神态和老态。

老人耳朵不好，就在人来人往的公交车站，两人似喊非喊、答非所问地聊了一会儿，最后老人问：“你姥爷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如实相告，老人起身说：“回头我下去，碰到你姥爷会跟他说一声，说你过得不错，也是个懂孝道的人，你看成吗？”

朋友对我说，以往想起姥爷都会一阵心痛，觉得死亡是不能承受之重，那天当听到眼前这位老人说“下去”时，口吻轻松平淡，就好像说我去散个步或是我去趟菜市场，他不由自主地笑了，对老人说：“成！”

奇怪的是，从那天以后，他心里对姥爷的愧疚和遗憾减轻了很多，而且总觉得真跟姥爷重逢过。

（冯进峰摘自《滨海时报》2012年10月16日，杜凤宝图）

www.zzahz.com

小板凳

◉刘荒田

一男一女，都已50多岁，40年前是乡村学校的同窗，毕业后，在十七八岁的青春期，有过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然后，为了生计，女的远走美国，男的留在家乡。这一回，因为举办入学40周年师生大联欢，他们重逢，握手时对望皱纹和白发，才知道彼此间隔着多大距离。各自都有了家庭，有了配偶和儿女，如想重演罗曼史，就像是刻舟求剑。好在，可以牵着手把青春年华走过的路再走一次，这愿望不算奢侈。

于是，他们回到了乡村。她出国前住过的祖屋，因一直由一位远亲代管，没有倾圮。接到通知的远亲早已在门前迎候，拉开沉重的坤甸趟栊，穿过厢房，走进厅堂。尽管远亲用了两天时间，把厚尘和蜘蛛网清理了，霉气依旧扑鼻而来。天井边沿的青苔，爬到厅堂后头的神龛上。他们坐在泛白的酸枝椅上，久久无言。屋子塞满了回忆，他们被包围在中央。

久别重逢，不再是干柴烈火，他们只静静地相对而坐。远处有不可一世的咯咯声，离开乡村30多年以后，居然还能马上想起，那是刚刚下了蛋、飞出草窝的母鸡。他们都笑了。巷子外有蜜蜂的嗡嗡声和鸟叫。突然，两人的目光同时停在了厅堂一角的小板凳上。先看到一张，又从罐瓮间发现另外一张，他们跃起，每人拿起一张，细细端详。是乡下人放在矮小饭桌旁的凳子，年代太久远了，兴许是祖母的嫁妆，朱红色油漆剥落净尽，原木的白色又被时光侵蚀了百年，变成乌黑。

他们面对着天井的方向，搁下小板凳。男人转身，在杂物堆里翻，从簸箕、木桶、牛轭下面，翻出一把歪了一条腿的太师椅。女人帮忙，把太师椅上的尘土擦去，两人一起把分量不轻的椅子搬到厅堂中央，小板凳分别放置在太师椅前两尺的阶砖地上。两张小的和一把大的，组成一个三角，默默进行着行为艺术。他们先从各个角度给它们照相，天井里斜射进来的秋日阳光又宁静又鲜丽，凳子和椅子落在暗红色地面上的阴影格外生动。

他们对着太师椅坐着，凳子太矮，身子不得不蜷曲，不觉得累，维持双手抱腿的姿势——那些年月，他们都是这么坐的。太师椅上端坐的，是女子的妈妈，一个从省城被下放回乡的“黑七类”，因为丈夫在新中国成立前担任过法官。她的丈夫早已死在监狱里，她带着一儿一女回到家乡。妇人很有教养，一口纯正的省城话，身上的衣服总是素净的。男孩子来串门，和她的女儿一起，规规矩矩地坐在小板凳上。她坐在太师椅上，一双白得刺目的手搁在扶手上，静静地开讲。那时“文革”尚未结束，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乡村小学附设的高中班上学，一多半时间去田里干活，上课很少。这位文雅的母亲给两个孩子补课，人性的课，常识的课，不讲大道理，只讲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欧根·奥涅金，红与黑——外国古典名著一

www.zzabz.com

名人轶事

方言慰友

◉孙　强

张奚若留学美国时，与赵元任相识。赵元任是语言学家，会说33种汉语方言，据说他与夫人杨步伟在家每天说一种方言，一个多月不重样。听说张奚若是陕西人，赵元任遂向他学习陕西话。张奚若就教他说了一段歌谣：“人家那个娃，在书房读书呢。咱那个娃，拿勺勺耍水呢。不说他吧，我是他二爸；说他吧，他娘不答应。算了算了，叫娃耍去耍去。”

让赵元任感到好玩的是“书”字，中国大部分地区都读shu，陕西话则读fu，于是就记住了。

时隔近半个世纪，1973年，赵元任从美国回中国访问，见到了住院的老友张奚若，当即说起了“拿佛佛发匪（拿勺勺耍水）”的陕西话，令病中的张奚若很开心。

（**临水照花**摘自《华商报》2013年2月19日）

物理学家趣事

◎李冬梅　编译

美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阿瑟·康普顿出差去另一个城市做一个非常重要的实验。他随身携带了4个相同的装满实验器材的大箱子，其中两个箱子里装的是实验仪器，很轻，另两个箱子里则装满了铅块，非常重。

在火车站，搬运工来帮阿瑟·康普顿搬运箱子时，首先提起的正是一个装着铅块的箱子，于是就要求提高搬运费用。阿瑟·康普顿没有马上回答，只是拎起那两个装着实验仪器的箱子，轻松自如地摆动着双臂，大踏步地朝站台上的火车走去。

搬运工们见状，惭愧不已，急忙4个人抬着一只箱子，匆匆跟了上去。

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伍德有一天发现分光镜的镜筒里布满了蜘蛛网。因为镜筒太长，用常规的清理办法无法清除掉里面的灰尘。天才的罗伯特·伍德想出了一个奇招：他把一只小猫放进了镜筒。那只小猫因为无法转身回头，只能从镜筒这一端一直爬到另一端，结果镜筒被小猫擦了个干干净净。可怜的小猫从镜筒里爬出来后，无奈地给自己洗起了澡。

（**雨　声**摘自《喜剧世界》2013年5月上半月版）

含　蓄

有一次，胡适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的冲了进来，抱着一本厚厚的精装书，是本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儿含蓄。”

（**芒　野**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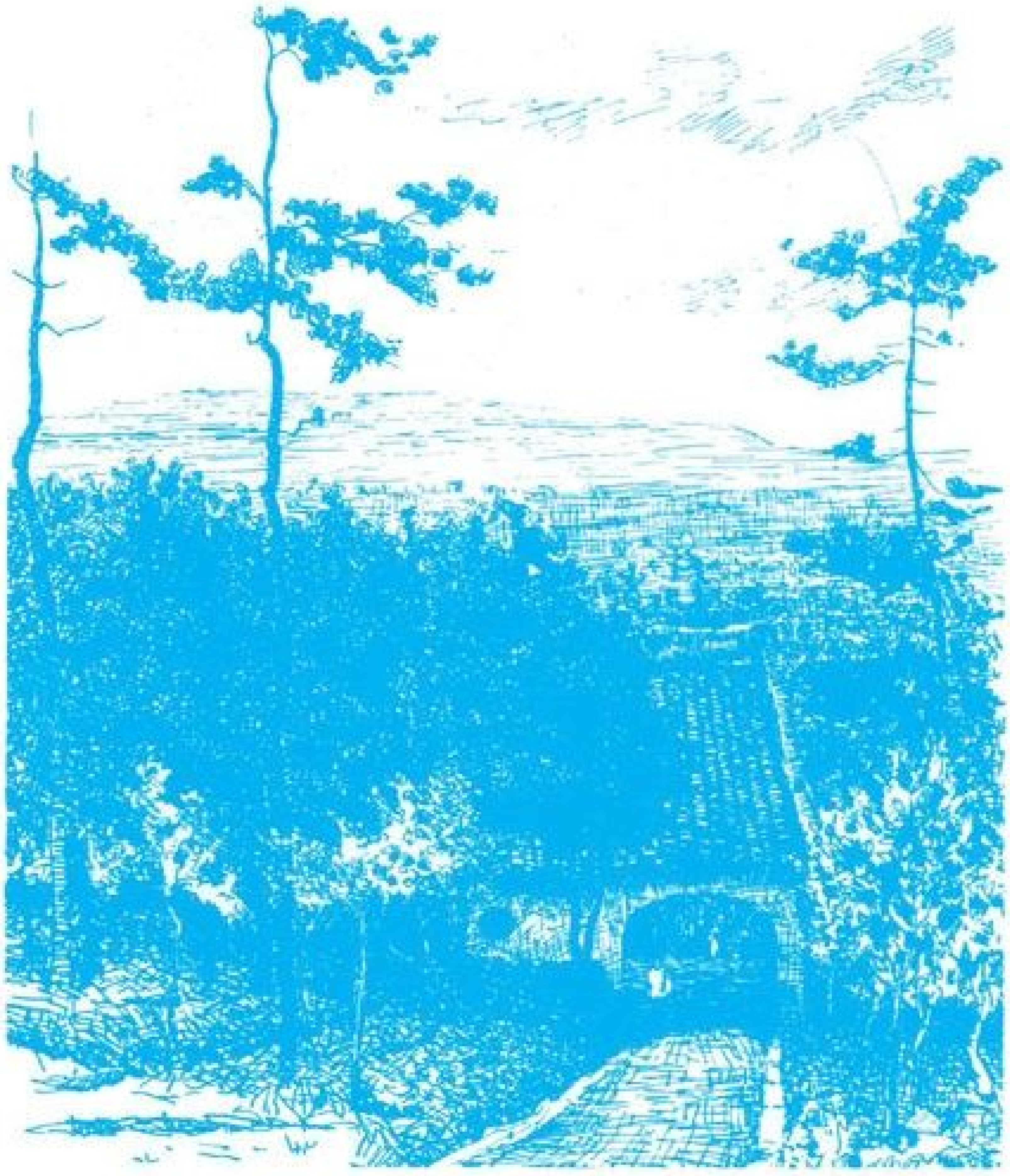
旦走出农舍，就是罪大恶极的“封资修”。如果村里有人告密，这个“反动旧官吏家属”又会被再加一顶“散布资产阶级流毒”的帽子，被揪到榕树下去批斗。但她不怕，她要把精神营养输送给下一代。她善于讲故事，在省城上女校时读的文学书，当时怎样感动她，她就怎么从心里掏出来。在天井里落下繁星幽光的夜晚，在屋顶呼啸着尖利的北风的黄昏，两个少年抱着腿，听她讲课。伶俐的女儿不时插嘴，问一些愚不可及的问题，比如：茶花女要是活在现在的中国，会不会被遣送到乡下改造；安娜·卡列尼娜被火车碾过时，比起前几年在批斗会上牛鬼蛇神挨的“喷气式”来，哪个更痛苦。母亲嗔怪地白她一眼，她吐了吐舌头，坐正。男孩子总是默默地听，尽管在教室里，他是捣蛋大王。

这对男女坐了好久好久，出神地对着太师椅，没有说一句话。直到乡亲进来，催他们去拜祭村口的社稷之神。

40年前坐在太师椅上讲故事的妇人，如今生活在美国，96岁了，身板硬朗，记忆力奇佳，女儿回国前，她再三嘱咐，向坐在小板凳上的男孩问好。

（**陈　放**摘自《看世界》2013年第6期，**张　骏**图）

www.zzahz.com



最长的三里路

◉倪　萍

一生中走过很多路，最远都走到了美国的纽约，可记忆中走不够的却是从崖头长途汽车站到水门口姥姥家门口那条三里长的小路。

从一岁到三十岁，这条路来回走了一百多趟，走也走不完，走也走不够。

第一次单独走，也就六岁吧。

六岁的我，身上背了大大小小一堆包，胳膊挎的、胸前挂的、背上背的、手里拎的全都是包，三百六十度全方位被包包围着，远看就像个移动的货架。

包里装的没有一件是废物，对于居家过日子的姥姥来说全是宝。肥皂、火柴、手巾、茶杯、毛线、被单、核桃酥、牛奶糖、槽子糕……最沉也最值钱的是罐头，桃子的、苹果的、山楂的……口袋里被母亲缝得死死的是钱，这一路我不知得摸多少回，生怕丢了。

每次到了家门口，姥姥都会说："小货郎回来了。"姥姥说这话的时候，眼睛转向别处，听声音就知道她哭了。先前姥姥说滴雨星，后来我说下雨了。

六岁到九岁这三年，我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么多好东西姥姥会哭，九岁之后就懂了。

三里路，背了那么多包，按说我是走不动的，可我竟然走得那么幸福、那么轻盈，现在回想起来还想再走一回。只是那样的日子不会再有了，有的是对姥姥不变的情感。后来的很多年里，包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再后来就干脆背着钱，那大包小裹的意思没有了，七八个包往炕上一倒，乱七八糟的东西堆一炕的那份喜悦没有了……

那时候，到了崖头镇，挤下长途汽车那窄小的车门，得好几个人帮我托着包。有几次我都双腿跪在了地上，瞬间又爬起来，双手永远护着那满身的包，起来还没忘了说谢谢。

也常听见周围的人说："这是外出的女人回来了！"他们没看清楚被大包小包裹着的那个高个子女人，其实还是个孩子。

背着包的我走在崖头镇的大道上，简直就是在飞。但快出镇口的时候，我的步子一定是放慢的，为了见见彪春子。

这是一个不知道多大岁数的女人，常年着一身漆黑油亮的棉袄棉裤流浪在街头。用今天的话说，彪春子就是一个"犀利姐"，全崖头镇没有不认识她的。老人们吓唬哭闹的孩子常说："让彪春子把你带走！"小孩儿们立马就不哭了。但同是小孩子的我不仅不怕她，在青岛上学的日子还常常想念她、惦记她。

八岁那年，又是独自回乡，我在镇北头遇见了她。彪春子老远就跟我打招呼，走近才知道她是向我讨吃的。七个包里有四个包装的都是吃的，可我舍不得拿给她。彪春子在吃上面一点儿也不傻，她准确无误地指着装罐头的那包说："你不给我就打你！"

我哭了，她笑了；我笑了，她怒了。

没办法，我拿出一个桃罐头给她。聪明的彪春子往地上一摔，桃子撒满地，她连泥带桃地吃一嘴，你这时候才相信她真是个傻子，连玻璃碴儿吃到嘴里都不肯吐出来。很多年后我都后悔，怎么那么小气，包里不是有大众饼干吗？

见了三里路上第一个想见的人彪春子之后，我就快步走了，直到想看看"两岸猿声啼不住"的丁子山时，我又慢下来了，舍不得"轻舟已过万重山"。

不高的山崖层层叠叠绿绿幽幽，几乎没有缝隙地挤在一起，山下是湍急的河水，一动一静，分外壮丽。再往前走到拐弯处是一个三岔口，从东流过

www.zzabz.com

学习死亡

◉安妮宝贝

我的太婆、太公、祖母，都是老到一定年龄之后，在躺下或做某件家务事时，突然离开人世的。平静而无痛苦，是一种善始善终。而祖父、父亲、叔叔，在死去之前都曾经受医疗手段对肉身的侵入，只是被侵入的时间或短或长。这种痛苦和煎熬对身边的亲人来说，也是折磨。这些目睹死亡的经历，使我一直有一种想法：人应始终保持强烈而及时的生活。

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间。生命过程可以坎坷而用力，死亡则应平顺而安稳。生是为死亡而做的准备。

一个印第安巫师说，如果让儿童目睹一次葬礼，抚摸一次死人的身体，会驯服孩子内心的浅薄与顽劣不羁。他获得了真正的灵魂的成长。死亡是最需要被学习和认识的内容。

二三十岁，人为爱情、为工作、为自身在这个世间的作为和努力而存在。40岁之后，则应为心灵的完善和超越而活。后者的发力和承担更为沉重。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逐渐老去的人，绝非喂鱼养花忙于俗务或在广场跳健身操打太极拳，就能做到镇定应对生命的衰竭。我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家印度人开的店铺里，买了一张印度尊者的照片。那个男子年老时肢体清瘦，白色短发，全身赤裸，只裹一条白色兜裆布，眼神清澈坚毅。修行不止，施与不止。

不好的事情不是死去，而是不美。

不美即代表不强烈，不真实，没有始终，生命未曾有所完尽和取得解脱。

（**天　天**摘自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眠空》一书）

的是上丁家的水，从北流过的就是水门口的水了。从没见过黄河的我以为这就是天下最大的河了。走到这儿我更是舍不得走了，常常一站就是几分钟，看那些挽起裤腿提溜着鞋袜过河的男女老少，有的站不稳会一屁股坐进水里。这番景象是我心中说不出的乡情。

再往前，我的心和脚就分开了，心在前，脚在后，就像在梦里奔跑，双腿始终够不着地。

三岔口往前走两分钟是水门口最大的一片甜瓜地，清香的瓜味牵引着我飞快地过去。

“小外甥，回来啦？先吃个瓜吧，换换水土！”

看瓜的叔伯舅舅几乎每年都招呼我在这儿歇会儿，有一年他根本不在，我却也分明听见喊声。依旧是那个老地方，依旧没卸掉身上的七八个包，依旧是不洗不切地吃俩瓜，然后站起来往前走。你说是那会儿富裕还是今天富裕？从来没付过瓜钱，也从来不知道那大片的瓜地怎么没有护栏。

水门口的河道不宽，两岸远看像是并在一起的。夏天河床上晾满了妇女们刚洗完的衣服，大姑娘小媳妇举着棒槌，捶打着被面，五颜六色，真是怪好看的。走不上一百米我就能看出这里有没有我认识的，通常我不认识的都是这一年刚过门的新媳妇，剩下的基本都能叫出名字。我一路叫着舅妈、喊着舅姥地快速走过她们，因为这条路离姥姥家也就一百多米了。

这一百多米的路实际上是水门口村果园的长度，这里的苹果树树枝和果子基本都在园子外。谁说“一枝红杏出墙来”，分明就是“棵棵果树关不住”。

最后的十米路是姥姥家的院子。先是路过两棵苹果树，每次也都是从这儿开始喊姥姥，等走过了长满茄子、辣椒、黄瓜、芸豆、韭菜、小白菜、大叶莴笋的菜地时，我已经喊不出姥姥了，眼眶里堵满的是咸咸的泪水。

三米的菜地恨不能走上三分钟，绊倒了茄子，撸掉了黄瓜……红的柿子、绿的辣椒，姥姥全都没舍得摘，就等着我这个在外的城里人回来吃。欢呼啊，豆角们！欢笑啊，茄子们！满眼的果实，满脸的笑容。

头发梳着小纂儿的姥姥出来了，我的三里之路走到尽头了。

我到家了。

（**李岳华**摘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倪萍画日子》一书，**周君言**图）

www.zzahz.com

人能做主吗

◉杨　绛

既然人生有命，为人一世，都不由自主了，那么，“我”还有什么责任呢？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就行了。

人不能自己做主，可以从自己的经验来说。回顾自己的一生，许多事情是不由自主的，但有些事是否由命定，或由性格决定，或由自由意志决定，值得追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某高官曾许钱锺书一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职位。锺书一口拒绝。我认为在联合国任职很理想，为什么一口拒绝呢？锺书对我解释：“那是胡萝卜。”他不受“胡萝卜”的引诱，也不受“大棒”的驱使。我认为他受到某高官的赏识是命，但他“不吃胡萝卜”是他的性格，也是他的自由意志。在那个时期，这个职位是非常吃香的，只有以他的聪明，以他的个性，才不加思考一口拒绝。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解放战争又起。许多人惶惶然只想往国外逃跑。我们的思想并不进步。我们读过许多反动的小说，都是形容苏联“铁幕”后的生活情况，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处境，所以我们对共产党不免害怕。劝我们离开祖国的人，提供种种方便，并为我们两人都安排了很好的工作。出国也不止一条路。劝我们留待解放的，有郑振铎先生，吴晗、袁震夫妇等。他们说共产党重视知识分子。这话我们相信。但我们自知不是有用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是科学家，也不是能以马列主义为准则的文人。我们这种自由思想的文人是没用的。我们考虑再三，还是舍不得离开父母之邦，料想安安分分，坐坐冷板凳，粗茶淡饭过日子，做驯顺的良民，终归是可以的。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不是不得已。

又如我28岁做中学校长，可说是命。我自知不是校长的料，我只答应母校校长王季玉先生帮她把上海分校办成。当初说定半年，后来延长至一年。季玉先生硬是不让我辞职。这是我和季玉先生斗志了。做下去是千顺百顺，辞职是逆水行舟，还兼逆风，步步艰难。但是我硬是辞了。当时我需要工作，需要工资，好好的中学校长不做，做了个代课的小学教员。这不是不得已，是我的选择。因为我认为我如听从季玉先生的要求，就是顺从她的期望，一辈子承继她的职务了，而我是想从事创作的。这话我不敢说也不敢想，只知我绝不愿做校长。我坚决辞职是我的选择，是我坚持自己的意志，绝不是命。但我业余创作的剧本立即上演，而且上演成功，该说是命。我虽然辞去校长，名义上我仍是校长，因为接任的校长只是“代理”，学生文凭上，校长仍是我的名字、我的印章。随后珍珠港事变，“孤岛”沉没，分校解散，我要做校长也没有机缘了。但我的辞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命，而是我的选择。也许可说，我命中有两年校长的运吧。

我们如果反思一生的经历，都是当时处境使然，不由自主，但是关键时刻，做主的还是自己。算命的把“命造”比做船，把“运途”比做河，船只能在河里走。但“命造”里，还有“命主”呢？如果船要搁浅或倾覆的时候，船里还有个“我”在做主，也可说是这人的个性做主。这就是所谓个性决定命运了。烈士杀身成仁，忠臣为国捐躯，能说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中注定的吗？他们是倾听灵性良心的呼唤，宁死不屈。如果贪生怕死，就不由自主了。宁死不屈，是坚

www.zzdhz.com

旅夜书怀

◉舒国治

不可太过追求完美。出门旅行，打包用6小时与用15分钟，结果差不多。尤其是抵达目的地后，把拉链拉开，打得仔细与打得随便，差别极小。

为了避开完美要求无法实现之痛苦，我们何不索性把那份“完美性”抛开。譬如你要为参加奥斯卡典礼准备盛装，若你试穿8小时，一件一件试，总觉每件皆不顺眼，故干脆令自己仅用40分钟来试穿，仅有3套备选，很快选定，反而更好。这也像有人办婚礼，为了完美，东弄西弄，结果这对新人都弄到吵架了；还不如轻轻松松去登记，简单地举行婚礼，反而更能白头偕老。

若能不挑剔周遭环境（如不嫌公厕脏，不在乎与别人共躺于6个床位的火车“硬卧”），也比较容易获得快乐。事实上，挑剔是逐渐学来的，是文明化的一种现象，甚至是文明进程中自然生出的势利习惯。

关于势利。要活在不被或少被洗脑的环境，例如父母不会一直告知你钱的重要性，活在这样的家庭，便不太会在成人后每天都在想钱。同理，你所交往的朋友群，大家不谈名牌，不说什么五星级三星级，不追逐功利，你便活得比较幸福。若先天不良，不幸生于势利父母之家庭，便更要有以慧剑斩断之决心，追求外界更广阔美好的新人生。

高级是什么？我姐姐不断自美国寄给我牙刷，看似皆专业名牌，但刷起来极不舒服。某次在台南住小旅馆，用它的廉价牙刷，毛竟又软又舒服。可知太多人间事与钱无关，与实质有关。太多自诩高级的餐厅，喝水的玻璃杯常有肥皂味。杯子会如此，跟花钱多少没关系。你很有钱，不知道洗杯子，只知买好的洗洁精，请仆人洗，他不懂“实质”，便洗成肥皂味。

有不少朋友迷信进口的高级马桶，结果那马桶惹出了很多麻烦。

20年前，我的美国朋友准备生小孩，他们夫妻谈到尿布之事，说如能找到祖母时代留下来的老棉布，便最好了。我说干吗不用坊间的纸尿片什么的？他们说，只在出门时不得已用那物，而老棉布的筋理至绵至柔，那才是对宝宝的重点部位最舒服、最人性的东西，更别说有多环保了。

这就是高级。

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上海，据说绑票要绑穿长袍的老头子，而不是绑西装革履的光鲜绅士。长袍老头子家里往往富于财底，而着西装之士不过在公司楼房里替人打工而已。

（**林冬冬**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的下午》一书，**王原**图）

决的选择，绝非不由自主。做主的是人，不是命。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日寇侵入中国。无锡市沦陷后，钱家曾有个男仆家居无锡农村，得知南京已失守，无锡又失守，就在他家晒粮食的场上，用土法筑了一座能烧死人的大柴堆，全家老少五六口人，一个个跳入火中被烧死。南京失守，日寇屠杀人民、奸污妇女的事，很快就传到了无锡。他们不愿受奸污、被屠杀，全家投火自焚。老百姓未必懂得什么殉国，但他们的行为就是殉国呀！能说他们的行为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不由自主吗？这事是逃到上海的本乡人特到钱家报告的。钱锺书已去昆明，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

（**李中一**摘自商务印书馆《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宋光智**图）

www.zzahz.com

柏克莱的张爱玲

◉祝 勇

一

关于我的同事张爱玲，我知道的不多。她其他的同事知道的也并不比我多。原因是她几乎从来不见她的同事，包括她的助手。

在柏克莱大学，张爱玲几乎是一个隐形人。这首先与她的体形有关。台湾学者水晶说她像艾米莉·勃朗特。有一次，我坐在安德鲁（柏克莱大学东语系教授、张爱玲小说的英文译者）的车上，向旧金山一家小啤酒馆奋勇前进。我们谈起张爱玲。安德鲁指着路边走过的一个瘦小的老太太说，如果你能见到张爱玲，她就跟她一样。一个平常的老太太，毫不引人注意。

其次，张爱玲喜欢昼伏夜出，刻意地躲开人群。据她的助手、台湾学者陈少聪介绍，张爱玲通常是下午到办公室，等大家都下班了，她仍留在那里。陈少聪与张爱玲同在一间办公室办公，只是中间隔了一层薄板。外间是助手的，张爱玲在里间，所以，张爱玲每天不可避免地要与陈少聪打一个照面，微笑一下，或者点头致意。后来，她们连此也嫌麻烦。每天下午张爱玲要来的时候，陈少聪干脆及时地躲开。

“我尽量识相地按捺住自己，不去骚扰她的清静，但是，身为她的助理，工作上我总不能不对她有所交代。有好几次我轻轻叩门进去，张先生便立刻腼腆不安地从她的坐椅上站了起来，眯眼看着我，却又不像看见我，于是我也不自在起来。她不说话，我只好自说自话。她静静地听我嗫嗫嚅嚅语焉不详地说了一会儿，然后神思恍惚答非所问地敷衍了我几句，我恍恍惚惚懵懵懂懂地点点头，最后狼狈地落荒而逃。”

二

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只身来到深圳罗湖桥，准备由此进入香港。这里是上海到香港的陆上必经之途。罗湖桥的桥面由粗木铺成，桥的两端分别由中英两方的军、警把守。香港警察把入境证拿去检查时，张爱玲和从中国内地一起出走的人群眼巴巴地长时间等待。在他们的焦急与无奈面前，香港警察不失时机地表现了他们的傲慢。他们若无其事地踱步，心态悠闲。有一名中国士兵见状，走到张爱玲身边，说：“这些人大热天把你们搁在这儿，不如到背阴处去站着吧。”张爱玲转头看他，那个士兵穿着皱巴巴的制服，满脸孩子气。人们客气地笑了笑，包括张爱玲在内，没人采纳他的建议。她紧紧贴在栅栏上，担心会在另一端入境时掉了队。这是张爱玲最后一次体会来自同胞的温暖，那条看不见的边界，从此把她的生命分为两截。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在她身后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迅速湮没。

三

如同默片里的人物，张爱玲很少发出声响。即使在办公室，她在与不在几乎没有区

别。陈少聪说，每过几个星期，她会将一叠她做的资料卡用橡皮筋扣好，趁张爱玲不在的时候，放在她的桌上，上面加上小字条。“为了体恤她的心意，我又采取了一个新的对策：每天接近她到达之时刻，我便索性避开一下，暂时溜到图书室里去找别人闲聊，直到确定她已经平安稳妥地进入了她的孤独王国之后，我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让她能够省掉应酬我的力气。”“除非她主动叫我做什么，否则我绝不进去打搅她。结果，她一直坚持着她那贯彻始终的沉寂。在我们‘共事’将近一年的日子里，张先生从来没对我有过任何吩咐或要求。我交给她的资料她后来用了没用我也不知道，因为不到一年我就离开了加州。”

对于柏克莱来说，张爱玲既存在，又不存在。她在柏克莱大学两年的时间内，完成她的研究工作，并撰写了论文，但很少有人看见过她。我询问过当年在中国研究中心和东语系工作过的教授，并得到印证。1971年，张爱玲的上司陈世骧去世，她参加他的葬礼，是她在柏克莱屈指可数的公开露面。但她只待了几分钟，就匆匆离去了。对于很多人而言，张爱玲只是一个名字，而不是真实存在的人。

张爱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字条爱好者。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张爱玲，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192号公寓六楼六五室，张爱玲不见，胡兰成只得到她从门洞里递出的一张字条。他已经很幸运了，因为张爱玲连字条都十分吝啬。近30年后，水晶前往张爱玲在柏克莱的公寓拜访，张爱玲坚持不开门，后来几次打电话都不接，最后允诺会给他写张字条，而字条，也最终没有来。

在美国与她书信交往最多的是庄信正，是他介绍张爱玲来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就职的。庄先生1966年在堪萨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初识张爱玲，自1969年张爱玲迁居加州，至她辞世的20多年间，举凡工作、搬家等重要事宜，都托由庄信正代为处理。即使如此，他们的联络也基本依靠书信维系。据庄先生透露，张爱玲使用的信纸通常是白色洋葱皮纸，当年主要为打字机用，最后有几封信的用纸是深黄色。或许应该庆幸，她的沉默反而使她的话语得以保留，那些信仿佛尘封已久的老唱片，使我们得以想象和重温她的声音。

四

张爱玲爱上了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并且为此而上瘾。锲而不舍的水晶最终成为为数不多的进入过她居所的人，他对她生存环境的描写如下：“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墙上没有一丝装饰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长窗。”“张女士的起居室内，有餐桌和椅子，还有像是照相用的‘强光’灯泡，唯独缺少一张书桌，这对于一个以笔墨闻世的作家来说，实在不可思议。我问起她为什么没有书桌，她回说这样方便些，有了书桌，反显得过分正式，写不出东西来……我不止一次路过她的公寓，在杜伦特街上，有时透过密集的法国梧桐，望一眼她的窗。我没有前去叩门。窗亮着，但她不在。”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的。阳台外是全上海在天际云影日色里，底下电车当当地来去。张爱玲今天穿宝蓝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的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这是胡兰成40多年前的话，像是说另一个人，也叫张爱玲。前半生的张爱玲对都市的繁华充满眷恋，而且这个都市只能是上海，张爱玲自己也说：“我不想出洋留学，住处我是喜欢上海。”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张爱玲把她对上海的眷恋如实招来：“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碎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五

张爱玲最好的日子全部叫胡兰成带走了。他们最好的日子是在沪上的公寓里，“墙壁上一点斜阳，如梦如幻，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1944年，张爱玲与胡兰成结婚，婚书上写：“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有点像决心书，对纷乱的世道同仇敌忾。这并不容易，何况胡兰成还是才子流氓帅哥官僚汉奸的混合体。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张爱玲却有“对人生的坚执”，她说：“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后来胡兰成“飞”到温州躲起来，并迅速另觅新欢。张爱玲来了。“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着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珠宝在发光。”胡兰成照例透迤周旋。张爱玲是描写心计的大师，但她从不具备实践经验，她的努力注定失败。第二天，失望的张爱玲乘船回上海。数日后，胡兰成接到张爱玲从上海寄来的信：“那天船将开时，你回岸上去了，我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六

1955年秋天，张爱玲夹杂在一群难民中，坐船驶向一片未知的大陆。她在中国的全部影响被宣布过期作废。没有人知道这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身上发生过什么。凭借新罕布什尔州麦道伟文艺营提供的食宿，她度过了生命中最寒冷的冬天。她抓紧这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写作，以换取稿费。不知这一境遇是否出乎张爱玲的预料，不过对此，张爱玲在小说中已早有预言：“人生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有无限的惨伤。”在此，她认识了她后来的丈夫、潦倒诗人赖雅。他们结婚，有了一个家，并维持着最低限度的生活。至少从表面上看，他们的婚姻是令人费解的，没有人相信他们的婚姻会成功。两人的差距一目了然：张爱玲36岁，赖雅已65岁；张爱玲理财精明，赖雅花钱如流水（他曾经资助过著名的布莱希特）；张爱玲对左翼思想毫无兴趣，赖雅却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两人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固定收入。他们经济拮据到连买床单和窗帘都成了奢望，但他们始终相依为命，一直持续到1967年赖雅去世。赖雅瘫痪在床时，是张爱玲为他伺候大小便。此时，那个患有严重洁癖的贵族小姐已经去向不明。

她可能已忘记，就在十多年前，她曾对胡兰成表达她对西方人的恶感：“西洋人有一种阻隔，像月光下一只蝴蝶停在戴有白手套的手背上，真是隔得叫人难受。”

赖雅死后，张爱玲得到了柏克莱的职务，那一年，她已49岁。

七

我比张爱玲晚37年到达柏克莱大学中国研究中心，所以，我没有见到过她。如果早来37年，我同样不可能见到她。这样想着，心里安慰了不少。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向她靠近。我开始寻找与她有关的蛛丝马迹，我相信这样不会打扰她。我的成果是显著的——首先，我根据庄信正发表的张爱玲信中地址按图索骥，找到了她在杜伦特街的旧居；进而，找到了她当初在旧金山的旧居，地址是布什街645号，这令我大喜过望。很多当地人，包括研究中国文学的安德鲁，对此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向他透露这一点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自鸣得意。我们开车，呼啸着，从布什街上滑过。我透过后视镜往回看，有两个陌生的外地人就站在那幢红色公寓楼的门前，揿响门铃。他们身边的地上，放着大大小小数件行李。女人是中国人，身材纤细；男人是白人，行动迟缓，老，而且胖。

我找到那幢房子的时候，天已经开始黑下来。深秋季节，旧金山的黄昏来得早，似乎有意掩盖过去的细节。但是，当我看到布什街的路牌，我的心就踏实下来。对我来说，那个路牌并非指向一个上坡的狭窄街区，而是指向将近50年前的时光。建筑在黄昏中变得模糊，让人想起“30年前的月亮”，像朵云轩信笺上落的泪珠般陈旧而迷糊的月亮。那幢红砖盖成的老式公寓很像旧上海的房子，有着简洁的窗饰与门饰。门是落地玻璃门，趴在门上会看到楼梯和走廊。门口有几级台阶，躲在门洞里，可以避雨。走廊简洁、朴素、雅致，正像张爱玲希望的。她将在此与她最后一个丈夫生活10年，然后，离开。

八

张爱玲在丈夫去世28年后死去。这意味着她独居了28年。那一年是1995年。我在上班的路上读到这个消息。我忘了自己当时想了些什么。回忆起来，这则消息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一个旧日的作家死了，仅此而已。

《倾城之恋》之后的张爱玲，过着怎样的日子，对我们，并不重要。

胡兰成曾经对张爱玲的房间深为赞赏，说她喜欢刺激的颜色。“赵匡胤形容旭日：‘欲出未出光辣挞，千山万山如火发’，爱玲说的刺激是像这样辣挞的光辉颜色。”

（**余　娟**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非典型面孔》一书，**宋德禄**图）

如果一名官员在公开赞许俄罗斯伟大的同时，却将资产转移到海外，人们如何信任他?

——俄罗斯总统普京

道德像内裤，应该穿，但是不能逢人就说我穿了内裤，更不能满大街逮着别人说：你没穿内裤，不信你证明给我看。

——媒体人罗振宇

在这里找到，就在这里买，请让我们生存下去。

——美国波士顿广场哈佛书店里悬挂的一幅标语

年少时，站在波光粼粼的小溪旁，梦想着梦想，这很棒；但更棒的是，奋斗一生，在生命的尽头能说一句：梦想是真实的。

——约翰·奥斯汀

强国、弱国最大的区别是，强国的钱都在黎民百姓手里，弱国的钱却在国王的箱子里。

——陈雨露《中国是部金融史》

中国人得意时信儒教，失意时信道教、佛教，而在教义与己相背时，中国人会说，“人定胜天”。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在于，经常改变信仰。

——林语堂

人生境界的四个阶段从低到高分别是：聪明、智慧、天才、简单。

——巴菲特说，聪明是可以被训练出来的，智慧则是通过历练和感悟才能获得的，天才是与生俱来的本能发挥，简单则是符合并顺应自然规律的状态

两个人吃的是饭，一个人吃的是饲料。

——日剧《最完美的离婚》台词

听钟声，太近了反而不好。

——川端康成

每一本打开的书，都是漫漫长夜。

——玛格丽特·杜拉斯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即使开了一辆老掉牙的破车，只要在前行就好，偶尔吹点小风，这就是幸福。

——柴静赴清华演讲，有学生问：“柴静，你幸福吗?”她引用胡适的话来回答

笼子再坚固，也关不住钥匙在自己手里的权力。

——许小年

钞票上藏着国家密码：美国重创造，日本重教育，俄罗斯重武力。

——美国、日本、俄罗斯三国最大面额钞票（100美元、1万日元、5000卢布）上的人物头像分别是18世纪美国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富兰克林、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渝吉、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的穆沙维约夫，有人如此解读

我认识一个中学校长，他任职的学校是当地最好的中学，这所学校考上清华、北大的学生多了，考上北师大的算差的。怎么做到的？全封闭管理，两周休息一天。在应试体制下，不这样做，他的学校就会出局。他见我的第一面就说：周老师，我们这些人都是历史的罪人，我们将来是要受历史的审判的。

——周国平

身体好的时候，把宗教看得不值半文钱，我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异教徒，可是自从患了病以后，我就成了对于什么神都想祈祷一下的老犹太人了。

——安德烈·莫洛亚《大仲马传》

我绝不是英雄，不需要任何人愚蠢地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白流眼泪。至于对着一个普普通通的、无知无觉的尸体去号啕大哭或潸然流泪，则是更愚蠢的行为，奉劝诸公不要为我这样做。如果有达观的人，碰到别人时轻松地说：“哈哈！黄苗子死了。”用这种口气宣布我已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恰当的，我明白这绝不是幸灾乐祸。

——黄苗子遗嘱摘录

（汪杰、莫难、月月鸟、阿门、张建中摘）

www.zzahz.com

在基蒂霍克，威尔伯·莱特目送弟弟奥维尔第一次试飞。

在基蒂霍克起飞

◉〔美〕尼克·亚普
◎黄　悦　王　疆译

莱特兄弟

1903年12月17日，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奥维尔·莱特（1871－1948）与哥哥威尔伯（1867－1912）一同将他们的飞机拖到了偏僻的沙滩上。当时风很大，时速有25英里到30英里。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大风可以提供升力，帮助他们实现愿望，让一架重飞行器载着一名驾驶员，完成历史上第一次动力飞行。兄弟二人正要开始试飞，一群当地人来到了现场，同来的还有附近海岸警卫站的约翰·T.丹尼尔斯和约翰尼·穆尔。丹尼尔斯和同事们在海滩上看到过这对兄弟，“我们禁不住想，这大概是一对可怜的疯子，我们从警卫站的窗户观察过他们，两个人在沙滩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就是看海鸥飞啊，滑翔啊，俯冲啊……他们还盯着塘鹅看，挥着自己的手和胳膊模仿鸟翅膀的动作。”

飞行器是在莱特兄弟设计建造、4年来曾多次试飞的一架滑翔机的基础上改造的。这是一架双翼飞机，底部装有滑橇，右侧的一对机翼比左侧的长出4英寸，以平衡稍稍偏离中心的发动机。奥维尔登机进行了第一次试飞。

首飞持续了12秒，飞出120英尺（1英尺＝0.3048米——编者注）。飞机受了点轻伤，修理过程中，围观的一小群人都耐心等在一旁。接着，轮到威尔伯了。他飞得更远了一点，有175英尺。之后奥维尔再次试飞，距离大致相同。最后一次尝试终于实现了突破。这次飞行时间达59秒，威尔伯在离地12英尺到14英尺的高度持续飞行了852英尺。

在那个大风呼啸的上午，在基蒂霍克，20世纪影响最深远的一场革命开始了——世界进入了航空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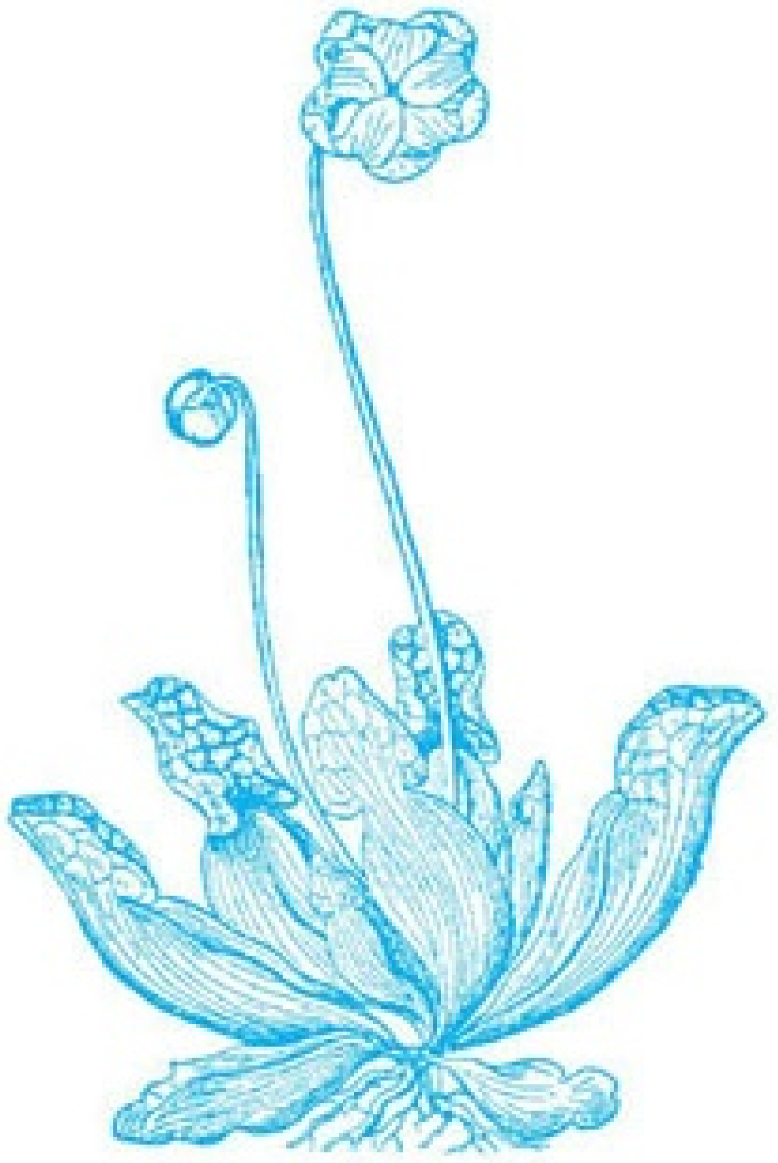
飞越英吉利海峡

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基蒂霍克首飞成功，随后的几年里，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人都兴致勃勃地想尝试飞行。一部分人把这当做爱好、娱乐或是一种新奇玩意儿，另一部分人以更加严肃的态度看待这项消遣，把它看做一项能够开拓财路的发明。在政客和军人眼里，飞机则是一种可能为他们增添实力的新产品。

路易·布莱里奥（1872－1936）不是富翁，不是军人，也不是政客，他只是一个年轻人，几年来一直自己在摸索着制造飞行器。1900年，他造出了一架扑翼飞机。那是一件怪异的发明，依照布莱里奥乐观但是错误的设想，它扑扇机翼就能飞起来。扑翼飞机失败了，但布莱里奥没有放弃，他又接连造了几架固定翼飞机。尽管始终未能造出他理想中的飞机，但每一次尝试都取得了一点小小的进步。

1903年，他与另一位名叫加布里埃尔·瓦赞的航空先驱联手，组建了布莱里奥－瓦赞公司。然而，公司的经营并不顺利，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末，30多岁的布莱里奥眼看就要破产了。伦敦

1909年8月3日，路易·布莱里奥驾机飞行在加来附近。



花 瓣

◉〔美〕艾米·洛威尔

生命如一条涓涓细流，
我们在上面洒满了
一片片心之花瓣；
小溪的尽头消失在梦中，
花瓣漂过我们眼前，
我们只看见它们愉悦地远航。
满载着希望，
被快乐染成绯红，
我们撒下盛放的玫瑰花瓣；
它们在水面四散，
它们在远方发生的故事，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
溪水潺潺，
将它们带走，
每一片都悄然漂远，
漂向无限的远方。
只有我们留在这里，
当岁月匆匆流逝，
花已逝，而香如故。

（**极品咖啡**摘自《英语广场·美丽英文》2013年第3期）

《每日邮报》主办的一场竞赛为他带来了一线希望。这家报纸设下1000英镑的赏金，奖给第一个驾机从英国飞到法国——或从法国飞到英国——横跨英吉利海峡的人。布莱里奥决定参赛。

1909年7月25日一大早，他做好了准备。这天的清晨有些冷，海峡大雾弥漫，挑战要冒不小的风险，很少有人在海上成功飞行过这么远的距离。而且，布莱里奥这天是不带罗盘飞行的。他将起飞地点选在了加来附近的巴拉克村的悬崖上。他的目的地是多佛尔一带的某处峭壁顶端，但具体在哪里，连他自己也不清楚。法国一位报社记者承诺在英国那边等他，届时挥舞一面巨大的法国国旗为他指引安全的降落点。

布莱里奥在草地上滑行了一段，随即驾着他那小小的布莱里奥XI型单翼机冲进了大雾里。他将25马力的安赞尼发动机推到最高速，避开峭壁上方的电报线，而后将速度稳定在每小时40英里左右，开始了全程21英里的飞行。飞进浓雾之后，风雨接连袭来，有那么一段时间，布莱里奥完全看不到下方的水面。“我孤身一人，”他写道，“什么也看不见。整整10分钟，我根本辨不出方向。”飞机上没有罗盘。大约20分钟后，布莱里奥依稀看到了多佛尔海岸的峭壁和古老的多佛尔城堡。他发现自己被大风刮得偏离了航线，飞到了原定降落点的西面，便连忙加大油门调整方向。幸好，雨水起到了制冷剂的功效。降落点越来越近，他看到了挥舞着法国国旗的记者，猛烈的强风把飞机吹得打起了转。布莱里奥重新稳住飞机，关闭发动机，滑翔降落。路易·布莱里奥用38分钟多一点的时间飞越了英吉利海峡，安全着陆。他自己松了一口气，公众也为他激动不已。

完成历史性飞行的第二天，路易与众人在多佛尔附近一块空地上的单翼机旁留影。布莱里奥的竞争对手查理·德朗贝尔（照片中穿大衣戴深色帽子的人）站在机尾旁。

这次飞行距离不长，造成的心理冲击却不小。对于法国，这是一场辉煌的胜利。对于英国，这是一件令人失望也令人震惊的事——《每日邮报》的大奖竟让一个法国人赢了去，实在有些丢人。除此之外，英国更是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他们意识到，自己今后可能受到的攻击不仅仅来自海上，要让强大的皇家海军束手无策，或许这就是一个办法。“不列颠坚不可摧的时代已成为过去……空军将成为与海军同等重要的力量。”布莱里奥完成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历史性飞行之后，英国报纸次日登出如上大标题。

（**王子萱**摘自时尚博闻出品，中国摄影出版社《改写历史的100天》一书）

大地上的读书人

◉陈全忠

有人说，读书最好的年龄是十五六岁，那时记忆力好。但那时我没有书读。我生活的村庄离书店有几十公里，再说家里也没有钱。

我借书看。《西游记》连环画、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三毛的散文……抓紧分秒地读。假期在家里做农活，书随身带着，挑一担谷或柴草，歇息时就摸出来看几页，到家时天都黑了。

大地之上没有书桌，没有书房，只有无限的风景。我捏着印有方块字的纸，缓缓走在山路上，心情随文字一路铺陈。看累了，就眺望镶着金边的云，落日远远地挂在山头。我忍不住想奔跑，想歌唱，和我的书。天黑透了，这才拔足狂奔。

在贫穷的乡村，走在荒芜的山路上，有一本书在你面前打开，有不同世界的人和你做伴、对话，是一件多么甜蜜的事情。在田间山头、在匆匆的脚步度量中，书上的每一个字句都跳跃着进入视线，但因此更加带着热腾腾的气息，可以拿到生活中掂量，可以在天地草木间寻找注解，可以以最强劲的频率和心灵发生共振。

几年前，我去了宜宾李庄。小镇偎依在长江边，风景恬静平淡，一如我成长的村庄。一大群白鸭在池塘里自由自在地凫水，觅食，抖翅膀，嘎嘎乱叫；更远处，是浓淡逦逦的一道道山岭，一朵朵白云……

其实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小镇。

上个世纪抗战硝烟弥漫时，中国大地上似乎摆不下一张书桌。无数的文化单位开始西迁，迁向中国的腹地，迁向有深山大河作屏障的僻远城乡。一大批赫赫有名的读书人如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金岳霖、梁思成、林徽因等，选择了这个贫穷而偏僻的小镇蜗居，保存学术的薪火。

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书人都寄居于庙宇、祠堂、农舍、仓库，空气潮湿，缺医少药，很多人因此染上沉疴。最要命的是，没有书，没有实验器材。唯一带有存书的机构是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让读书人稍微得以慰藉。但是，要到这里殊为不易，我曾经在李庄镇外寻索，穿过一大段弯弯曲曲的田埂，还有一片树林，然后爬500多级台阶，才找到山峰顶部的一个山庄，这就是当年的史语所办公遗址，现在已改为学校。

就是在这样的山路上行走时，我突然感觉回到了少年时代。

不同时代的读书人，都是在大地上读书，天作幕，地作席，人立天地间，携一书，与千年的精神脉络相守。外面的风雨雷电都化做这一画面的背景，渐渐消隐，而在书间、在人间印证过的心灵之音却渐次成为主角。

这样的生活苦吗？我翻遍那个时代的读书人在李庄留下的文字，看到的只有读书、研究、做学问的丰满记忆，更多的是对国运、天下事的远视，而不见对物质困苦的埋怨。

如果可以穿越，我说不定能看到这一幕：在如豆的煤油灯下，考古学家董作宾躬身于简陋的斗室，手写考古史上开天辟地的皇皇巨著《殷历谱》，每写一句，三搁其笔，往返于古籍和甲骨文标本之间核对求证；同济大

扔掉可惜

◉〔日〕齐藤肇
◎郭允海 译

我的左手因事故彻底毁掉了。本来早已死心塌地打算就这么终此一生了，可是有一天身边传来了喜讯。据说，有个医治伤残的最新式医院，可以将身体失掉的某一部分修复如初。于是我便决定试一下。

医院在一座洁白而干净的大厦里。院长是个有点神经质、消瘦而面色苍白的男子。

“只要对左手进行移植手术，就能修复得完好如初！不过，这要花费好大一笔费用呢！”

“花多少钱都无所谓！拜托了……可是从哪儿弄到这一只手呢？是假肢，还是什么？”

“别担心！当然是用您自己的手了！‘克隆’这玩意儿您知道吗？”

所谓的“克隆”，是通过细胞增殖手段制造“复制人”的技术。在人的基因中因为含有制造人类的信息，所以如将其培养，理论上是可以制造出同一个人来的……

“咦？这医院就是制造克隆人的？那就是说，从我这只手的切除部位可以重新长出一只新手出来！对吧？”

“不对。那是不可能的。培养的细胞需要特殊的条件，并不是把您整个身体都浸到那种培养液中去。”

“那，该怎么做呢？”

“使用克隆技术，重新制造左手，然后进行移植。反正是自己的肉体，所以移植大多是成功的。”

院长用手术刀采集了我身上的细胞。他一边往一只箱子上贴标签，一边说：“好了！制成左手尚需3个月时间。到时候会通知您的，那时请您再来。”

3个月后，手术进行得很顺利，终于成功了。虽然是只多少显得有点白嫩的手，但手跟以前一样活动自如。

“院长，太谢谢你了。真是高超的技术啊！”

可是院长却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

“怎么，有什么问题吗？也许今后会有什么副作用？”

“不，不是因为这个。”

“这不是蛮好吗？这不，左手已经完好如初了嘛！”

“不过，这技术的费用过于高昂呀！照这样下去，不是谁都能负担得起的呀！”

“哈，原来是为了这个呀。不过，过不了多久，费用会逐渐降低的。不是吗？”

“是啊，要是能减少浪费的话嘛，多少还总算是……”

院长那苍白的脸上，眉宇之间皱起一个“川”字。院长的这番话，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刨根问底。于是院长终于泄露了秘密。

“是这么回事儿，根据现在的技术是不可能只培养出您的左手的，想尽了办法还是培养出了一个整个儿的您。”

“那其余部分呢？”

“全扔掉了，真可惜啊！要是把您作了销毁处理就省事多了！”

（**尘中塑**摘自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微型小说百年经典：外国卷》一书，**王 原**图）

学的生物学家童第周和夫人、儿女以及学生，携带大盆小盆，兴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做实验，在李庄的田野沟渠间，人跑蛙跳，你追我赶，泥水四溅；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兴致勃勃地画下李庄旧旧的东岳庙的建筑构式图，旁边是同济大学学子的琅琅书声……

在彼时的李庄，世界很喧哗，有人做了高官，有人发了国难财，也有读书人因此眼红，放弃了书桌。剩下的那一群读书人，面带菜色地走在大地上，孜孜埋首于卷册笔墨之间，自得其乐。

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当下具体的境遇中，肯定有比读书更好的选择。历史会知道，什么才能真正留存。

（**陈 瑞**摘自《中国青年》2013年第5期，**刘春杰**图）

选择的悖论

◉〔美〕巴里·施瓦茨
◎梁嘉歆　黄子威　彭珊怡译

峰终定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和他的同事发现，我们对过去体验的记忆由两种因素决定：事情达到极限（最好或最坏）时我们的感受，以及事情结束后我们的感受。

这也就是所谓的峰终定律，我们用它总结自己的体验，并作为日后评价新的体验的参考依据。这种体验总结又反过来影响我们是否再来一次的决定。

实验者被要求试听两段大声且让人难受的噪声。第一段噪声持续了8秒，第二段持续了16秒。第二段噪声前8秒的内容跟第一段一模一样，后8秒虽然也很刺耳，但是稍微温和一点儿。

然后，实验者要从这两段噪声中选择其中一段重听。很明显，第二段噪声更糟糕，因为它让人痛苦的时间是第一段的两倍。然而，大部分人选择重听第二段噪声。为什么呢？因为尽管两段声音都让人难受，但是第二段的结尾没那么刺耳，所以人们觉得它没那么糟糕。

信息的可获得性

假如你想买一辆新车，而且很在意安全性和可靠性。你把《消费者报告》反反复复地看了很多遍，发现它对沃尔沃汽车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评价是最高的，于是你决定买一辆沃尔沃。那天晚上，你参加了一个鸡尾酒会，无意中跟朋友提到自己的决定。

没想到她对你说："我朋友简6个月前刚买了一辆沃尔沃，除了毛病多之外毫无特色。先是漏油，然后打火失灵，车载录音机也卡带。才半年时间，这部车已经被送去修理5次了。"

你可能会想，幸好朋友告诉我这个消息，否则差一点买错车——但可能倒霉的正是你。《消费者报告》的评价是根据数以千计的数据总结出来的，这些数据涵盖了市面上的每个品牌每个型号。因此，当《消费者报告》说一款车性能可靠，乃是基于数千位车主的用户体验得出的综合结论。这并不是说每一辆沃尔沃都一样好，但平均来看，沃尔沃车主对自己爱车的好评度高于其他品牌的车主。

仅仅是一位朋友告诉你一位沃尔沃车主的看法，就可以推翻《消费者报告》总结了数千位车主的评价而得出的结论吗？当然不能。从逻辑上来说，你朋友的话对你的决定应该是没有影响的。

但不幸的是，很多人都会轻信这种道听途说的"证据"，甚至会因此否定《消费者报告》的建议。因为这些故事生动逼真、细节丰富，而且是活生生的事例，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十分重视这类信息。

在一次实验中，学生要决定下学期选什么课。他们手上有两份参考信息，一份是由几百名学生的评分汇总而成的课程评价总结意见，另一份是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学生的访谈录像。

结果发现，学生很容易受到访谈录像的影响。即便已经被告知录像中的学生是个非典型例子，他们还是会一意孤行，倾向于参考访谈中的意见。

广告就是充分利用了这种现象，尽可能地将商品特色表现得更加生动逼真。想知道某款汽车的安

www.zzahz.com

初春的雨

◉〔日〕德富芦花
◎陈德文　译

午前春阴，午后春雨，和暖，闲适，且宁静。

八幡的梅林里，一位背着孩子的老婆婆，正在拾松叶、松子和松枝。雨水透过林中的松树、杉树、榉树，沙沙地滴打在散满枯叶的沙地上。

从村庄来到野外，麦苗郁郁青青，路边的枯草也泛起片片绿意。春雨潇潇，神武寺山青烟迷离。樱花山头虽有斑斑白雪，然而，这山，这树，这房舍，这田园，无不在春雨里尽情洗浴。河边干枯的芦苇被草草割去了，剩下的，这里一丝，那里一簇。河床开阔了，被辟为宽广的田圃。春雨淋在一张渔网上。

梅花渍香，山茶流红，麦苗绿润，山色空滢。这是一场催春的雨啊！

途经望富士桥头，见两只小船漂浮在河面之上，盖着草席。是刚刚淘过米吧，牛乳般的泔水，从倾倒的木桶里淌出，点点滴滴，融汇在春潮里消失了。春潮带雨，清流急湍，如膏似玉。海洋上水天蒙蒙，春帆一点，穿雨而来。

（冬　冬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德富芦花散文》一书）

全性如何吗？当你在广告中看到一辆价值5万美元的汽车全速前进往墙上撞，完成了一次撞击测试时，你很难相信这家汽车公司不在乎安全性，无论撞击测试结果如何。

人们评估风险时也常常犯这样的错误。

研究者让人们估计每年因40种不同原因死亡的人数各有多少，包括各种疾病、交通事故、自然灾难、触电和他杀等。研究者比较了人们的答案和实际的数据，得到惊人的发现。人们认为死于事故的人和死于疾病的人一样多，但是实际上后者比前者多出16倍。人们还认为，死于他杀的人跟中风死亡的人一样多，但实际上后者比前者多出11倍。

人们为什么会做出这种错误的估算？这项研究的负责人翻阅了美国东部和西部的两份报纸，统计了报道各种死亡事件的新闻。他们发现，各种死亡消息的比例和人们估计的比例惊人地相似。他杀、事故或火灾这类事件的报道生动醒目，让人印象深刻，因此人们错误地把这些故事出现在报纸上的频率当做真实发生的频率。这种偏差会让人们错误地判断不同事件的风险，最终做出非常糟糕的决定。

锚定效应

假如你要决定该花多少钱买一件西装，一种方法是把这件西装和另一件西装作比较，把后者当做锚，即参照标准。

在一家均价1500美元以上的西服店，一件800美元的细条纹西装就显得非常便宜。不过，如果是在一家均价低于500美元的商店，它就变成了奢侈品。那么，这件西装究竟是价廉物美的平价货还是铺张浪费的奢侈品呢？除非你的预算很紧张，否则根本无法判断。在这个评价系统中，每一件商品都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显示出价值。

一家出售高档厨具和美食的商店有一款价值279美元的自动烘面包机。一段时间后，商店又摆出另一款更大容量的豪华型烘面包机，售价429美元。这款高价面包机没卖出几台，不过那款相对便宜的面包机销量却翻了一番！有了这款高价面包机做锚，279美元的面包机就显得很实惠。

为什么总是有商品在做促销呢？其实就是商家在玩锚定的小把戏，让消费者有一种捡到便宜的感觉。和促销商品相比，原价货品就是一个锚。

20世纪70年代有一项关于超市购物的研究，当时商品货架上刚开始出现价格标签，研究发现这使购物者的平均消费减少了1%。因为他们都不注重品牌，而是专门挑大件装的商品。出现不同品牌的价格清单后，购物者的平均消费进一步下降了3%。他们不再在意包装大小，而是买相对便宜的产品。

如果燃气烧烤炉的市场价是8000美元，你就会觉得花1200美元买一台很超值。当你看到一块2万美元的手表并不比你那块50美元的手表走得更准时，买一块2000美元的手表就会显得合情合理。

即便商家很少能卖出那些最贵的款式，他们依然能从这些高档货中获利不少，因为它们可以促使人们买那些看起来更便宜（实际上依然奇贵无比）的商品。由此看来，我们在货比三家时好像真的无法避免锚定的影响。

（罗　敷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选择的悖论》一书，小黑孩图）

从中国心到中国梦

◉熊培云

什么是美国梦？这个词最初是由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在他1931年的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来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他的美国梦。”“美国梦不仅仅是物质丰裕的梦想，”他继续写道，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天赋与能力来获得他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认可，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

不久前，我看到了一份有关美国梦的民调结果。据《今日美国》报道，24%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美国梦，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15%的人表示毫无希望，21%的人表示对此并不关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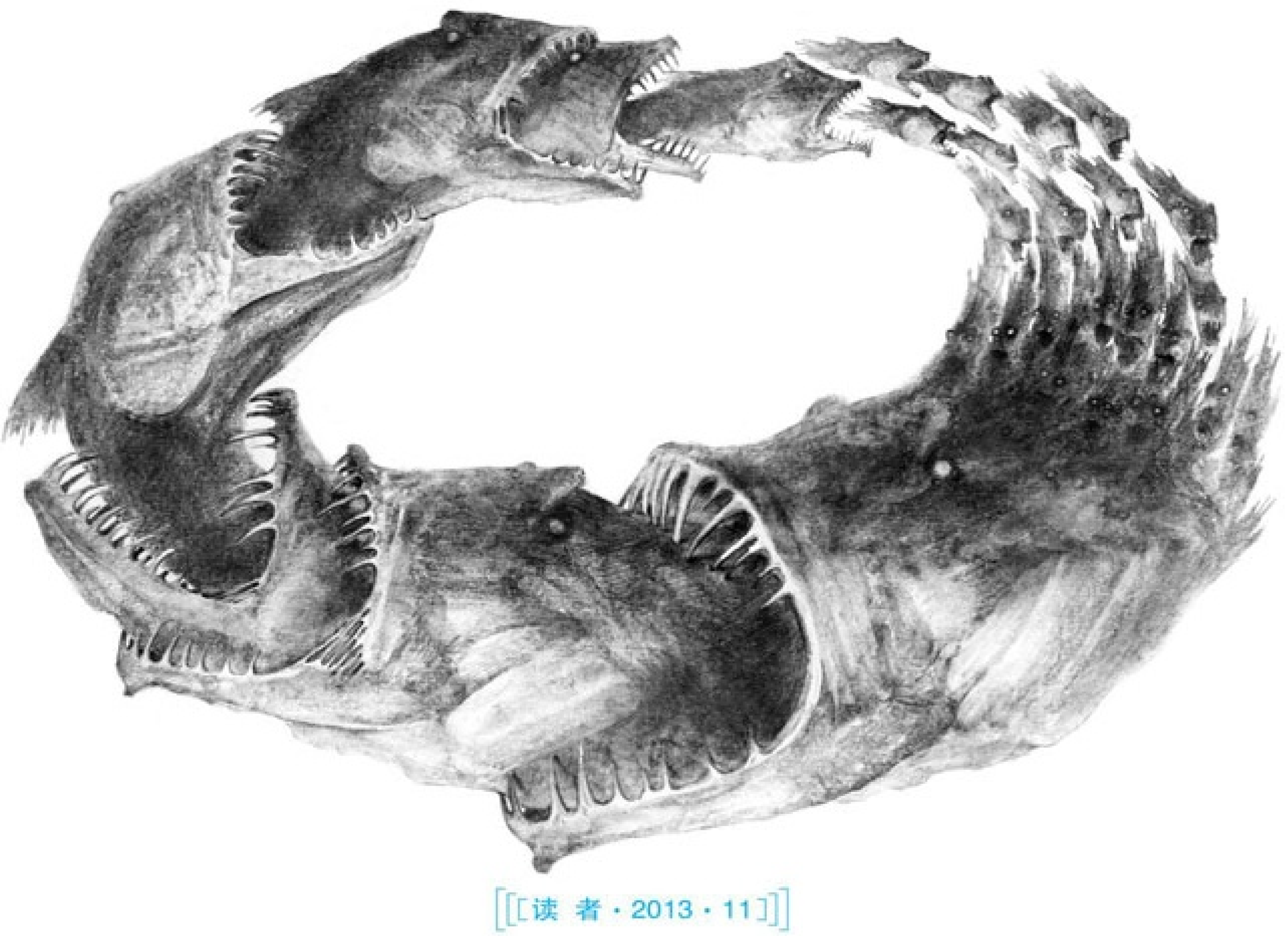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类似的问卷在中国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它是有关国家的梦想，更是个人的梦想。而国家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一种相对公正的秩序，使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必为上访和躲避城管之类的事浪费时间甚至丢掉性命，而是专心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谈中国梦，这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即使措辞尖刻的言论，也是国家赖以上进的动力，所谓“爱一个国家，先要学会恨它”。这里的“恨”，是“恨铁不成钢”，是理性之爱，是清除坏事物的斗志，更是痛定思痛后的透彻。

你是否实现了中国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个人还好，至于这个国家，让我再想想……这是许多人的态度。至于这片土地未来会怎样，即将到来的是崩溃还是持久的繁荣，没有谁准确地预言过。正如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所见证的，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变量，也有太多的恒量。有些方面千年不变，有些方面一日千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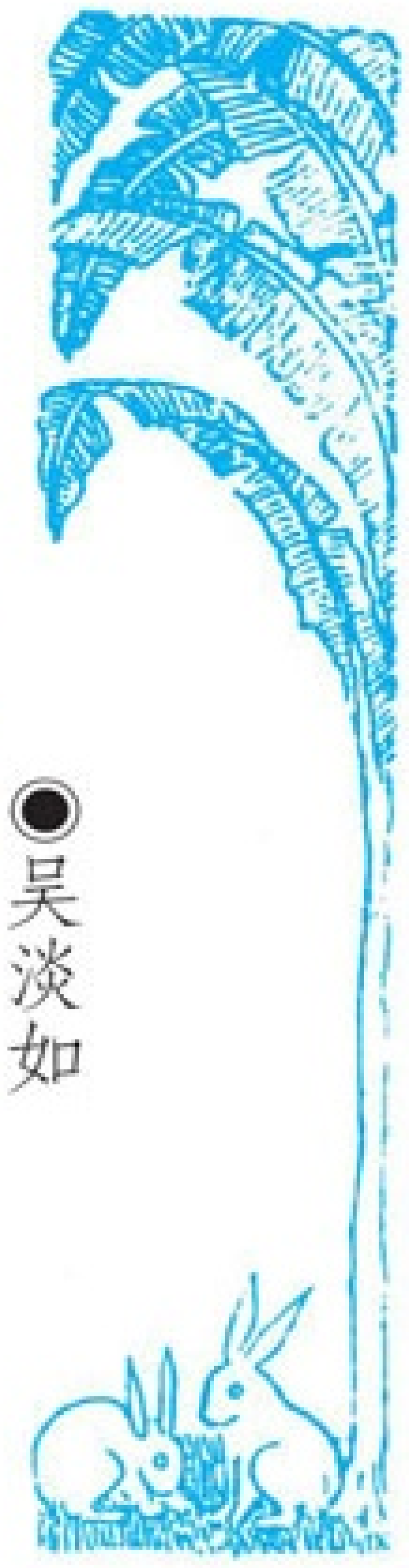
也有人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多赚点钱，能够早日移民美国，实现美国梦。”这不是简单的自我解嘲，而是许多人的真实想法。伴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走出国门。不过在国外我也遇到过许多华人，他们苦于去留两难：对异国若即若离，对故乡藕断丝连。正如韩素音在《瑰宝》里说的：“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这个社会会好吗？无论是准备离开还是回到中国的人，抑或久居此地的人，都会经常思考这样一



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吴淡如



不久前，我遇到一个旧识。我记得，每次看见他，他都是同样的苦瓜脸和不快乐，十年如一日。“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安安静静过日子，不再为五斗米折腰。”我按捺不住，对他说：“你如果不喜欢应酬，大可以不去。”“唉，这你就不懂啦！我……我做这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他忽然又护卫起他最憎恨的事情来。

事实上，应酬与他的工作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看得出，在他抱怨的时候，他的眼睛炯炯有神，无声地诉说着爱恨交织的情绪。

我缄默了。就让他爱恨交织下去好了。他只是在为他的无奈找听众，并不期待解决任何问题。真正认了命，就不该有怨言，不是吗？

从前，有这么一副对子。诗人嫌院子里的芭蕉风来发出沙沙声，雨来滴滴答答地响，吵得人不能静心入梦，便挥毫写下：

——是谁多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

诗人的妻子，慧心独具，戏笔完成下联：

——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芭蕉可不是你自己种的吗？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种了芭蕉，又怨芭蕉。

只因一念之差。

（**极品咖啡**摘自《海峡都市报》2013年3月28日，**丰子恺**图）

个问题。这里的水、空气以及食品的质量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所改善？不受约束的权力，什么时候能够被关进笼子里？中国会像过去一样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在麦比乌斯圈上徒劳无功地打转吗？

近些年，我每年执笔给一家媒体写元旦社论，其实也是和大家一起在做中国梦：希望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地生活，希望这里的自由越来越多，暴力越来越少。而这也恰恰是几千年来中国的未解之结。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时候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人争取解放的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针见血的对比着实让人赞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从概念上说，它关系到对自由与权利的理解。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力的约束。没有谁甘愿受人压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这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那里奉行暴力逻辑，强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约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同理，只要这种暴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类似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变化。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否定人的意义本身时，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还记得1984年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的情景。从中国心到中国梦，跨越30年。不同的是，中国心是以中国塑造中国人，而中国梦是以梦想塑造中国。前者连接过去，后者面向未来。也许，最初人们只是要求一个做梦的权利，当被侮辱者与被损害者走到了一起，他们开始要求梦想成真。这个国家，每一天都在变化，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历史的河流总在不经意间拐弯，突然之间，一片宽阔。

（**枫涛听蝉**摘自《中国新闻周刊》2013年第2期，**王　青**图）

80后，该制订养老计划了

◉王陈晔

不要以为退休、养老距离你很遥远。先来看3个数字。

40%：法律法规说，作为“体制外”的企业员工，退休后每月只能获得现在收入的40%左右。

16万：汇丰银行说，每年平均需要约16.61万元的家庭退休收入才能确保舒适的退休生活。

35岁：理财师说，不想“老无所依”的话，最晚35岁就要开始执行自己的退休计划。

不用翻出工资条和计算器了，这篇文章就是帮你梳理这个问题的。不仅要做到老有所依，还要依得高质量、有水平。

那么，先来看看你都有什么——每个月上缴的“五险一金”中的“一金”。理论上，这笔养老金会在退休后加上单位为你上缴的部分，按月逐渐返还给你。但这些钱不一定够用。

社会养老保险保多少险

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比较低，根据劳动保障部的数据，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群仅占总人数的39%，也就是说，有将近2/3的人没有养老保险。

但即使参加了养老保险也不安全——社科院的研究者说，目前中国养老金存在着很大的缺口。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金额为2.5万亿，但是个人账户实有资金2703亿元。也就是说，要让大家都能养老，还少2.2万亿元。

撑大养老金缺口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口的快速老龄化。老龄化本来就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所以中国老龄人口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同时，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也在逐渐上升。

而官方一直强调的另一个结论——养老金没有缺口，看似与社科院的结论矛盾，但其实不然。“没有缺口”的意思是当期养老金发放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是因为目前养老金的正常发放主要是转移支付，相当于将3个劳动力的个人缴费（没有进入个人账户的那部分）发放给一个需要赡养的老人，中央财政再补齐不足的部分。

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只是权宜之计，必然逐渐不可行——比如，到我们老了的时候。延迟退休年龄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据估算，延迟退休可为社保体系每年节约200亿元资金。看起来不错，但我们的缺口是2万多亿。

此外，如果你不在体制内，还有别的问题——养老金双轨制，意思是企业单位和事业单位实施不同的养老金发放制度。具体的规定是：企业职工养老需每月自行缴纳一部分养老金，公务员则不用；退休后，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每月能获得退休前工资的80%左右，而企业职工却只能获得40%左右。所以，如果单纯依靠退休金的话，你退休后的生活质量显然会大打折扣。顺便说一下，世界银行发布的理想退休金替代率（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的比率）是70%。

总之，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危

机感。

安心退休需要多少钱

除去养老金缺口不说，也许你会觉得，现在的家庭收入也不算低，如果退休后以40%的养老金来生活，只要削减一下生活成本即可。但你忘记了通货膨胀。

假设你和你的配偶现在都是30岁，每月基本生活开销是5000元。你们打算在55岁退休，退休后的目标是维持和现在同样的生活水平。看上去很容易，多半到时你们每月的养老金就有5000元。

问题在于物价上涨。假如这25年间，物价每年上涨的幅度是3%（这是2003年至2012年的CPI平均增速），那么，当你退休时，物价将是现在的2.1倍。换句话说，你要5000×2.1=1.05万元才能满足基本开销。也许你们有5000元养老金，但每个月还有5500元钱需要你们自己出。退休25年就是165万元。

换句说话，人生苦短，收入寥寥，你们却要买婚房、赡养老人和教育子女，此外，居然还需要为自己的养老存165万元巨款——所以，你必须去投资，而且是有计划的稳健型投资。

首先你需要提早准备，越早开始越好。假设你60岁退休，从30岁开始，每个月拿出1000元来投资，以年回报率8%来计算，退休时可积累到150万元左右。但如果你从40岁开始做同样的事，那么60岁退休时只能积累50万元。因为复利，也就是利滚利的效果是非常惊人的。

而长期坚持对养老投资也非常重要。退休计划往往长达20年以上，不能因为市场的一时波动而改变计划。比如，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你反而可以考虑加大投入，以较低的价格买进更多数量的金融产品，因为就长期而言，市场总会转好，那么你就能获得更多收益。

多快好省完成养老任务

具体来说，金融投资是目前大多数人比较熟悉的养老投资方式，可供选择的工具也很多。但对于以养老为目的的投资来说，稳健型的投资品种应该是首选，如基金。如果想进入股市获得高收益，则可以选择随大盘涨落的指数基金。由于养老金的投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最好采用定期定投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每段时间投入一点，而不是一次投入，这样可以均摊成本、降低风险，也有利于短期内控制开支。

也有一些基金公司有生命周期基金，这类基金中股票的投资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下调，也就是说，会随着你年岁的增大而降低风险。

还有商业养老保险。虽然保险的收益率不高，但保险的形式和养老很契合：寿命越长，收益越高。此外，与同样收益不高的储蓄相比，投保人在投保期间还将享受到各类风险保障（如医疗保险等）和保单红利。如果购买了商业养老保险，建议每隔3至5年做一次评估，看在当时的通货膨胀率下，所购买的商业养老保险的回报是否还能满足养老需求，如果不能则需增加投入。

此外，还可以买房——商铺或者住宅。好的房产可以做到“以房养老”。额外房产出租产生的租金可以补贴每月的退休金。就算只有一套房，也可以考虑在退休之后进行“住房反向抵押贷款”——通过将老人名下的房产抵押来获取金融机构的贷款用于养老，老人去世后，金融机构会通过出售住房收回这笔贷款。

但商铺投资风险相对较高，变现能力差，万一租不出去，也不好卖。住宅投资的风险虽然略小，但从眼下房价虚高的情况来看，今后几十年间大幅降价的可能性颇大。所以，如果你还处在制订退休计划的起步阶段，不建议涉足房产。

（**郝　蕾**摘自《壹读iRead》2013年第5期，**喻　梁**图）

废墟

◉七堇年

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北方，对这件事没有什么直接感触；电视里的报道只是平面图像，伤亡只是数字，心里没有灾难的具象。可是后来我发现，四川人，尤其是成都人，已经渐渐形成了一个描述时间的习惯，说起一个事儿，只说“地震前……”“地震后……”，比如“那房子是地震前买的”“我跟他是地震后分手的”。事件已经成为纪年方式，在每个人的生命纪年表中，深深地刻下了一笔。我想，这大约就是废墟的力量，它提醒着曾经的伟大与浮华如此不堪一击，提醒着，历史是怎样默不做声地站在我们身边，像个隐形人。

（南　方摘自《萌芽》2013年第4期）

www.zzahz.com

美国父母如何叮嘱儿女

◉钟 布

由西方记者拍摄的一张中国父母送儿女上大学的照片引起海内外读者的兴趣。它反映的是中国父母陪孩子去武汉华中师范大学报到，晚上父母们在大学体育馆内铺席子住宿的情景。对在中国读过大学的人来说，这样的场景不足为奇。

我在美国大学教书也好几年了，每年秋季新学年开始，都会看到美国父母们送儿女上学的情景。今年的新生中，国际学生特别多，其中70%的新增国际学生来自中国、印度和韩国。开学前一周，当地最大的超市挤满了亚洲人，很多是亚洲来的父母带着上大学的儿女在买东西。见到这么多父母送儿女来上大学，我突发奇想，何不问问这些父母与孩子分别时都叮嘱了些什么？美国父母和中国父母的叮嘱有些什么不同？首先声明，这里的对话并无任何科学性、代表性可言，唯起管中窥豹之效。

我交谈的中国父母很有限。归纳起来他们的叮嘱都比较一致。首先，要孩子注意与老师和同学相处愉快，搞好关系。第二，叮嘱孩子要注意学习，争取在期末考出好成绩。第三，要注意饮食，一日三餐要吃好。

而美国父母的回答则没有这么一致。与我交谈的第一位美国母亲说，她叮嘱的是要女儿向她保证每天睡够8小时。她说，从她上大学时美国就流行一个说法，高中生进了大学会变成“新鲜人15”。也就是说，读大一后体重会增加15磅（约7公斤）。她希望今年入学的大学生成为“新鲜人8”，也就是大一学生每天睡足8小时。她说会在自己的博客中呼吁大学生都要做到这一点。“如果他们的睡眠少于7小时，开车出事故的危险程度不亚于喝了几瓶啤酒后开车上路。”

另外一位美国父亲也提到充足睡眠的必要性。他说：“缺乏睡眠，我们的大脑不能很好地工作，很可能把错误的东西当成知识，对别人的观点也可能不假思索地附和。只有一个清醒、得到很好休息的大脑才能学好知识。其实不光是学知识，还有质疑、调查、探索、研究和分析等都需要清醒的头脑。”

第三对美国父母对我说，他们给孩子的叮嘱是，“每天一定要吃早饭”。他们同样用开车做例子，“如果我的车油箱空了，车就无法开动。不吃早餐，又怎么去学习呢？”

一位美国父亲对我说，他的临别叮嘱是：“认真学习了解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

另外一位母亲则说：“一定要记住投共和党的票。”

一位从加州旧金山来的母亲说，她很挂念孩子，毕竟这是18年来第一次与孩子分开。她认为自己与孩子分别带来的焦虑超过孩子对父母的思念。孩子在新学校新环境会交到很多新朋友，很可能不怎么想家，而她回家后孩子不在身边，每天的日常生活肯定会有很大的变化。但她准备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如绘画、弹钢琴等。所以她对孩子的叮嘱很简单：“Be good.（好好的）”而她把更多的叮嘱留给了自己：“我没有被抛弃，我得到解放了。为此，我回家后一定要找朋友好好庆祝一下。”

（七　月摘自《杂文月刊》2013年4月上，〔德〕施拉德尔图）

◉丁立梅

蓝

她报出她的姓时，我们都讶异极了。蓝，蓝色的蓝。那会儿，我们正站在蓝蓝的湖边，蓝蓝的天空倒映在湖中，如一大块蓝玉。她的名字，应和了眼前的景色。

我们一行人游西藏，她是半道上加进来的。之前，她一个人已游完拉萨，还在一家医院里做了一天的义工。“也没做什么啦，就是帮人家拿拿接接的。”她满不在意地大笑起来。五十多岁的人，看上去不过四十出头，明丽得很。小导游喊同团稍上年纪的女人阿姨，却叫她蓝蓝姐。

我们都羡慕她的明媚和精神气。几天的西藏行，我们早已疲惫不堪，高原反应也还在折磨着大家，一个个看上去灰头土脸的，她却精神饱满得如葱茏的枝叶。“你真不简单。”我们由衷地夸她。她听了，哈哈大笑，开心极了。

她爱笑，热情，说话幽默。一团的人，来自不同地方，彼此间有戒备，一路上都是各走各的，少有言语。她的到来，恰如煦风吹过湖面，泛起水花朵朵。众人受她感染，都变得活泼、亲切起来，有说有笑的。原来，大家都不是生来冷漠的人。

很快地，她跟全团的人混熟了。这个头疼，她给止疼药；那个腹泻，她给止泻药；有人削水果，不小心被刀划破了手，她伸手到口袋里一掏，就掏出几块创可贴来。仿佛她会变魔术。大家对她敬佩和感激得不得了，她却轻描淡写地说，这没什么，我只不过多备了点常用药。

西藏地广路遥，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往往相距几百公里，要翻过许多座山，涉过许多条河。天未亮，我们就摸黑上路，所有人都睡眼惺忪，根本来不及收拾自己，只把自己囫囵塞进车子了事。她却披挂完整，眼影、眉线、口红，样样不缺，妆容精致。我们忍不住看她一眼，再看一眼，心里生出无限的感喟与感动来。

知道她的故事，是在纳木错。面对变幻无穷、风光诡异的圣湖，她孩子一样欢呼奔跑，然后，突然双膝跪下，泪流满面。我们都吓了一跳，正愣怔着不知怎么办才好时，听到她喃喃地说，感谢上帝，我来了。

原来，她身患绝症已两年。医生宣判的那会儿，她只感到天崩地裂。她在意过很多，得失、名利，都曾是她人生的主题。她玩命地去争，甚至因此忽略了家庭，让自己憔悴不堪。当她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短短三个月时，双手曾经紧握着的那些东西，都成了浮云，她只要自己能活。

她重新打理自己的生活，养花种草，出门旅游，还常常去做义工，生命变得充盈起来。每天清晨睁开眼，看到窗外第一缕阳光，她的心里都会腾起一阵欢喜：感谢上帝，我又拥有了一天！她把每一天都当做是崭新的，是自己的重生。所以，心中时时充满感激。她活过了医生预言的三个月，活过了一年，活过了两年，还将活下去。

生命本是如此珍贵，当爱惜。我们不再说话，一起看湖。眼睛里，一片一片的蓝，相互辉映交融。那是湖的蓝，天的蓝，广阔无垠。

（巴　梨摘自《扬子晚报》2013年3月18日，**周至禹**图）

强邻之间如何相处

◉何士明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日本战胜中国得到大量利益，于是日本得寸进尺，几十年后全面入侵中国，结果导致自己差点亡国。其实日本的教训在世界历史上不乏先例。

古代邻国的相处模式

我们从小就读杨家将和岳家军的故事，杨家将讲的是辽和北宋的故事，而岳家军讲的是金和南宋的故事。那么，辽、金和宋有什么样的恩怨呢？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后，先往南用兵，统一了南方，然后再往北用兵，以图实现统一大业。但在往北用兵的过程中，遭遇了辽的强烈抵抗。辽国原名契丹，它不仅成功抵抗住了北宋的进攻，还逐渐强大起来，并屡屡反攻北宋，希望能够入主中原，但也遭到了北宋的顽强抵抗。宋辽互有攻防，互有胜负，难分伯仲。两国统治者顺应民意，订立合约，两国边防长达百年无战事，为北宋的繁荣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后来，位居白山黑水的金国崛起，灭掉了辽国。野心勃勃的金国并不满足，又盯上了富庶繁华的北宋。公元1127年，金军一举攻破北宋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掳走北宋皇帝，北宋灭亡。北宋皇族康王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史称南宋。金国统治者继续南侵，图谋霸业，但遭到南宋军民的拼死抵抗，以惨败收场，从此一蹶不振。而正当此时，蒙古族兴起，对金构成了致命威胁。金曾希望与南宋结盟，共同对抗大元。鼠目寸光的南宋统治者难忘旧恨，拒绝了金国的求助，反而与元朝联手共同灭金，不久南宋也被元灭掉。

通过这段历史叙述，我们发现，两强相邻时，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辽和北宋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模式，当双方势均力敌，谁也无法吃掉谁时，应该摒弃前嫌，和平共处，共同发展。而金和南宋之间的关系却是一种比较失败的模式，强大的金国不断侵犯南宋，不争气的南宋还挺记仇，两国之间始终是你死我活地争斗，这种不和谐的关系最终被元朝所利用，被各个击破。

这样的现象在我国历史上不止一例，如春秋时期的吴越争霸。吴王阖闾在伍子胥的帮助下，富国强兵，然后联合晋国打败了楚国。楚国为了解除吴国的威胁，联合越国反制吴。吴王夫差带兵攻打越国，越国大败。越王勾践在吴国为奴三年，卧薪尝胆，决心复仇。他抓住吴国连年征战、后方空虚的机会，出兵把吴国打败。不过，越王没有对手那么仁慈，他把吴王夫差杀掉，以绝后患。但让越王意想不到的是，虽然越国称霸一时，但最终被盟国楚国所灭。

修昔底德陷阱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吴、越两个强国作为邻居不能友好相处，却与外部大国结盟，相互伤害，最终全部灭亡。这样的惨痛教训，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曾做过总结。

古希腊由众多小城邦组成，斯巴达和雅典是其中两个最强大的城邦。当波斯帝国入侵希腊时，斯巴达和雅典联合抵抗，最终打败了比他们强大数倍的敌

www.zzahz.com

人。但随后斯巴达和雅典之间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争霸战争，虽然斯巴达最后取得了霸主地位，但也元气大伤，最终被马其顿所灭。修昔底德总结说，斯巴达和雅典两个强邻由于相互猜忌，不能友好相处，反而进行你死我活的争斗，最终被历史淘汰。后人把修昔底德的总结称为“修昔底德陷阱”。

历史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自公元1500年以来，新崛起的大国挑战原有大国的案例有15例，其中发生战争的有11例。最显著的就是德国。德国从19世纪开始崛起之后，在1914年和1939年两次挑战欧洲大国，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21世纪，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走上世界舞台，必然会产生深远的国际影响。中国的崛起令美国不舒服，也令曾经的强邻日本感到恐慌，日本等国为了克服自己对“中国崛起”的恐惧，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其行为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如果也落入这个陷阱，战争恐怕不可避免，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

如何走出陷阱

从世界范围来看，能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法国和德国应该是典范。法国和德国有很深的历史积怨。法国一直是传统的欧洲霸权国家，拿破仑时期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德国的前身是包括普鲁士在内的众多封建邦国，一盘散沙，根本无力与法国抗衡。拿破仑发动的法俄战争失败之后，以俾斯麦为首相的普鲁士看到了机会，乘机发动了普法战争，法国惨败，领土被切割，资源被掠夺，从而埋下了怨恨的种子。普鲁士利用这个机会统一了德国。为了防止法国的报复，德国和奥匈帝国结成联盟。法国为了对抗这个联盟，与俄国和英国缔结了协约，两个对抗的武装集团形成，并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法国集团打败德国集团而告终。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法国力主削弱德国，铲除后患，并要求德国承担高额的赔偿金，从而招致德国的仇恨，促使法西斯主义在德国崛起，进而引发了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二战爆发后，法西斯德国先是横扫欧洲，并占领法国，但德国贪心不足，强行攻打东边的强国苏联。结果，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联手反抗之下，德国战败，被分割成两个国家，本土变成一片废墟。

经过数百年你死我活的争斗之后，德国和法国人民都深刻地进行反思，认为这样你死我活地对抗下去对双方都是个灾难。于是，双方决定重归于好，永不再战。上世纪50年代法国提议建立欧洲煤钢共同体，与德国一拍即合，法德轴心形成，为欧盟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3年，以法德为核心的欧盟正式成立，标志着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和平时代。

2012年，欧盟因对世界和平所做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回过头来看中国和日本这两大强邻，中日关系能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并像法德那样经历百年争斗后重修于好吗？这取决于中日人民的智慧。日本在二战后死不认错，直到今天还控制着几十年前就应归还中国的钓鱼岛，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中日之间的僵局如何能解？因此，日本领导人只有拿出大智慧，回到通过谈判解决争议的道路上来，才能避免两大强邻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雪　人摘自《大科技·百科新说》2013年第6期，黎　青图）

跳舞的猴子

◎林　姣译

一个王子训练一些猴子跳舞。它们能很自然地模仿人的动作，向人们展示自己是最聪明的学生。而且，当它们穿上华丽的衣服，戴上漂亮的面具，可以跳得跟任何一个侍臣一样好，表演经常获得一阵阵热烈的掌声。直到有一次，一个朝臣想搞恶作剧，于是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坚果扔到了舞台上。猴子们一看到坚果就忘了跳舞，成了真正的猴子——就像它们本来的样子——而不是演员。它们摘下面具，撕掉礼服，争抢坚果。就这样，跳舞表演在观众的哄笑中停止了。

事实上，你看到的每样东西并非都是它本来的样子。

（今何在摘自《英语广场·美文》2013年第3期）

御膳房的"阴谋"

◉押沙龙

在我手上，有一份明朝万历年间御膳房的食料清单。皇上一天要享用如下食物：126斤猪肉，5只鹅，33只鸡，60只鹌鹑，10只鸽子，20斤香油，22斤面。此外，还有杂七杂八的各色物品，从16斤核桃到8斤白糖等等，皇帝都要在一天之内消受掉。

折算下来，皇帝每天的伙食标准大约是16两银子，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大约几千块钱的样子。虽然数目听着不大，但落实到猪肉、香油上面，听了就让人倒胃口。这些钱要是买成双头鲍之类的东西，列成菜单就会让人看着舒服得多。

这个情况到了清朝，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清朝的宣统皇帝在回忆录中也记录了自己的食物清单，按他的说法，他在5岁的时候，一年就已经要对付大约1万斤猪肉、将近3000只鸡鸭。

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因为御膳房有自己的考虑。

除了列在清单里的常规食物外，皇帝想吃什么新鲜东西，当然也可以自己开口要。但是皇帝一开口要个什么东西，就会带来无穷的麻烦。

比如万历的父亲隆庆皇帝，特别喜欢吃驴肠，开口要了几次。虽说皇帝也不是天天吃驴肠，但御膳房还是要每天杀掉一只驴准备着，怕万一皇帝想吃吃不着热乎的，谁也担不了责任。所以，从此北京的驴子一年要少300多头。

这还是驴子，要是皇帝哪天吃中了一块鲸里脊，又该如何应对？所以最深谋远虑的办法，就是不让皇帝吃到鲸里脊，最好让他老老实实地吃一些寻常的肉类，比如猪肉。

鉴于皇上的伙食标准又不能定得太低，所以合理的结果就是：万历皇帝一年要对付掉4万多斤猪肉。御膳房的最佳生存策略，就是让皇帝、皇后陷入猪肉的海洋不能自拔。

在小说《鹿鼎记》里，御膳房的太监就给韦小宝传授过这个心得，"太后和皇上的菜肴，一切时鲜果菜，都是不能供奉的"，至少呢，"有些一年之中只有一两个月才有的果菜，咱们就不能供奉"，否则的话，"倘若皇上吃得入味，夏天要冬笋，冬天要新鲜蚕豆"，大家何以自处？

御膳房的这种策略在历史上就有非常成功的案例。五代十国时期，在长沙有一个叫做楚国的小朝廷。马希声是这个小朝廷的最高领导。这位地区级的小领导有一位偶像，就是国家级别的大领导人后梁皇帝朱温。

马希声不知从哪里得知，朱温很喜欢吃鸡。似乎以前马希声并不特别爱吃鸡，但这个信息使马希声的饮食观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开始坚信，吃鸡就像开劳斯莱斯一样，是成功人士的不二象征。他作为成功人士，有义务追随朱偶像，努力吃鸡。

于是他下令，宫廷食堂一天要给他准备50只鸡以供享用。马希声这位鸡肉的狂热爱好者，基本上做到了无鸡不欢，参加老爸葬礼之前都不忘抓紧时间吃掉几盘鸡肉。

我很怀疑这是楚国御膳房搞的一个阴谋。马王爷天天盯着鸡猛吃，他们倒是省事了，但是长此以往，马王爷营养不平衡，身体的健康谁来保证？果然，马王爷执政仅3年就溘然辞世。他的英年早逝，我总觉得跟每天吃50只鸡有关。

（睿　雪摘自《幸福·悦读》2013年第3期，黎　青图）

汝心如是

◎谢素军 编译

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必须去做一件事。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因为在这些年里，一直有一个影子在我脑海里，既模糊又特别清晰，这种感觉促使我去揭开谜底。于是，我买了去弗吉尼亚的全价机票，匆匆启程。

飞机在进入平流层的瞬间，剧烈抖动了一下，我感觉自己的心脏也急速跳动起来。但那种感觉并不是痛苦，相反，离弗吉尼亚越近，我便越激动，快10年了，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我从未踏足这片土地，但觉得一切是那么熟悉，是心灵感应吗？或许吧。我拿出手机，仔细看了下日期，没错，今天是19号，我最喜欢的日子。

如果不是已经下午3点了，我又想尽快找到我想要的答案，坦白讲，真希望能好好逛逛这座城市。有些感觉，毫无来由，却异常强烈。

坐上开往巴拉小镇的巴士，倒计时便开始了。我已经在地图上千百次地查看过，它坐落在城市的西郊，是一座安静的小镇。可我的心却无法平静，3点半，3点40，我不断地看时间。3点45的时候，终于到达目的地列汉德邮政所，一块半埋在泥土里的牌子格外醒目。

我静静地走过去，推开那扇玻璃门。这个样子，原来就是这个样子。站在大厅，我有点手足无措，保安走过来，问我需要什么帮助，我不知所以地点点头，也不知怎么的便坐了下来，坐在靠门口的那个位置，因为我要等一个很重要的人。

大厅的时钟滴答滴答在响，4点整的时候，果不其然，有人推门而进。我忍不住站起来。我看到一对老夫妇，他们有着明显的犹太人特征，微笑着向我点点头，便径直往窗口走去。

“还是照以前一样，把钱寄到这个地址。”老人说。旁边的老妇人一定是他的妻子，紧紧靠着他，也使劲地在点头。

服务员点点头，迅速地敲打键盘，看得出，她一定为这对夫妇重复过很多次这项工作。我悄悄走过去，清楚地看见，那上面的名字正如自己所料。

当过去累积的情感再也无处藏匿，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好不容易忍住眼泪，终于说出了准备了千万次的话语：“父亲，母亲，我就是安东尼，我就是那个生活在华盛顿的男孩。”

15年前，因为一次车祸，我必须做心脏移植手术，而与此同时，在弗吉尼亚，有一个女孩也遭遇了一场车祸，可惜，她没有我幸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但我后来才知道，其实她并没有离去，因为她的父母同意把她的心脏移植到一个男孩身上。不仅如此，得知男孩的父母也在车祸中罹难，他们在这15年来，每个月都会寄一笔生活费过去。

从邮局查询得知，就是在这里，日期是19号，时间是下午4点。当我终于走向独立，大学毕业，被德国一家公司录用，即将离开美国的时候，我终于来到了这里，看到了魂牵梦绕的一切。

老人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说：“你怎么来了。”我泣不成声。父亲，母亲，我过来，只是想让你们听听我的心跳。

（**林　林**摘自新浪网谢素军的博客，**李晓林**图）

个性签名

今天看到男友的个性签名：Need just Word,Word has Word。求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回复：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天空蓝

一个姑娘网购了一只箱子，送过来后发现颜色错了，就上网找店主：“店家，颜色发错了。”

店主回复：“不会啊，怎么错了？”

姑娘说：“我要的是天空蓝，你给我寄了个灰白色的。”

店主发过来一个无奈的表情符号，说：“我们这儿……天空蓝就这颜色。”

谁厉害

我老爸很怕我妈。今天老爸和老妈坐在门口拌嘴。老爸说：“我会修理车、会修理家电，你会吗？”老妈坐着很淡定地说：“我是不会修，但我会修理你！”然后老爸就在那里搓手指。

不是系花

朋友考上了某理工类大学，某天跟我打电话说他们一个系一百多人，只有两个女生。我表示很羡慕，说：“那你岂不是幸福死了？”朋友叹了一口气说：“确实只有我们两个女生，可我居然还不是系花……”

天　赐

刚买了小西红柿，没走几步袋子就漏了，小西红柿散落一地。正头疼时，空中飞来俩塑料袋，我选了个大小正合适的抓下来。北京真好。

让人想死的安慰

同学聚会，大家感慨万千。一女生哭诉：“我今年都24了，长得不难看，性格也很好，怎么就没男朋友，也没人追呢？”大家沉默。这时，一个二货幽幽地飘出一句：“那是因为你还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

业界良心

昨晚加完班出来打车，等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有个司机肯载我这个路程不到三公里的。上车后司机师傅就开始跟我传授经验，“老被拒载吧？以后搞个小拉杆箱装电脑，就你这打扮，往路边一站，车都抢着停，一看就是上机场。上车一问，是到团结湖，哭吧！”师傅您真是卖的一手好队友，业界良心！

下身与上身

下雪了，我穿着羽绒服、打底裤、雪地靴出门。老妈见了，责怪我：“下身穿得太少，快去加条裤子。”

我说：“我上身穿得多，不会冷。”

老妈一听生气了，说：“下身哪有上身禁冻，下身多穿点儿才对。冷的时候大家都是跺脚，你见过捶胸的吗？”

腋　下

第一次去校医院是因为发烧，护士阿姨二话不说递给我一支体温计，我也二话不说就含在了嘴里……阿姨看了我一眼，温柔地说道：“腋下。”我想了想，还是听话地叫了声：“耶！”

减肥餐

上大学时宿舍里一姐妹吃减肥餐，有一餐的食谱上要求吃一片肉。她跑到校门口的熟食铺，跟师傅说：“给我来五毛钱的肉。”师傅一副心领神会的样子，切了一片肉迅速剁碎，好心地说：“喂乌龟的吧？我给你剁碎点啊！”

密　码

去朋友家玩，问他家里Wi-Fi密码是多少，朋友淡淡地回答：“你生日。”我听完顿时一惊，莫非，难道，或许……他暗恋我？输入几次发现不对，问他：“阴历生日还是阳历生日啊？”他愣了：“什么阴历阳历？是拼音，nishengri。”

聪明的姐姐

周末去姐姐家玩，在厨房里发现一个塑料碟子里放了一点米，显然是给宠物吃的。可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家里有什么宠物。正迷惑时，姐姐走进来笑着说：“你姐夫出差了，家里有老鼠，我不敢捉，怕它乱咬东西，就先养着再说。”

（风中独吟等摘）

德米尔吉漫画作品欣赏

◉〔土耳其〕德米尔吉

（贾锐军供稿）

美联储与货币战争

◉黄　生

美国通过最脆弱的希腊攻击了欧元，火烧连船使得欧盟摇摇欲坠，欧元地位大大动摇，资本快速流向美国，美国的资产负债表得以修复；通过挑起中国和日本两个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之间的争端，外汇在潜在战争的影响下源源流向美国，并打击了日元和人民币。能挑战美元的欧元、日元、人民币受到打击，美国则从危机中快速恢复。

任何争端的背后都是经济利益在主导和驱使。

货币战争

很多人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货币战争？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世界货币战争背后的发动者会是谁呢？会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任何一家投资银行、一个家族都控制不了一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和货币，也就是说它们任何一方都无力发动世界性的货币战争。事实上，当今世界最大的货币统治者和殖民者，乃美国联邦储备系统（以下简称美联储），它才是全球财富的掠夺者和经济灾难的制造者。

那么货币战争是从何时开始的呢？这得从世界进入全球化贸易时代说起。随着商品通过贸易的形式在全球流通，商品计价背后的货币就成了在贸易中提升竞争力的关键。伴随着贸易的发展，资金也开始在全球流动。如何让自己的货币被其他国家接受，如何让本国货币的流通范围和使用范围更广，成了各国政府和央行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也就是说，只要一个国家被纳入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要与其他国家的货币进行竞争，因此各个国家无不想尽办法提高本国货币的信用和竞争力，这也就是货币战争的起源。

货币战争的初级战略目标是提高本国货币的信用和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本国货币，便于本国商品的出口，并占有市场，从而在全球贸易和投资领域获得更多的好处。终极战略目标则是让本国的货币成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这样就能源源不断地收取铸币税，还可以通过印钞购买其他国家的商品，偿还本国欠他国的债务，从而将其他国家纳入货币殖民的范畴。

早期的货币战争往往以贸易保护主义的形式出现，国家通过提高贸易壁垒或者贸易制裁，限制他国的商品进入本国市场。自从货币开始交换之后，大家发现汇率能极大地促进和压制进出口，于是汇率战在长时间内表现得非常活跃。例如，通过不断施压他国货币汇率，强迫其升值，来降低他国的出口竞争力；极力压低本国货币的汇率，从而促进出口。围绕着汇率展开的各种斗争是货币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之后，美国国力空前强盛，黄金储备极其丰富，美元逐渐成为世界货币。为了维持美元的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

地位，美国不惜发动局部战争，如攻打伊拉克，控制中东石油，强力维护美元在石油贸易领域的结算货币地位，然后通过石油这一国际大宗商品向全世界输出美元，收取美元铸币税。在全球大部分国家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后，美国由于所欠债务数额越来越大，便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来扩大美元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以稀释债务；还通过制造地区紧张形势，迫使美元资本回流美国，促进美国经济的复苏。

美联储的职能相当于美国的中央银行，其一举一动都会对世界经济形势产生重要影响。美联储通过交替实行扩张和收缩性货币政策，促使全球资本扩张或回流，控制全球股市、汇市、商品期货市场的涨跌，进而影响全球不同的经济体。同时，背后的美国对冲基金也会随着美国货币政策变化，不断地在股市、汇市、商品期货市场做多与做空，从而攫取巨额财富。

随着世界贸易的发展，货币战争的表现形式也越来越复杂。著名的《广场协议》，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是美国为拖垮日本经济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阴谋。它迫使日元升值，导致大量投机资本进入日本，使日本股市、楼市全面高度泡沫化，然后在泡沫高峰期，美国对日本的股市、楼市进行做空，致使泡沫破灭。日本政府虽多次调整货币政策，但仍不能将日本从通缩的泥潭中拉出来，使得日本经济持续萧条。又如，如今欧债危机愈演愈烈，欧元摇摇欲坠，一些国家甚至宣称要退出欧盟，以至于欧元区可能存在解体的危险，这些都是货币战争的具体表现。

美联储的撒手锏

当一个国家的货币成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时，它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储备货币了，进而这个国家的央行就可以不断地通过印钞，用钞票到世界各地购买资产，也可以靠不断印钞去偿还所欠他国的债务。这样一来，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在不停地劳动，然而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成果却被这个国家毫不费力印出来的钞票买走了。这就是货币殖民主义，是各种殖民形式中最高级的形式。

目前，美元就是这样的国际结算货币和世界储备货币，而掌控美元的美联储成了全世界的中央银行，它不断通过货币扩张和货币收缩等金融手段，制造世界经济的繁荣和衰退。其中，调整利率是美联储宏观调控美国经济的主要手段：如果经济过热，它就提高利率，收缩银根，使经济速度放慢，减少通货膨胀压力；如果经济不景气，它就降低利率，放松银根，促使经济增长。其关键是根据经济形势提高或降低利率进行调控，并要恰到好处。货币杠杆是美联储多年来对经济实施调控的最有效的武器。

美联储调整利率不仅对美国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世界经济也有重要影响。可以说美联储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它通过货币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带来了世界经济的繁荣与衰退。而以索罗斯为代表的一大批对冲基金就是美联储的行军先锋，先后扫荡过英镑、东南亚的泰铢、东亚的日元和港币以及现在的欧元，所到之处战无不胜。没有美联储在背后支持，这些对冲基金要想在和各个国家的中央银行之间进行的较量中屡屡获胜，几乎是不可能的。

美元成为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美国能通过印钞购买全球的资产，通过印钞偿还债务，这给自己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好处。然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所谓“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美国在享受美元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为未来美元的危机埋下了伏笔。

美联储如何赢得货币战争

任何货币一旦成为世界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它就成了世界货币之王，成了货币世界里的独裁者，可以殖民掠夺其他国家的经济，享受被其他国家国民供奉的待遇。所以，一旦它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消灭威胁者，并且会因此变得更加贪婪、自私和嗜血。

美元作为世界货币之王，就是如此。

美元国际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能否维持，是关系到美元国际铸币税是否能延续的关键，而这个支撑力量很大一部分来源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地位与竞争力，以及发达的美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经过2007年开始的次贷危机，美国金融机构的实力大大受损，美元的地位开始有所动摇。

最近30多年来，国际经济的一个重要现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迅速崛起，这些国家经济的显著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快速增长，通过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美元储备。在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背后，则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

跨国公司。这些跨国公司组织全球的生产、贸易和投资活动，将简单制造等低端环节放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生产要素，而将设计、营销、物流、研发等高端环节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这些高端环节保障了其丰厚的利润。

当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美元储备国持有的美元储备越来越多时，就必须为这些美元金融资产寻找投资出路。

美国政府和美联储知道，如果中国等国家用这些美元储备去购买美国的实物资产、跨国公司股权，美国的经济安全可能就会有隐忧，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可能流失。于是，当中国的中海油公司发起收购优尼科石油公司的邀约时，美国国会就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否决，如果想收购美国的金融机构、高科技公司，难度就更大。美国政府和美联储想到的招数就是创造交易便利的金融市场，创造各种复杂的金融衍生产品，创造庞大的债券、股票、期货市场，为美元储备国的外汇资产提供理想的交易场所和交易便利。金融衍生品、资产证券化，各个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就是这个庞大的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要素，它们吸引着各国巨额的贸易美元和石油美元流入美国市场，而美国各个投资银行和参与机构从中收取巨额费用。中国等国家辛苦劳动，出口商品给发达国家，通过牺牲环境、健康、资源，换取了这些外汇储备，然后又将这些外汇储备“贡献”给了美国，让美国继续享用这些美元。

资不抵债却没有破产

美国在享受美元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印发了过多的钞票，欠下了巨额债务。美元是世界货币，美国可以印钞偿还债务，而一旦美元失去世界货币地位，美国就无法印钞还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就会崩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发动货币战争。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美国的债务问题已经到了无以应对的地步，最终美联储通过印钞购买债券。如果不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可能会因无力偿还到期债务而破产。根据国内外一些机构的统计，2007年美国国会接受的国家名义债务是11.2万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GDP为13.8万亿美元。一般意义上，国际公认的国家安全债务率为60%，这时美国的债务率却已经达到81.2%。而实际情况是，美国的债务比这要多得多，如果将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在一起，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而2007年全球的GDP为54.3万亿美元。从这个方面来分析，美国一个国家的欠债，已经使得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如果从平均的角度来看，平均每个美国人欠债17.5万美元，如果平均到全世界，则平均每人欠债9000美元。要知道，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一辈子可能都赚不到9000美元。

美国的债务还不止于此。因为房利美、房地美属于美国的国有机构，属国有性质，如果把它们的抵押债券和美国各大财团发行的公司、政府、市政债券加上，美国的总债务约为75万亿美元，而按照2007年的市场公允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的总市值约为76万亿美元。而自2007年次贷危机以来，由于股票下跌、楼市萎缩，美国的全部资产已经缩水，如今虽然股市上涨，但楼市还在底部。目前美国全部资产按市值计算也才约为55万亿美元。换句话说，美国目前欠债75万亿美元，全部资产却只有55万亿美元，把美国拍卖掉，也资不抵债。当然，这只是大致的计算，实际上肯定有偏差，由于美国的债务还在扩大，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这种资不抵债的情况出现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肯定已经破产了。

但是美国并没有破产，因为美元是世界货币，美联储可以印钞还债，这也就是美联储资产负债表快速膨胀的原因。所以一旦有货币威胁到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可能导致美国因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那么美国政府和美联储必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之。目前，能威胁到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有欧元、日元、人民币，因此，这是美国需要打击的三种货币。

当前，日本在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附属国，所以打击日元已无必要。于是欧元和人民币就成了美元的主要敌人和打击对象，尤其是欧元，在过去一直是美元的强大竞争对手，自然成为最先被打击的目标。

欧债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

研究欧元诞生的过程，大家会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欧元仅仅是作为一种货币被统一了，而货币背后的主权信用并没有统一。要知道货币的本质就是国家信用，如果没有统一的国家信

你来学什么

◉傅国涌

北大经济学教授厉以宁，每次在给新生上第一堂课时都会问一个问题：你到北大来是要学什么？很多人说，我是来学知识的，他说不对；也有人说是来学方法的，他也说不对。没有学生能答对，他就说：你是来开阔视野的。

教育首先给学生提供的是一个文明的视野，让他看到世界有多大，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让他看到古往今来人类走过了一条怎么样的道路，让他打开视野，认识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才是首要的目标，然后才是教授知识和方法。

我有一个朋友喜欢说：在谷歌时代，什么样的学问似乎都变得不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没有必要嘛，你在谷歌上一搜索关键词，一大串的东西全出来了——你记那么多干吗？那就叫现成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你要有一个“判断”。我觉得他说的“判断”这个词非常好，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你是否有能力对这些知识做出判断，因为网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对的，有很多都是错误的，你具备辨别真伪的能力，那才是属于你的真本事。

由此，我想到的是，今天我们缺的不是知识，因为获得知识的途径真是太多太多了——过去我们说一个人要是不经过学校教育，就是“睁眼瞎”，但在现在，获得知识的途径已经非常丰富了，“获取”已经不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困难的是，你自己怎么去看待这些知识，怎么去判断这些知识，并形成你自己独立的看法。

（**范　德**摘自《南国都市报》2013年1月10日）

用，那么这个货币就是一种被割裂的货币，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这种“先天不足”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风险。

欧盟各国虽然使用欧元这同一种货币，但各个国家的主权仍然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税收，没有统一的财政。这就好比好多艘小船连在一起，各个小船都有自己的发动机，一旦发生事故，很容易火烧连船。本来各只小船可以各自逃命，但是连在一起后反而因为移动不便，只能坐等大火蔓延。欧盟各国好似这些小船，而将它们连在一起的，就是欧元和欧洲中央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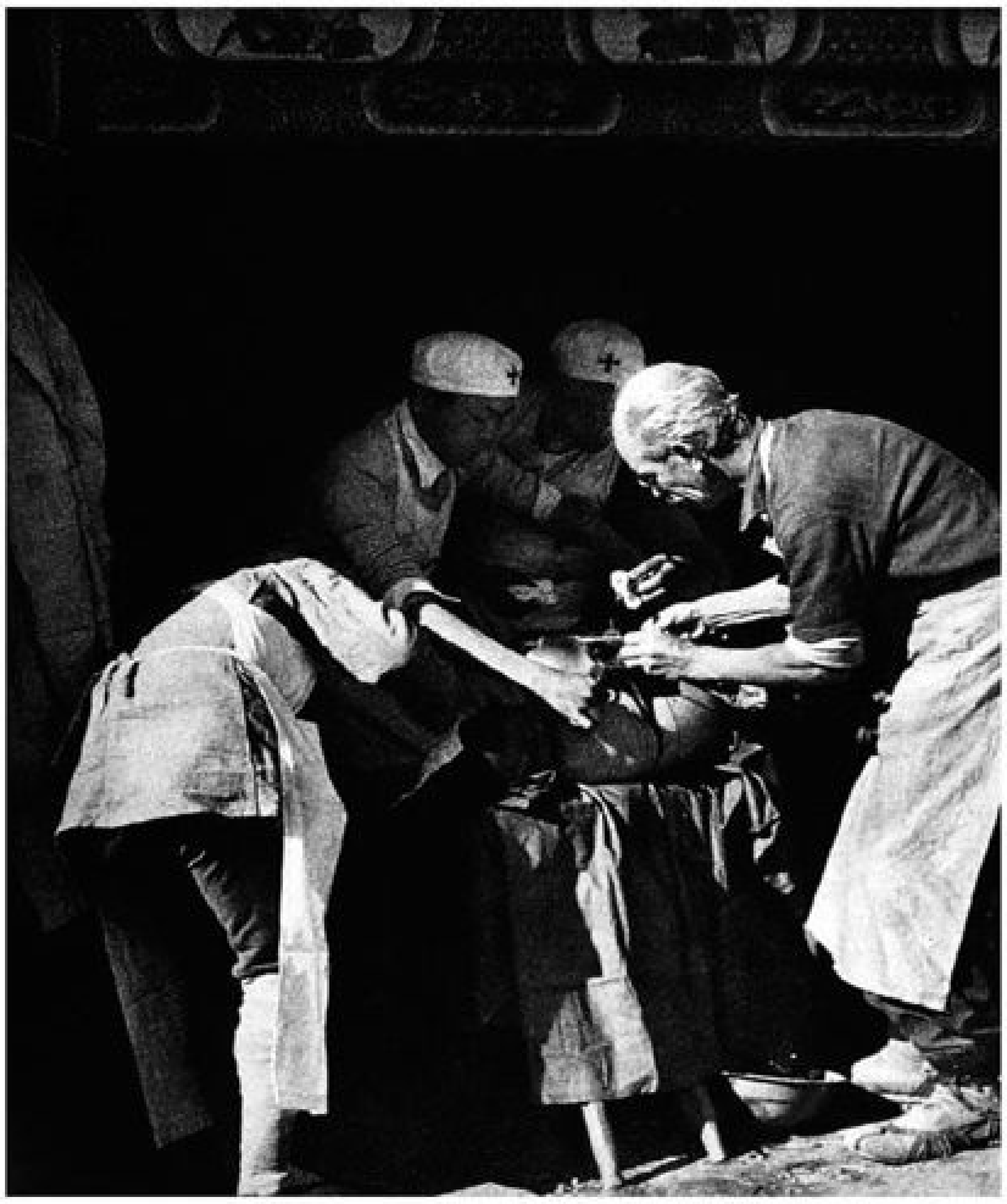
欧元除了没有统一的税收、统一的财政作为支撑外，还有一个致命之处就是欧盟成员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各个国家的竞争力不同，但国民都享受高福利，在财政无法维持高福利的背景下，各个国家开始举债支撑高福利制度，这为美国攻打欧元寻找到了突破口。

欧元成立伊始，就有取代美元的野心。在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中国、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通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来帮美国渡过难关，而欧元区各国几乎无动于衷。德国总理默克尔更是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美国的次贷危机说明作为货币，欧元是更值得信任的，并且在与中东和拉美的石油贸易中，力图进一步扩大欧元在石油贸易中的结算范围和数额。这极大地挑战了美元作为世界贸易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地位，所以美国一从次贷危机中挣脱出来，就毅然决然地对欧元痛下杀手，挑起欧债危机，而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希腊。

希腊曾在2001年提供虚假的财政赤字数据，从而“混”入了欧元区。具体而言，希腊是将自己的表内负债转到了表外，表面看上去债务是降低了，实际上没有。当然希腊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为了尽可能缩减自身的外币债务，希腊就与高盛签订了一个货币互换协议。这样，希腊就通过货币互换协议减少了自身的外币债务，达到足够的财赤率以加入欧元区，但与高盛签协议的同时就意味着，希腊必须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支付给对方高于市价的高额回报。但是纸终究包不住火，随着时间推移，债务到期，偿还高峰逐渐到来，在2009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终于爆发了。

要知道高盛是美国的投资银行，它既然可以包装希腊，让其达到加入欧盟的目的，也同样知道希腊的实际债务情况，明白希腊无法偿还债务这一事实，这就为之后美国攻击欧元埋下了伏笔。

（**苏　童**摘自东方出版社《钓鱼岛背后的货币战争》一书，**王　青**图）



重新认识白求恩

◉陶短房

很多中国人是因为知道白求恩，才知道加拿大的，但加拿大人并没有我们那么熟悉这个“国际主义战士”。而近10年来，加拿大人和中国人似乎都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

中国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上过“老三篇”的“白大夫”竟曾是个“问题青年”，其50多年的生涯充满了复杂的色彩；而酷爱以数据、资料说服人的加拿大人则开始刨根问底，他们惊讶地发现，白求恩对加拿大当代社会竟产生过如此大、如此多的影响——而这一切居然同样被他的同胞疏忽和遗忘了。

正如白求恩铜像在其故居落成时，时任加拿大总督的伍冰枝所言，白求恩是个“需要被今天的人们重新认识”的历史人物，中国人如此，加拿大人也是如此。

“到人民中间去”

我们曾盛赞白求恩是个“国际主义者”，而在加拿大，这并非一个没有争议的术语。不久前，加拿大联邦政府批准动用联邦资金250万加元，资助修建白求恩故居游客服务中心，引发保守派联邦议员罗布·安德斯的强烈反对，反对意见之一，就是认为“国际主义”是对加拿大的不敬。

事实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在辩客们的争辩声中发现，白求恩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国主义者。

1911年，年仅21岁的白求恩宣布休学一年，作为一名“边疆学院”的志愿者，前往北部人迹罕至、大半年被冰雪覆盖的伐木者和采矿者营地，为这些人提供教育服务。当年参加这类组织的，几乎都是“爱国青年”和虔诚的教徒。

3年后，一战爆发，白求恩再次宣布休学，加入加拿大第二师医疗队，从事欧洲战场外科救护，并因抬担架在战场受伤。他是整个多伦多第10名入伍的志愿兵，在当时曾被当做“爱国青年”的典范宣扬。

然而，一本后人撰写的白求恩传记称，白求恩在一战后感到十分迷惘，战争结束了，他却不知该归向何处，年轻时他只熟悉加拿大，成年后又只熟悉欧洲，而欧洲此时正处在无政府主义、幻灭主义等思潮泛滥的迷惘年代。

不久，他到美国底特律挂牌行医，由于医术精湛而名声大噪，却同时日益强烈地滋生了一种烦恼。1934年，他对妻子弗朗西斯说，医学“已走进死胡同”，因为原本应服务于全体人民健康的事业，如今却成为需要“随行就市的商品”，只有有钱人才能享受。他表示，自己要放弃名医所享有的一切，“到人民中间去”，并呼吁改变整个医疗制度，建立覆盖全民的福利医疗。

他并非仅仅这样想，而是直接这样做。他跑到蒙特利尔失业者协会的办公室，宣布免费为穷人治病，正是通过这一渠道，他接触了共产主义者团体，并在1935年夏获得去苏联列宁格勒参加国际生理学大会的机会。

白求恩后来组织了上百名志同道合的医务和社会工作者，组成“蒙特利尔人民保健会”，并在1936年7月发布致魁北克省政府的宣言，提议在全省范围内推行“适用于全体工资劳动者的强制健保体系”，失业者则由政府提供义务医疗，费用全免。这是全加拿大首份系统提倡全民医保的纲领性文件。

www.zzdhz.com

在这一时期，他加入了加拿大共产党，不久，一个证明他是“国际主义者”的机会到来了：西班牙内战爆发，“援助民主西班牙委员会”的总部正设在加拿大多伦多，他们派员邀请白求恩去西班牙参战。但西班牙共和派在战场上的失利和西班牙内战的残酷，让白求恩饱受创伤。

1937年，他受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和美国共产党委派，通过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渠道，于1938年1月23日飞抵当时尚未陷落的抗战大本营汉口。2月22日，他离开汉口奔赴延安，后转赴晋察冀边区，开始了一段中国人非常熟悉而加拿大人非常陌生的新生活。

从那时起，直到1939年11月12日去世，白求恩都充分表现出一个国际主义者的姿态：他和毛泽东交谈、通信，向聂荣臻提出各种专业性建议，他的临终遗言，除了要求聂荣臻给加拿大劳工进步党总书记蒂姆·布克和美国共产党负责人白劳德写信，告诉他们自己“一切都很快乐”和“唯一希望是多做贡献”外，特别提到的是希望每年购买250磅奎宁和300磅铁剂，以便治疗疟疾患者和贫血患者。

从浪子到“纯粹的人”

许多记载都称，白求恩在青年时代作风不羁，尤其在一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欧洲迷失自我，放浪形骸，曾吸食大麻，并沉湎于酒精。

但令人奇怪的是，对于陌生人或病人，他的态度却总是既亲切又庄严。

他的妻子弗朗西斯是个注重生活和家庭情趣的人，而白求恩多才多艺，风度翩翩，正因为此，她当初才为之倾倒。但婚后白求恩沉湎于工作，复婚后更将热情倾注于“做穷人的医生”和推动建立全民医保方面，而对于这些，弗朗西斯并不能理解，她曾多次坦言，不明白白求恩何以对这一切着迷。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不再能互相欣赏的人，自然难以继续共同生活下去。

不知是西班牙的血还是日寇的暴行唤醒了他，总之他自踏上中国土地后，所有和浪子沾边的记录都消失了，他成了一个严于律己，没有不良嗜好，主动拒绝特殊照顾的“纯粹的人”。曾经“崇尚奢华”的他不仅拒绝了汉口医疗部门的挽留，也谢绝了要他留在延安或五台山的好意，甚至因有人好心挽留他在延安工作而把一张椅子扔出窗户，最终他踏上了冀中前线，并在那里以“完人”的形象以身殉职。

白求恩具有音乐、美术、文学等多方面的才能。1935年秋他曾在蒙特利尔举办过个人画展，并获得当地艺术家的好评；1937年7月，他在西班牙前线写的诗《今晚的月色同样皎洁》发表在《加拿大论坛》杂志，这首诗脍炙人口，流传一时，成为他最具知名度的作品。在中国抗日前线，他还在工作之余创作长篇小说，可惜未及完成便殉职了。

加拿大，唤醒的记忆

加拿大是最早和新中国进行外交接触和建交谈判的西方国家之一。当1973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问中国时，重新关注中国大陆的加拿大人惊讶地发现，有个同胞在中国具有极高的声望，自己却对此人一无所知，便产生了刨根问底的冲动。

就在这一年，加拿大联邦政府购买了白求恩出生的故居，并将之建成白求恩纪念馆，于1976年正式对外开放。在探究和争执中，加拿大人开始逐渐重新认识了白求恩，知道他不仅是西班牙和中国抗日民众心目中的英雄，也为加拿大社会的发展、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白求恩在加拿大的事迹的轮廓逐渐清晰，有关他的纪念物也开始多起来，约克大学白求恩学院、安大略省士嘉堡白求恩中学相继成立。1990年3月，白求恩百年诞辰，加拿大和中国邮政同时发行了设计完全相同的纪念邮票。在白求恩曾长期生活的蒙特利尔，一座纪念雕像如今挺立在公共广场上。

公共医保和社会福利制度是当今加拿大引以为豪的制度，2004年加拿大广播公司评选过“史上最伟大加拿大人”，排名第一的是“加拿大医保之父”汤米·道格拉斯，同样对全民医保做出推动贡献的白求恩排名第26，恰位列著名歌星席琳·迪翁之前。

如今适逢经济危机，许多民众重陷失业和困苦，加拿大人曾引以为傲的福利医疗体系也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和效率威胁。此时此刻，人们更多地怀念白求恩这位毕生致力于将医疗保障提供给穷人的医生，便是再正常不过的了。现在许多加拿大人和中国人已开始重新认识诺尔曼·白求恩，而且首先将他当做一个加拿大人、一个医学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而非一个抱有某种信仰的政治人物。

（**森田友**摘自《廉政瞭望》2013年第3期）

与父书

◉潘　萌

刚挂上电话我就开始写这封信。抱歉，我骗你说我马上就要睡觉了。你问我书中有没有写到你，呵呵，当然有。你是我血液的源头，我的父亲，我对男性所有好感的来源。我的嘴唇轻轻动两次，就可以吐出的音节：父、亲。

我没有在D（dad）中写你，而是选择在F（father）中写，因为我想我们对彼此的感情不止于平凡的父女之间。

我要说，我生命中所有的神奇都是在这个F。我的所有情感所有勇气所有善良所有付出所有脆弱所有坚强，所有的所有，都是给这个男人。

你还记得吗？我初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电视台做一个关于父亲节的节目，主持人问我，你觉得你从爸爸那里获得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我说是我的血脉。我说我身体里流淌着的是他的血，这才是我最大的幸福。我现在依然可以平静笃定地说这句话。我记得你当时用力地握了握我的手。

我每一年能见到你的日子不过两三个月，总是聚少离多。你在我两岁时终于厌倦了在省委机关里写报告的生活，索性停薪去了南边那个遥远的海岛。所以在我的童年，父亲永远都是一根通向远方的电话线，我会每天拿起电话用稚嫩的声音询问：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答案总是快了快了。然后某一天一觉醒来发现我的枕头旁边放着一个大大的洋娃娃或一套漂亮的格子洋装时，我就知道爸爸是真的回来了，然后就急忙跳下床奔向你。有的时候你穿着大T恤衫，留络腮胡子，有的时候是西装革履的样子。年幼的我，不太记得你的模样。你在家的时候极少，以至于当你外出回来时抱着我到院子里散步，周围的邻居会以为我家来了陌生的客人。我小声地解释说不是的不是的，这是我的爸爸，然后难过地低下头，不知怎么的就觉得有很羞愧的感觉。你没有目睹我一点点地从一个小丫头变成现在的模样，不知道你是否会和我一样对此表示遗憾。

你不是每天早上八点就拎着公文包上班，却每晚都在桌子前写字写到很晚。你说这辈子什么也没有留下，也要留给我这个背影。你从不凶巴巴地要求我背诵唐诗三百首，却经常笑着看着不满四岁的我提着颜料桶在家里的墙壁上乱画，然后带我去公园画旋转木马。你说“神童”二字，

不是“童”亵渎“神”，而是“神”亵渎了“童”。一直到现在我都很感谢这些话。

你是一个如此喜欢和命运抗争的人，所以会经历很多很多痛苦。有很多故事你都是等我慢慢长大了以后才一点点告诉我的。你说做人，做一个男人，最重要是三个字：经得起。而我越是长大，就越发现自己对你的感情由许多的崇敬变为了许多的怜悯，我会心疼你，可怜你。望着你的脸，我往往感到不忍。很多时候我甚至希望你庸俗平凡，但是平安、健康、快乐。我希望你过安逸的生活。可是你就是这样的人呀，就如同你吃菜讲究的是色香味而不是营养搭配一样。我想你大概到了80岁，面对不满意的生活还是会立马转身就走吧。我拿你真是没有办法。

父亲，你说你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自由和对我的爱。我总是有种错觉，觉得你是背着对我的爱四处漂泊。可是，我逐渐长大了，你也就逐渐老了。你果真要这样漂泊到死吗？每一年的除夕我站在家门口听你拖着箱子由远及近的声音时，我就想大概从来没有一个女儿以这样的方式爱着自己的父亲。很多时候我只能看着你远去的身影日渐蹒跚。

现在我一抬头就可以看到我们一起做的陶瓷盘子，你的盘子里画了落日跌进山谷中的油画，我的是一个美女卡通头像，它们摆放在一起多亲密。看着看着我就想起那天我们俩挽着袖子在窑里烧盘子的情形，你满脸的汗，但表情那么喜悦，就像一个比我还小很多的小男孩。写到这里我捂着嘴轻轻地笑了。

去学校报到的那天你陪我到超市里采购了很久，大大小小的东西装满了推车。快要推去付账的时候我发现还少一样东西，于是就叫你看着车子坐在椅子上先排队。等我拿着东西回来的时候，发现你已经靠在椅子上睡着了，还轻轻地打着鼾，一只手还抓着推车把。其实只不过短短的两三分钟而已。那一刹那我觉得喧哗拥挤的超市突然寂静了下来，我安静地站在你面前看着你，看了很久很久也不舍得把你叫醒。我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感受到你的疲惫之态，毕竟，已经是年近半百的人了。写到这里，我突然被这“年近半百”的说法吓了一跳。我的印象中你一直是很英俊的男人，可是最近你显得越来越邋遢，有一种老迈的迹象，爱重复说话，爱随手关灯，爱打盹。英雄迟暮大概是比美人迟暮更可悲的事情吧。我简直不忍心在几十年以后看到你连话都说不清楚，饭汤洒了一身的样子。你是我的父亲啊，是那个永远把我扛在肩上的男人啊。到了大学里我经常在电话中给你诉苦。你告诉我说上不上大学无所谓，你说上哪所大学也无所谓，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要是有后果我愿意和你共同承担。我想这句话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发自内心说出来的。可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像我小的时候我们经常有的对话：

“写不写作业?”

“不想写。”

“真的不想写?”

“真的不想。”

“一点点也不想写啊?”

“一点点也不。”

“好吧，那就不写了嘛，过来看《西游记》吧。”

你不在乎我是否分数高、考得好，是否有光明的前途，是否找到好工作，你让我自己选择，你要我学会如何平衡自己的生活，如何成长。在我可以独立思考的时候你就已经把我当成一个需要认真对话的对象，就像挂在书房里的那张大照片一样，小小的穿着毛绒开衫的我和大大的穿着破烂休闲服的你，都跷着二郎腿，并排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一大一小两张脸上是类似的眉眼和相同的得意的表情。我们把这张照片命名为“平起平坐”。就是这样。你的那些文学界的朋友说我们的父女关系很后现代。我还没弄明白后现代是什么，但是我喜欢。

父亲，其实我想我的这一辈子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能够成为你的骄傲。我现在所有的努力也是为了实现它。我要让别人觉得，我配做父亲的女儿，我和你一样好。

我不指望这封简短的信就能说清楚这种深入我灵魂的情感。

我用我所有的所有来爱你，从过去，到现在，到以后。

（**睿　雪**摘自湖南文艺出版社《时光转角处的二十六瞥》一书，**张　弘**图）

某君高中时沉迷网络，时常半夜翻墙外出上网。一日，翻墙至一半即拔足狂奔而回，面色古怪，问之不语。从此认真读书，不再上网，学校盛传他见了鬼。后来他考上大学，昔日同学问及此事，他沉默良久说：“那年父亲来送生活费，舍不得住旅馆，在学校的墙下坐了一夜。”

阿信在五年级学生张万群的家里家访。

用木板围成的教室四面透风。（杜 江摄）

用520套校服许下婚礼誓言

◉秦珍子

不买房子，没有汽车，甚至也没有特别的求婚仪式，2012年冬天，两个因去贵州山区支教而相识的80后年轻人陈华信和吴文苑结婚了。

他们将“红包”变成520套冬季校服，送给农村学校的孩子们。

“520套冬衣，为庆祝，也为感恩。”他们在微博上写道。阿信附上了他创办的支教助学公益组织的银行账号，期待有更多人加入，募捐的截止日期是2012年12月2日婚礼当天。

“元旦就回贵州发放我们募捐来的衣服。”文苑表示，那就是他们的蜜月之旅。

一

阿信的微博很快引来不少人认捐和转发，这其中“七八成是亲朋好友”，也有一些陌生人。

对这对新婚夫妇来说，这是最特别的仪式。

“我们彼此心有灵犀。”阿信说，当他提出要把婚礼和公益结合起来时，文苑告诉他，自己也一直这样想。

他们的想法源于在贵州省大方县油杉小学一段绵延5年的感情。

2007年，大二“五一”长假，新闻学专业的阿信和朋友去贵州“走访”。他长期关注教育领域的新闻，而正好在那段时间，贵州出现了好几个“感动全国”的教育界人物，他想亲眼看看那些“新闻现场”。

在草坪乡和星宿乡同当地人聊天时，阿信得知，四里八乡最穷的地方是悬崖那边的油杉河村。

“没有别人的指引，我根本看不出那是一所学校。”阿信回忆，当时的油杉小学，连一根旗杆都没有，毫不起眼的3间平房是附近唯一一套砖瓦结构的房子，村民们住的还都是木屋。

即使是5月，山中下起雨来依然寒气逼人。学校里，乡村教师赵鹏听说来了广州的大学生，兴奋极了，围着火炉，嗑着瓜子，他向阿信介绍了油杉小学的情况：

一百来个学生，两名教师，每年只能收到三分之一的学费，数学成绩却在全乡数一数二。整座学校除了屋子和桌椅，什么都没有。墙壁突出的部分被涂黑，当黑板用，每学期都有孩子辍学。

“有的家庭连盐巴也吃不起，哪来的钱交学费。”赵鹏对阿信说。面对山村的贫穷，出生在广东湛江农村的阿信坦言自己并没有什么伤感怜悯，而是“直面它的存在”。但同时他也觉得，自己得做点什么。

这年暑假，阿信在校园网上招募了4名志愿者，来到油杉小学支教。同年10月，他创立了“向日葵天使”支教助学公益组织。又过了半年多，社团招新，阿信和文苑相遇并相爱了。

二

第一次支教的经历让文苑这个在城市里长大的独生女吃足了苦头。她第一次坐了20多个小时的硬座车；第一次和同学裹着潮湿发霉的棉被，挤在课桌拼成的“床”上。她一周只能洗一次澡，而这珍贵的“洗澡水”则让她和几个女孩身上长满了奇痒难忍的皮疹。

文苑并不认为这样的生活是吃苦。在她眼中，

www.zzahz.com

油杉河村的人们虽然贫穷，但他们的生活并不显得苦闷。外人来到村里，会受到热情的款待，说起未来，他们也总是非常乐观。

在她家访的过程中，一个三年级的小女孩不断地要求“老师抱抱”“老师和我说说话”。女孩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家中只有年近古稀的外公外婆。“童年缺失的爱是任何方式都无法再弥补的。”这是文苑最为揪心之处。

当她结束家访离开时，女孩在山上大声喊着：“老师，一定要回来啊！”

阿信对他的团队管理得非常严苛。从备课、上课到家访、交谈，每一个和孩子有关的环节阿信都要求志愿者们力求完美。他同时会注意到当地的“礼仪风俗”，在观念比较传统的老乡面前，志愿者“大大咧咧”的行为会被队长严肃批评。

“那里见证了我们的感情，也让我看到阿信最好的一面。”20岁的文苑对着大山暗自许下诺言，如果将来真的能嫁给他，一定要回到那里。

当时已经是阿信第三次去油杉河村。此后，他又回去过4次，有时哪怕只待一两天，只够教孩子们唱一首歌。

“那里不是农家乐，不是游乐场，也不是让你体验的地方。”阿信严肃地回忆着自己的支教经历。作为队长，遇到以美化简历或满足好奇心为目的的报名者，他总是直接刷掉。在他看来，“打游击”式的所谓支教，走了不知何时再来，是不负责任的行为，甚至会对孩子们的心灵造成伤害。

有段时间，阿信忙于支教工作，得不到家人的认可，也找不到体面的工作，他感到“迷茫，像所有年轻人一样”。然而，文苑始终和他站在一条战线，从未抱怨或要求过什么。

5年下来，阿信收到的学生来信足足攒满了一大箱。

“在那里我感觉到自己的存在，非常强烈。”阿信说，那种满足感是都市无法给予他的。

三

2012年11月2日，这对情侣登记结婚。一天晚上睡前聊天时，他们商量着，可以用红包购买冬季校服，作为新年礼物，让孩子们的小手不会被冻伤，也不用再背着煤去上学。

新婚第二天，阿信和文苑就回到了油杉河村。阿信想在那里拍摄结婚照，给孩子们发喜糖。站在山头的老树下，文苑穿着洁白的婚纱，她的心里感受到“意义非凡的热烈”。

这对新人并没有想到，在结束拍摄回到学校后，他们得到了“高规格”的迎接。学生家长们自发操办了婚庆的酒席。

女人钻进厨房，切菜炖鸡，男人端起白酒，点起鞭炮。教室里的课桌被临时“征用”，在场院里拼成4张大桌。全村来了100多人，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足足吃了4轮流水席。当雾气散去，夜晚来临，他们在山谷里燃放起烟花。所有人都仰头看着那穿透黑暗的光彩，一个孩子写纸条给阿信：“你们来了我很高兴，烟花真美。”

像所有传统婚礼上的新人一样，新婚夫妇穿着红衣服，挨桌敬酒。一位大叔把红包塞进阿信手里，阿信执意拒绝。看着大叔“黑着脸”走掉，阿信赶紧召集老乡“开会”，说12年是一个轮回，红包就包12块钱。有些家长来了并不吃饭，把红包放下就走。临走前，阿信和文苑总共收到3456元。

阿信把钱悄悄压在赵鹏老师的枕头下，带文苑返回广东。然而很快，他接到了赵老师满腔不乐意的电话，“我们之间已经不用谈钱，这是大家的心意，把你的银行账号发过来。”

阿信无法推辞了，但他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把乡亲们的红包用来给孩子们购买冬衣。

形容自己“特立独行、不善交际”的阿信觉得，自己“最大的本事就是做了这件事情”，而且会继续做下去。而在文苑看来，公益正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这个女孩觉得，跟着阿信去支教的经历让她懂得“所得一切都并非理所当然”，应该倍加珍惜。

在香港读研和实习时，文苑曾穿过国际名牌，却“并不向往”。她甚至没有把“甜蜜校服计划”告诉同事，因为“小小的虚荣心”已经在贵州大山里的那场婚宴上得到了满足。

在离开之前，文苑又一次站在了讲台上。这个还沉浸在新婚喜悦中的新娘子，把手语“我喜欢你”教给孩子们，她希望他们抱着“有爱”的心态，坚强勇敢地面对未来。

赵鹏老师的妻子张梅回忆起初次见到阿信的样子，“瘦瘦的，背着一个大包”。那时的她怎么也想不明白，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这个大学生来山沟里做什么。“走的时候他说他会回来，”张梅说，“我们谁都不相信。”

（**赵红星**摘自《时代邮刊》2013年第3期）

尊严

◉李承鹏

《左传》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齐国有个花花公子叫齐庄公。齐国有个大美女叫棠姜。有一天，齐庄公看到美得不可方物的棠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和她暗通款曲。可这件事被棠姜的老公崔杼察觉。一天他趁齐庄公与棠姜幽会时，安排武士们将其乱刀砍死。

崔杼是齐国重臣，他对前来记载的史官说：“你就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史官不听从他，在竹简上写：“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很生气，拔剑杀掉史官。史官死了，按照当时惯例由其弟继承职位。崔杼对新史官说：“你写齐庄公得疟疾死了。”新史官也不听从，在竹简上写：“崔杼弑其君光。”崔杼又拔剑杀了新史官。然后更小的弟弟写下同样的话，同样被杀。最后是最小的弟弟。崔杼问：“难道你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年轻的史官继续写下：“夏五月乙亥，崔杼弑其君光。”崔杼愤怒地把竹简扔到地上，过了很久，叹了口气，放掉史官。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我告诉了他这个故事。而我恰恰要强调的是这故事让我一开始很拒绝写作。它表明，写作纯属一件找死的事。像我这么庸俗的人当然不会干一件吃力还找死的事，加之家族中从文者的命运，文学出身的我曾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去玩一种毫无风险的游戏，并暗自庆幸。可渐渐地我发现另一种风险。规则明明规定一场比赛由两支球队进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一名球星告诉我：“那天我上场一看，快哭了，因为总有队友把球往自己家球门踢，场上就是三支队了。可是踢着踢着我又笑了，因为对方也有人把球往自家球门踢，这就是四支队了。直到散场时我终于确定，其实总共有五支队，因为，还有裁判……”

我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渐渐意识到那个叫“尊严”的东西是存在的。哪怕游戏也要有尊严，我不能无视两支队变成五支队，更不能接受自己的工作就是长期把五支队证明成两支队，并证明得文采飞扬。这个不断修改大脑数据库的过程让我痛苦不堪，越发失去智力的尊严。我从文学躲到游戏，在一间没有尊严的大屋子里，任何角落都显得猥琐。又去看开始的故事，才注意到它还有个结尾：那个史官保住性命，捡起竹简走了出来，遇上一位南史氏，就是南方记载历史的人。史官惊讶地问：“你怎么来啦？”南史氏说：“我听说你兄弟几个都被杀死，担心被篡史，所以拿着竹简赶来记录了。”我觉得这个结尾更震撼，前面的史官因坚持自己工作的尊严而死，南史氏则是典型的主动找死。这叫前仆后继。有种命运永远属于你，躲无可躲，不如捧着竹简迎上去。

当然我仍是一个庸俗不堪的人，骨子里畏惧节烈的东西，做不出南史氏手捧竹简沿着青石板路直迎上去那犹如彩虹挂天穹般的壮丽事业，只是低头琢磨寻常巷陌的一些故事、小小的常识。有些东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或假装丢失了……一直不能给这些事和常识找出一个统一的特征，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尊严。

在我看来，尊严首先是智力上的尊严。很长一段时间了，这个民族失去了智力上的尊严。赵高说：“这是一匹马。”人们点头说：“是啊，好快的一匹马。”然后就去修改脑子里的数据库，哦，马是长角的。后来又有人说，要大炼钢铁。于是家家砸烂家里的锅碗瓢盆，村村建起炼钢的高炉。大家假装看不见炼出来的一坨坨的东西一捏就是一个

坑。在我看来，那一坨坨的东西和那一匹马一样是不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只是大脑被强行修改后的产物。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钢铁产量超过了欧洲，农作物产量是全世界的四十倍，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等着我们去营救。那件事情有个结尾：人们并没有炼出钢，倒是饥肠辘辘地回家后发现不仅没食物，连做饭的锅都砸烂了。这是壮烈与幽默并存的景观，全民都在干一件愚蠢的事，并互相说服这是事实。

让饥饿的农民相信亩产两万斤，让产业工人相信柴火炼出的钢能造坦克，让医生相信是红宝书治愈了聋哑儿的疾病……故事没有结尾，这样让智力蒙羞的事情延伸到唱红歌能治愈不孕不育。

比起思维的结果，思维本身就是一种尊严。只是总有人放弃了这一过程，放弃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最快的动车可以被一记闪电击穿？为什么世界上最幸福的孩子们的校舍，倒塌之后竟没发现什么钢筋？

所以说尊严也是一种记忆。一个人患了失忆症并非坏事，可这要是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就不太妙。一个人的故事是文艺片，一群人的故事是纪录片，把纪录片拍成文艺片，也是不对的。

有一天我来到南方一座高架桥下，那座桥下死过很多无辜的人，可是我并没看见纪念碑，连根杆子都没立起来。那个曾经绽放过莲花的池塘，竟被坚固的水泥填平，倘若走过，它根本不会提醒你曾经发生的事。后来北方的一座高架桥侧滑了，又死了几个人。他们都叫临时工。这里的临时工是一块万能的橡皮擦。

我常听到两种好玩的说法：一、政府是爹妈，即使做错什么也是为了我们好；二、别总怪政府，对成绩不好的孩子，要是取得一点儿进步也该表扬。你看，一会儿把政府当爹妈，一会儿把政府当成孩子，可就是不把政府当成政府。还有一些人为官员加夜班吃了碗方便面而感动，为城管这次没打小贩而只是瞪眼而感动，为官车某次没横冲直闯而感动。我觉得这不合逻辑，也很没尊严。

和大部分人一样，我是一个爱国者，只有生活意见没有政治追求，可是我这样的表达方式常让人不舒服。这里讲个故事：1971年2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的议事厅展开一场辩论，有个叫科恩的调皮青年因为反对征兵，穿着印有脏话的夹克衫在洛杉矶法院的走廊里晃荡，因而被定罪。可最终他赢了官司。哈伦法官书写的法庭意见是："一个人的粗话，却有可能是另一个人的抒情诗。在这个拥有众多人口和高度分化的社会，这不失为一剂良药。时常充斥着刺耳杂音的社会氛围，并不意味着软弱，它恰恰是力量的体现。"

这是表达的尊严。

其实我最想说的是一些真正美好的东西。我真正认为，才华正是来自于尊严。那些年，中国人画的红太阳的数量直逼银河系恒星，却并没有出过一个莫奈。那么多叫向阳花的公社，种了好多的向日葵天天盯着，也没有诞生过一个凡·高。可是你看梅兰芳先生的《贵妃醉酒》，那大小云手，那眼波流动，四平调清美婉转："海岛冰轮初转腾，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皓月当空……好一似嫦娥下九重，清清冷落在广寒宫。"

我的祖国需要这样美好的东西，能创造出这些艺术作品的人，骨子里恰有尊严。

事，不是什么大事，道理，却不该被埋没。尊严如此奇怪，它并不值钱，却为我们所仅有。尊严本身不是作品，却能让你通体放光，两眼澄明，自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这些道理，全世界人民都知道。

（黑兜兜摘自新星出版社《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一书，邝 飚 图）

着衣吃饭

◉孙香我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引谚云："三代仕宦，学不得着衣吃饭。"学不得，乃学不会之意。此谚真非虚语。

听说一帮中国富人在巴黎喝酒，最高档的葡萄酒，一大杯一大杯地干杯，邻桌的法国人看了直摇头：中国人很有钱，但不懂怎么品酒。又听说，英国查尔斯王子的皮鞋也是顶级的名牌，但他一双皮鞋穿了四十年。他知道爱惜。

（圣水泉摘自《今晚报》2013年3月26日）

皮埃尔·德·费马

证明费马大定理

◉瘦　猪

皮埃尔·德·费马无疑是数学史上最令人着迷的家伙之一。他出生于17世纪法国一个商人家庭，仕途一帆风顺，以至于有资格在姓氏中使用“de”这个代表贵族身份的前缀。费马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数学上，却被《业余大数学家的数学》一书的作者排除在外，“他那么杰出，应该算专业数学家”。

古希腊数学家丢番图所著的《算术》跟随了费马一生，他在这本书上简单潦草地记下了48个评注。费马说过，他对每个评注都有一个证明，所以它们是定理，但他对此要么根本没有解释，要么仅仅给出一点点证明提示。

后人前赴后继去求证费马潦草笔记的正确性。例如：大于2的任意质数可以表示为4n+1或4n-1两种形式，其中n是某个整数。例如：第一类质数总是两个平方数之和，而第二类质数永远不能表示成这种形式。证明这种性质对每一个质数都成立非常困难，大数学家欧拉经过7年的努力，几乎是在费马去世整整一个世纪后才成功证明。

实际上，在后人证明这些评注之前，它们应该叫猜想而非定理。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费马猜想一个个被证明——除了“费马大定理”，因此它也常被叫做“费马最后定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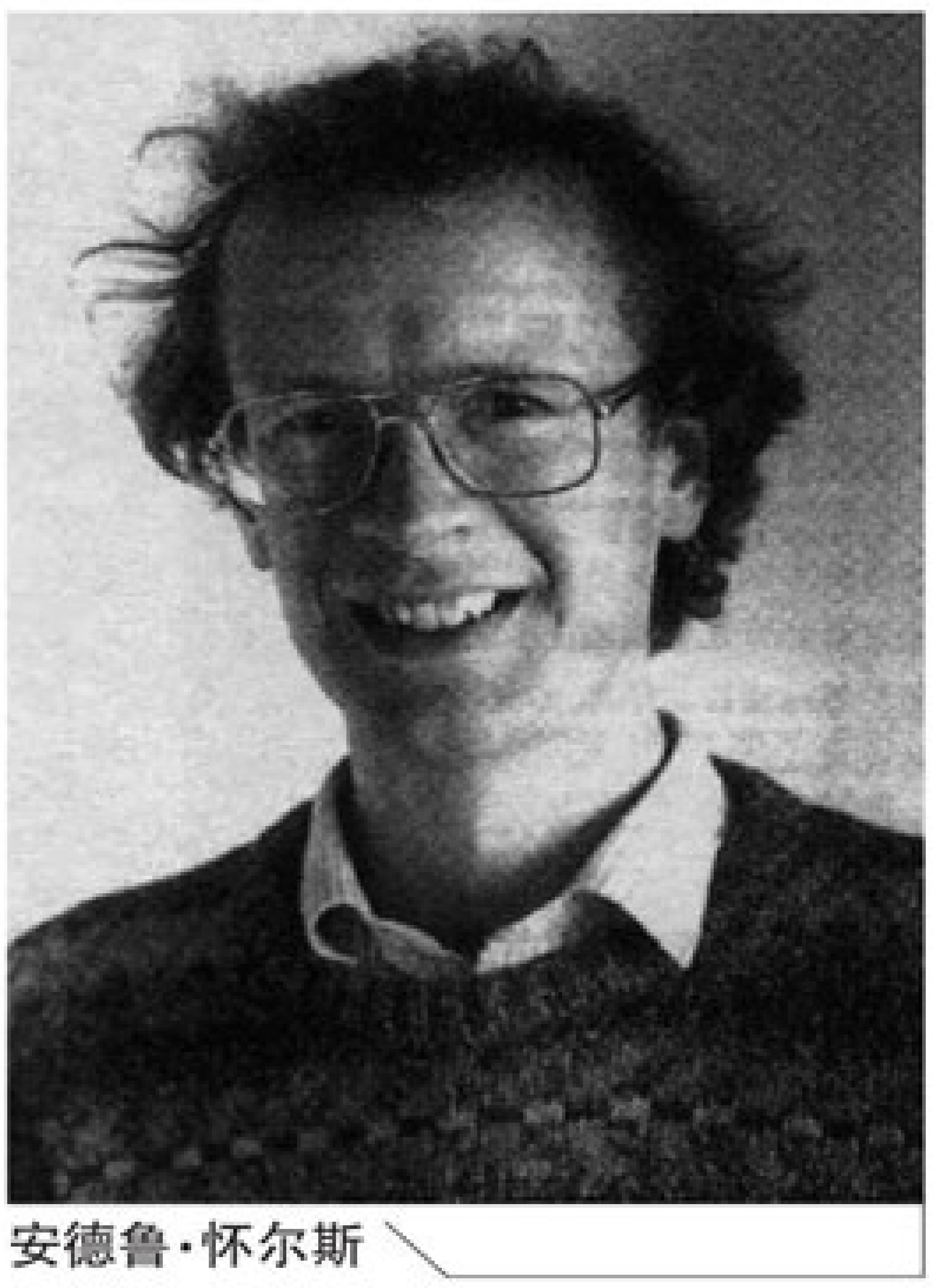
读《算术》第二卷时，费马观察着毕达哥拉斯定理——也叫勾股定理，它有几十种证明方法。如果将毕达哥拉斯方程$x^2+y^2=z^2$中x、y、z的2次幂升级到3次幂会怎样？他发现方程将没有整数解。他试着将其变为4次幂、5次幂……结果都没有整数解。在数的无限世界里，竟没有“费马三元组”的位置，这似乎是不可能的。费马在这个结论后面，写下了令一代又一代数学家为之苦恼的一段话：“我有一个对这个命题的十分美妙的证明，这里空白太小，写不下。”

这个问题困扰人类长达3个多世纪。费马十分满意自己对数学界的挑战。他并非与数学界毫无接触，事实上，他与他们通信，在信中他叙述自己的最新定理，却不提供证明。这种明显的挑衅叫他人无法忍受，有人叫他“那个该诅咒的法国佬”。费马仅有的一次与他人探讨数学的通信是同帕斯卡，他们探讨了概率论。当帕斯卡催促费马发表他的某个成果时，这个喜欢恶作剧的数学家说：“不管我的哪个工作被确定值得发表，我不想其中出现我的名字。”我们不能希求费马改变个性，只能埋怨当时的出版商为何不将书籍的页边弄得更大一些。

欧拉只证明了3次幂的形式。“数学家之王”高斯虽然没有研究过费马大定理，但当他得知女数学家热尔曼对证明费马大定理有突破性进展时，一反常态，显得惊喜万分。1825年，两位年纪相差一代的数学家在热尔曼的基础上同时独立证明了5次幂。14年后，法国人拉梅证明了7次幂。在热尔曼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后，法国科学院为费马大定理设立了专项奖励，但此后每一次有人声称成功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最终都被发现存在致命漏洞。

数学与物理、化学等学科不同，这些学科由假设开始，然后再在自然界或实验室进行进一步验证，而数学则一开始就要求唯真。或许，这也正是数学的迷人之处。

1908年的某一天，数学爱好者、德国人沃尔夫斯基凯尔因失恋决定自杀。自杀前他在图书馆看到了费马大定理并为之着



安德鲁·怀尔斯

爱情是个睁眼瞎

◎庞启帆 编译

最近，《华盛顿邮报》开辟了一个新栏目，叫做“爱情是个睁眼瞎”，说的都是一些与爱情有关的趣事、郁闷事。以下是部分作品：

那天我感冒了，头痛，鼻塞，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所以我想叫男朋友过来陪我。打他手机，他不接；MSN上呼他，不在线。我只好打他家的固定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妈妈。她一听我找她儿子，马上说道：“他刚失恋，正伤心呢！”我拿着电话好几分钟没回过神来。

——纽约市，安娜·尚茨

周六晚饭后，我的手机响了。我以为是我网上的男友打来的，所以拿起电话就说道：“嗨，宝贝！”但对方是他老婆。她答道：“我是珍妮，您是？”然后我们聊了半个小时。从与珍妮的聊天中我得知，我的网上男友已经58岁，已有两个孙子。而我今年17岁。

——丹佛市，伊莲·汤姆森

连续几个月，我丈夫每天不停地发短信问我在做什么。我问他为何这么关心我，他说多发些短信能增进我们的感情。后来我才发现，他只是为了确认是否能偷空去会情人。

——华盛顿市，塔米卡·罗斯

昨晚，我跟男朋友一起看《人鱼传说》。戏中有这样一幕：男主角跃入水中给了那条名叫雏尼的鲸鱼一个拥抱。我问男友：“如果那是你，你会怎么抱鲸鱼呢？”他转过身来，抱了我一下，说：“就像这样。”好吧，我承认，我是有些过于丰满。

——多佛市，辛西娅·德默迪

男朋友送了我一盆花。我把这盆花放在窗台，天天给它浇水。两周后我发现那是一盆假花。

——纽约市，唐娜·凯尔

那天早上，我对与我同住一屋的女孩说：“我知道你都干了什么，你最好别再干这样的事了。”她答道：“对不起，当时我和他都喝醉了。”我指的是她偷用我的牙膏，而她指的是和我男朋友鬼混。

——华盛顿市，罗琳·罗森格伦

那天晚上，我和男朋友一起在公司的食堂吃饭。他突然说：“来，尝尝我的。”说完就喂了我一口。我说：“还不错。”他说：“亲爱的，其实我只是想看看你的嘴巴有多大。”

——盐湖城，卡伦·雅各布森

（珠　容摘自《讽刺与幽默》，〔丹麦〕皮德斯特鲁普图）

迷，他活了下来。后来，他立下遗嘱，以2007年为限，奖励第一个证明费马大定理的人10万马克。全世界都为此疯狂，以至于负责管理这笔钱的哥廷根皇家科学协会不得不印刷大量的退稿卡片来应付来自各地的信件。

最终，358年之后，英国人安德鲁·怀尔斯于1995年证明了费马大定理，那时费马大定理已转换为证明谷山—志村猜想。毫不夸张地说，怀尔斯动用了人类发明数学以来几乎所有的知识，汇集了20世纪有关数论的所有突破性工作。他的证明写了满满200页，被分成6章，由6位世界顶级数学家独立审核。怀尔斯的证明即使浓缩到最短，也有100页之多，这与费马留在页边的那段话格格不入。包括很多著名数学家在内的人认为，一定有以17世纪数学知识为基础的简洁巧妙的证明费马大定理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费马大定理至今仍没有被完美证明。

（北　岸摘自《人物》2013年第3期）

◉余秋雨

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

1

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好的课程，也只能调课。校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身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最后说的话。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橘红糕。”说完，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咧嘴大笑起来，之后就再也不说话了。橘红糕是家乡的一种食物，妈妈儿时吃过。生命的终点和起点，在这一刻重合。

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妈妈在乡下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工作，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她总是带着我。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时，老师们发现我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了原因，因为我背着的草帽上写着4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至今我仍记得，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什么是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上扣了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我当成了谈心对象。我7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儿紧张，害怕因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我很快让他们宽了心，但他们都只是轻轻一笑，没有时间想原因。只有我知道，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2

医生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器官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之后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妻子说要与我商量，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们知道，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优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几年，哪里会在乎一两个星期？

一位与妈妈住在同一社区的退休教授很想邀我参加他们的一次考古发掘研讨会，3次上门未果，就异想天开地转邀我妈妈到场。妈妈真的就换衣梳发，准备出门，幸好被保姆阻止。妈妈去的理由是，人家满头白发来了3次，叫我做什么都应该答应。妈妈内心的体面，与单纯有关。

妈妈如果去开会了，会是什么情形？她是明白人，知道自己只是来替儿子还一个人情，只能微笑，不该说话，除了“谢谢”。研讨会总会出现不少满口空话的人，相比之下，这个沉默而微笑的老人并不丢人。在妈妈眼里，职位、专业、学历、名

www.zzdzz.com

选择题

◉程　玮

当第一阵来自南方的风吹过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启动抵抗花粉过敏的程序了。懒得去找医生开药方，直接去药店买抗过敏药。想到每年都吃同样的药，开口就让人家给我一个大号盒子，免得明年再麻烦。

卖药的女孩子告诉我，我想买的抗过敏药有两种大盒子，一种是50粒一盒，一种是100粒一盒。我狠狠地告诉她，100粒。她又补充说，50粒盒装的正在减价，10欧元一盒，而100粒盒装的是正常价格，30欧元一盒。算起来，买前一种盒装的，便宜了三分之一的价格。她让我考虑一下，到底买哪一种。

我看了这个看上去很聪明伶俐的女孩子一眼，忍不住暗笑，非此即彼，这个世界上恐怕只有德国人才会问出这样弱智的问题。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这很简单，我买两盒50粒装的。

女孩子显然没有想到，这个选择题还有第三种做法。她愣了一下，有点不好意思地笑起来，然后轻声细语地向我解释说，她不是不想卖给我，只是，眼下正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时节，想买这种药的人很多。为了减轻患者的负担，药店进行了优惠。50粒盒装的吃一个花季正好够了。与其让药在家里闲放一年，还不如到明年需要的时候再买……

慢慢地，我听出了她想表达的真实意思。其实她就是想说，这样的优惠，应该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我很惭愧地感谢她的提醒，重新回到她的选择题，做了选择。

走出药店的时候，我深深鄙视自己当时灵机一动的小聪明。自我第一，丝毫不为他人着想，这样的思维方式是多么根深蒂固！由此想起中国人在国外代人买奶粉，受到很多商场的抵制。我猜想，在有些地方，并不一定是奶粉供应不足。人们反感的是那种毫无顾忌搬空货架上的所有奶粉，丝毫不为他人着想的行事方式。有个年轻的母亲告诉我，去超市买奶粉的时候，如果货架上只剩两罐奶粉的话，她一定只拿一罐，留下一罐给别人。

为他人着想，是我们在幼儿园就开始学习的道理。我们是否真的学会了呢？

（**孤山夜雨**摘自《扬子晚报》2013年3月26日，**梁　亮**图）

气都可有可无，因此她穿行无羁。

3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谈不上什么医疗条件，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一个好人……

我和大弟弟都无数次命悬一线。由于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线，所以妈妈对后来各种人为的人生灾难都不屑一顾。

我知道，自己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母亲。我6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没有责怪，也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过那两座山岭回家。

我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后来我因历险4万公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与妈妈有关。妈妈，那4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的足迹。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手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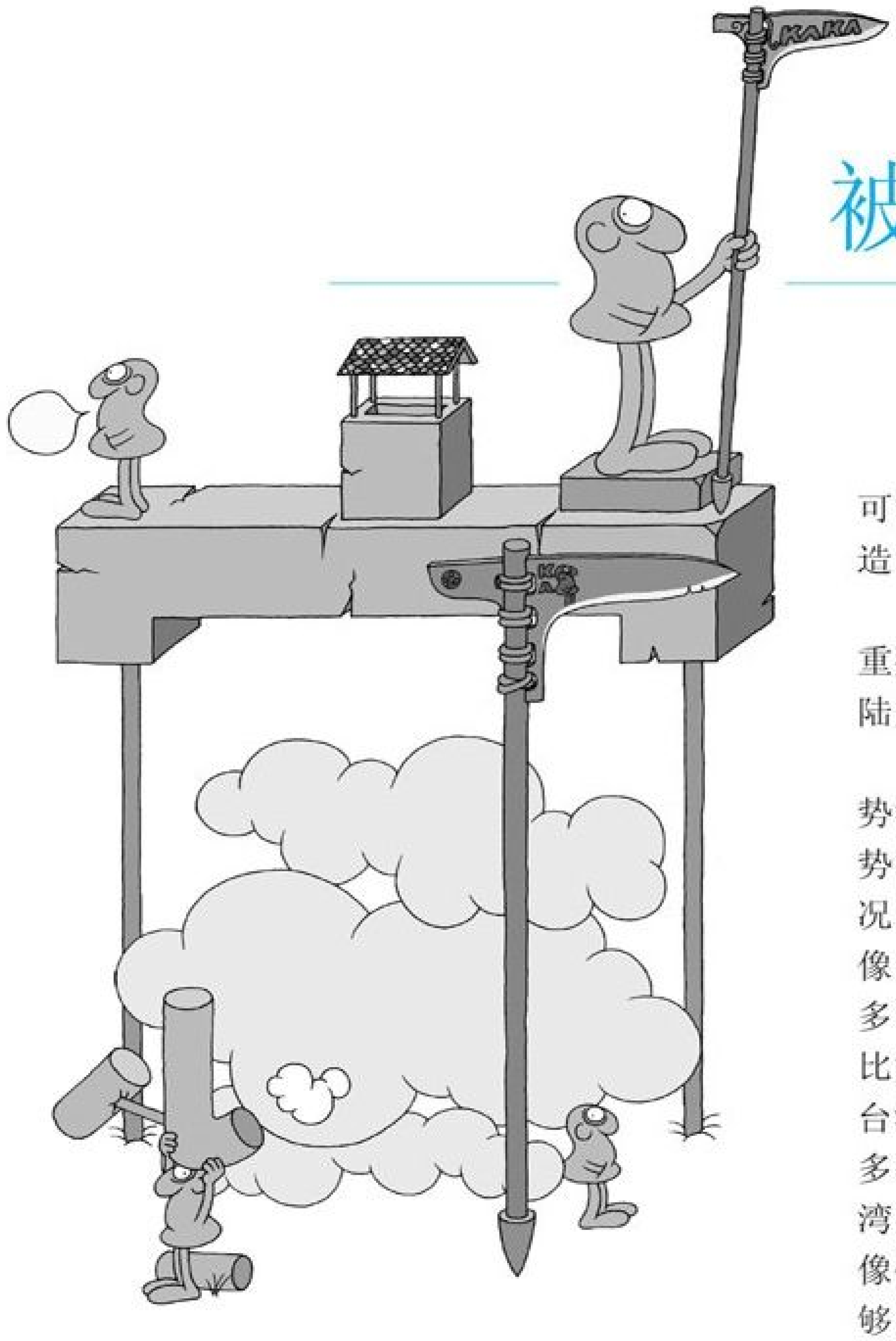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和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的有些故事，只有您和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

我和妻子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愿它能够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

（**激扬文字**摘自《讲刊》2013年第1期，**戴晓明**图）

被误解的台湾

◉梁文道



我在15岁之前，一直生活在台北市郊，学校附近也是农田。那时候，对台湾农村的印象也很好，民风很淳朴，保持着自己的做事规则和方法，每个村子都有祭祀的庙宇，大家聚在那里聊村里的事。但那时候的台湾农村还是有点脏。

以我的经验来看，现在的台湾农村比较像日本的农村，干干净净，道路很清洁，村民都变成小企业家，用企业精神来经营自己的田地，使用与高科技结合的精密耕作方式，市场经营也非常用心，这样的结果是农产品比较贵，但品质提高到一定程度，会让人觉得本地货就是好货。

我看到现在台北的一些超市就标明哪些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比美国进口货还贵。日本是这样，国产货一定是最好、最贵的。日本人爱用国货，觉得日本出产的是最好的。现在台湾也有这种趋势了，台湾人为自己的农产品骄傲，反而对美国来的牛肉可能更不放心，觉得会有疯牛病或者经过了基因改造。

台湾农村的改变是经历过很多阶段的，其中很重要的变化是在国民党迁台之后。他们吸取了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决心搞好农村。

最近十年，全世界由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趋势没有变，但是在很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这个趋势减缓了，甚至倒流了。台湾也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城市的生活压力很大，年轻人开始发现，很难像父辈一样在职场上一直往上走，机会不是那么多。他们开始思考，生活是不是有一种别的可能，比如去农村过一种很自在的生活，自耕自食。整个台湾价值越来越多元化，年轻人会去开咖啡店，很多公平贸易的产品出现。这就是郭台铭骂的——台湾的年轻人没出息。他没想到，下一辈的年轻人不像他那样想发大财了，而是觉得吃饱有个地方住就够了，对各种价值观开始有批判和反省，不轻易接受主流价值观。

相对客观地说，台湾没有大陆人说的那么好，也没有台湾人说的那么坏。这么说不是和稀泥。台湾还是有很多社会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的停滞，过去十多年虚耗在政治斗争上，台湾人的视野往内缩，开始丧失一种国际观，在文化上开始渲染小清新的风格。不是说小清新不好，而是过去台湾曾经出现过的很多厚重的东西，如今已经不是主流，慢慢被小清新取代，我觉得比较可惜。

大陆对台湾最大的误解是：这里真是传统中国。台湾的确保留着一些大陆已经失去的传统，的确有一些民国遗风，表现在语言或者是说话的方式上。实质上，台湾已经不是“传统中国”可以概括的了，尤其是之前所说的价值观的多元化、文化上的轻盈等，都是台湾人数十年努力的结果。我曾经目睹过戒严前的台湾，特别能够看到今昔的对比。

www.zzdhz.com

忙碌是最好的

◉〔日〕斋藤一人
◎龙蔚婷　译

击垮一家企业的，是3种浪费——仓库里多余的存货、不工作的员工以及面积过大的工作场所。

先说第一种浪费。顾客是不会从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购买商品的，他们喜欢在忙碌的、人多的地方购物。如果将商品闲置在仓库里，久而久之商品就会产生一种闲置的气息。

第二种浪费也很好理解。本来可以10个人完成的工作，企业却为了一点点利益而多请了一个人，这多余的一个人就会发出"空闲波长"。而且，更糟的是，商品只是默默地发出这种消极的"波长"，但空闲的人会一直跟旁边正在努力工作的人说话。这样一来，整体的工作效率就降低了。

10个人可以完成的工作，由11个人来做并不能提高效率。反之，10个人的工作由9个人来完成，效率却能够得到提高。

第三是场地。去各个地方的分店时，我们发现有的店铺很冷清，因为空间太大了，过大的空间会给人空闲的感觉。

比如一家拉面店，只设有10人座的吧台，不排队的话就无法吃到面。也许这家店的拉面真的很好吃，但是大家之所以蜂拥而至，是因为这家店排起了长龙。如果扩充了店面，那原本需要排队的顾客虽然都可以找到位子，但无法感受到那种不排队就吃不到拉面的魅力了，甚至还会觉得这是一家没有人气的店。这样一来，顾客会渐渐减少，最终这家店的生意也就冷清了下来。

只要是向人们出售商品的地方就应该忙碌些。商品一旦畅销就会不停地生产，以这种忙碌的状态来经营生意是非常重要的。

即便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也不要扩大工作空间。本来只有10个人的座位，因为外面的人在排队，就扩建成坐得下11个人的店面，然后再扩充成能容纳12个人的店面，之后是13个人……这样会浪费装修费，而且空余的地方会给人一种闲置的气息，顾客也就不会光顾了。

是维持现状，让店铺继续拥挤下去，还是花大笔的装修费却无法吸引顾客呢？

不必多想，因为一开始就有了答案：忙碌是最好的。

（**梅雨季**摘自东方出版社《破界》一书）

这个台湾不是我小时候所知的台湾。

现在很多人到台湾，就觉得台湾人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充满善意，我可以老实告诉大家，我小时候见到的台湾人非常粗野，暴力，比较像《艋舺》那部电影里演的那样。周末回家的路上必然堵车，一到十字路口，四个口的车堵死在那里，谁都不让谁，然后就有人下车吵架，吵着吵着就打起来。很多人嚼槟榔，满街乱吐，地上肮脏得不行。那时候，台湾还有加工业，环境污染跟现在的大陆差不多，我家附近有条小河，下午5点颜色就准时变红，因为上游排污了。这种情况在如今的台湾是看不到了。解严后，虽然政治斗争激烈，但是社会风气变好了。我认为是整个公民社会发达了，社会成员开始把自己当成社会的主人，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两岸的开放往来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比较单向，台湾人来大陆的比较多，在大陆看到的台商，一副暴发户嘴脸，炒房地产，剥削工人。过去的交往都让对方看到自己最坏的方面。现在，有更多的大陆人去台湾，他们会想，为什么大家都是中国人，隔了一个海峡就不太一样了呢？有了这样的相互了解之后，对大陆本身起码也多了一个参考：原来有很多种做中国人的方式，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社会、政治运作的方法。

当然，两岸之间还是有不同的文化情绪。大陆是特别火热，文化上比较急躁，很渴望成名，做大事，不断宣扬自己的大、威风、厉害。一般老百姓最喜欢说，自己的亲戚是谁，认识谁，开出租车的司机都要说自己中南海有人。台湾比较温婉、阴柔，喜欢躲藏起来，含蓄地说话，台湾人的友善背后是有很多计较的心机在里面的。大陆人会认为他们格局小，但是这种格局小也不失他们的美妙，比较温和，脚踏实地。

（**江有汜**摘自《领导文萃》2013年第4期，**刘宏**图）

人傻，钱多

◉芮成钢

就在近两年，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热情空前高涨。原因很多：流动性过剩、人民币升值，境外采购变得相当划算；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等说法，也令中国人的国际地位在西方媒体及民众意识中大为提升，国“财大”则民“气粗”。于是路易·威登、香奈儿、爱马仕、卡地亚……种种过去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物件，飞入寻常百姓家。奢侈品仿佛正在向着“必需品”的角色转化，装点着中国人最看重的“面子”。

此举在欧洲受到热烈欢迎。欧盟贸易委员德·古赫特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在欧洲的很多奢侈品店，都能看到中国人的身影。这对欧洲经济有利，我们何乐而不为？”然而作为众多奢侈品的发源地，欧洲人如何看待奢侈品呢？德·古赫特说：“这是一个小众的市场，只有少数人买得起。”

欧洲的小众趣味到了中国，竟成了大众流行，比这更有意思的是，“名牌纸袋”也随着奢侈品的行情一路看涨。买不起名牌包？没问题。拎一个印有名牌LOGO的纸袋一样能招来路人的羡慕嫉妒恨，以为你刚从某名牌店扫货归来。因此正版的名牌纸袋售价近百元也依然大行其道，哪怕其实际成本可能不足1元。“A货”名牌纸袋更是供不应求，看上去和正版纸袋没有任何区别，售价却只有几元到十几元不等。

曾有一些向往奢侈品的人和我探讨“有钱人”的生活，我的回答让他们有些失望。已故台湾首富王永庆的女儿王雪红和她的先生陈文琦，是我认识多年的一对夫妇。2011年，由她执掌的宏达电（HTC）市值一度高达319亿美元，使她成为新一代所谓“台湾首富”。然而过去10年，每年冬天我看到陈文琦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磨破了也不愿意换；开的是同一辆汽车，因为“还没坏”。在王雪红身上，很少看到名牌，但是衣服都很得体，有自己的风格。我没见过她拎爱马仕包，也没见过她戴镶钻手表，更没见过什么“私人飞机”、名车接送，非常低调、普通。

很多时候，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西方式的有钱人的生活”，只是他们自己的想象，再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有些中国富人装修自己的别墅，拱门穹顶罗马柱，恨不得把古希腊神话从头到尾演一遍，殊不知真正有品位的设计师们，都将形如“达·芬奇”风格的“欧式古典家具”称为“大金牙”，我认为这个比喻极为贴切。

比尔·盖茨，乔布斯，小布什，陆克文……我所接触过的国际政治商业领袖，没有一个人的家里是这种雕梁画栋的风格，也没有一个人表现出对奢侈品怀有浓厚兴趣。当我提到那些中国人如数家珍的品牌时，他们的脸上都是一副不知所云的茫然表情，根本分不清谁是谁。他们选择的手表，卡西欧多过百达翡丽，Swatch多过江诗丹顿。

有意思的是，当你看到Swatch集团旗下的子公司名号——宝玑、宝珀、欧米茄、蒂芙尼、天梭、浪琴、雷达、雪铁纳，等等——方会恍然大悟，这些时尚杂志上光彩夺目的品牌，搞了半天全是一家。

十几年前我去瑞士，

看上去很美

◉骁 飞

经济学家做了这样一个实验：在一家超市里摆放了几十套价廉物美的餐具，每套餐具包括：8个菜碟、8个汤碗和8个点心碟，共24件，每件都完好无损。在另一家超市也摆放了几十套餐具，每套40件，其中24件和刚刚提到的完全相同，而且完好无损。另外这套餐具中还有8个杯子和8个茶托，其中2个杯子和7个茶托都已经破损了。

实验结果表明，放在第一家超市里的餐具销售情况很好，一周内全部卖出，每套售价是33美元；而放在第二家超市里的销售情况很不理想，一周只卖出3套，尽管每套只按处理价24美元销售。虽然第二套餐具比第一套多出了6个好的杯子和1个好的茶托，而且支付的钱也更少，但人们仍表现得冷淡。

这个实验表明，人们在做决策时，并不会计算一个物品的真正价值，而是用某种比较容易评价的线索来判断。在上述实验中，两套餐具中的物件数量多少，如果不互相比较是很难引起注意的，但是整套餐具到底完好无缺还是已经破损很容易判断。此时，人们要求被选择对象的“完整性”成为主导心理需求，尽管这实际上并不划算。

人们的这种缺乏理性的决策，常常被商家利用，他们会通过让商品“看上去很美”来达到利润最大化。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某些化妆品的瓶子很大，但瓶底很厚。一个更“巧妙”的做法是，某超市发现一批茶杯在搬运过程中有些杯盖损坏了，经理就叫员工把所有的杯盖拿下，只将杯子摆在货架上，后来这些茶杯的销路很好，而且是按原价出售的。原因很简单，顾客误以为这些杯子本来就没有盖子，因此这些曾经“破损”过的杯子现在在顾客眼中仍旧是“完好”的。

世界上的“骗术”其实都不高明，只是人们太喜欢“看上去很美”的东西罢了，所以很容易就落入了装饰完美的表面“陷阱”里。

（**周继红**摘自《今晚报》2013年3月22日）

听说那里的钟表业本已经相当惨淡，没想到后来中国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现在的苏黎世，每家名表店里都有一名会说中国话的雇员，专为中国客人提供服务。欧洲人通常不戴“瑞士名表”，偶尔遇见那么一两个对名表有着浓厚兴趣的欧美男士，我会问他们是否在香港工作过，结果十有八九都是。可见香港的炫富文化影响的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如今大陆又早已超过香港，徒弟盖过了师父）。而瑞士钟表业以及整个欧洲奢侈品行业的起死回生，都是托了这种文化的福。

更可悲的是，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的奢侈品，但几乎没有一件奢侈品是根据中国人的身材比例、肤色面孔设计的，所以对中国人并不适用。比如万千年轻女性心仪的爱马仕Birkin包，在国外主要是中老年妇女专用。

除了能让他们赚钱，中国买主也并没有给奢侈品店留下什么好印象。我问过一个国外奢侈品店的雇员，她说很多中国阔太太到店里选购丝巾都是“自己动手”，把抽屉里叠得规规整整的昂贵丝巾抽出来拎在手上，比画完了就随便丢回去。还有人与店员发生争执，大吵大闹：“你们整个店我都买得起！整条街我都买得起！”

美国《新闻周刊》有文章暗示过，如今全球旅游消费都在依靠中国人拉动。但是如果中国人一边拉动别家的GDP，一边丢自己的人，里外一算，有点儿得不偿失。眼下正有越来越多的奢侈品品牌落户中国这片广大的市场，难道咱们真成了传说中的“人傻，钱多”？

（**赵自力**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虚实之间》一书，**喻 梁**图）

跨国姻缘

◉秦嗣林

在十五六年前，林森北路和中山北路一带（俗称六条通）是日本人来台必游之地，不论是洽谈公事还是观光，日客络绎不绝。也因此，附近的艺廊、酒吧应运而生，更吸引了许多外地的上班女郎前来淘金。她们大多省吃俭用，一旦存到一笔小钱便会买金饰保值，有急用时再到我的店里典当。现在回想起来，我的当铺几乎是扮演了ATM的角色。

其中有一位从宜兰来的名叫“阿霞”的女孩子，年纪约三十岁，工作经验丰富，时常到店里周转，打过几次照面后，大家便成了朋友。有一天她突然问我：“老板，你认不认识会写日文信的？”我回她：“林森北路上有很多帮人写日文信的翻译社，找他们就好了。”但她面有难色地说：“这些人的收费太高，一封信要好几百元，而且有些事情我不好意思让不熟的人知道。”于是我又回：“好，我这几天帮你问问。”

其实当时我脑海里早已经浮现出一位合适的人选：詹先生。他专司日剧的中文字幕翻译，平时爱打柏青哥（一种弹珠游戏机，玩家可以获得奖品），常常到我店里换些小钱。只是因为还没有请教过他，所以不敢贸然先答应什么。终于有一天詹先生又上门，我便跟他提了阿霞的要求，问他可否帮忙，他爽快地答应了。于是我帮他们牵线，两人开始密切地联系。

后来詹先生不时会到我店里走走，除了当东西，也不忘向我报告阿霞的近况。他说：“老板，你知道阿霞要我写什么信吗？她爱上了一个日本年轻人，成天要我帮她写情书。我看，她八成脑袋坏了！”我回他：“在这一带女孩子写信给日本人很正常啊，干吗说她脑袋有问题？”只见詹先生摇了摇头说：“唉，秦老板，你就有所不知了。通常台湾的女孩子写信给有过一段露水姻缘的日本观光客，十个里有八个都是贪图对方钱财的。但没想到阿霞不但没这么做，还反过来寄钱给那个小日本。我劝过她好几次，这个日本人一定是骗子，但是她屡劝不听啊！”

因为听到这些话，后来再遇到阿霞时，我便特意问她是否被骗了，她回答我：“你是不是听詹先生乱讲什么了？”我说：“詹先生也是好意，说真的，你自己生活已经不容易，怎么还寄钱过去呢？”阿霞听了，解释道：“老板，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这个男孩子上次跟公司的社长一起来台湾出差，他除了白天工作，晚上还在念书，十分上进。有时他的生活费不够用，我想我的收入比较多，帮他一点忙也是应该的。事情才不像詹先生说得那么糟糕呢！”我心想装穷骗钱是江湖骗子常用的伎俩，但是看到阿霞如此笃定，我只能告诉她：“如果你都想清楚了，我就放心了，但是社会上坏人不少，你一个单身女孩子别被人占了便宜，万事还是

小心为上。”

之后，他们两人依旧持续通信一年多。有一回，这位日本年轻人又跟着老板来台湾出差，于是阿霞喜滋滋地与他度过了几天甜蜜的日子。结果男主角回国没多久，阿霞发现自己竟怀孕了。以她的工作收入，要养孩子并不容易，但她依旧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眼看着肚子愈来愈大，詹先生要我帮忙劝劝阿霞。但是这毕竟是别人的家务事，我只能以朋友的立场提出建议，无法强迫她选择。

几个月后，孩子出生了，日子倒也安安稳稳，没有什么大波澜，因此我也没再去特别注意这件事。但是，孩子在两岁时突然生了一场大病，需要动手术治疗。许久没上门典当物品的阿霞连夜带着所有的首饰来找我，希望能凑足孩子的医药费。她的眼中全是焦急，但是整包首饰只值两三万，离手术费用还有相当的差距。想起她孤身一人抚养孩子，我实在不忍心，于是勉强算了五万元，詹先生也借了些钱给她，阿霞东凑西凑，总算帮孩子渡过了难关。

动完手术之后，阿霞却没再现身。一问詹先生，才知道阿霞带着孩子去日本找她的男朋友了。想起以前听过的异国爱情故事，这类万里寻夫的痴心女子最后往往都以失望收场，更何况像孩子开刀这么大的事，男方都没有想办法前来探望，因此我们一致认为，这些年来，阿霞真的被骗了。又过了一阵子，詹先生也从我的生活圈消失，我便渐渐忘了这段跨国恋曲。

若干年后，我突然接到一通电话，只是对方讲话速度快得我完全听不懂，连是男是女都听不清楚，因此我只当他打错了电话，没去多想。隔天电话又响了，这回对方自称阿霞，刚从日本回国，邀请我到国宾饭店餐叙。我一时想不起来阿霞是谁，而且我在日本也没有朋友，心想要不是打错电话，就是个骗子。但是对方既然说要请我吃饭，劈头说她是骗子可不礼貌，于是我借口公务繁忙，婉拒了她的邀约。

到了当天下午，一个中年妇女笑眯眯地走进店里，容貌十分眼熟，看了几秒，我失声喊出：“你是阿霞！”几年没见，她的五官依旧，更多了几分幸福的气息。

我们到对街的咖啡店叙旧，她说去了日本之后，跟当年交往的男主角结婚了，婚后又生了一个儿子，生活稳定而美满。她感激地说：“老板，当年要不是你大力帮忙，我的孩子可能过不了手术那一关，不知道我当的首饰还在不在？我也该赎回来了。”我笑说：“早就卖了。当时你女儿刚动完手术，我想你短时间内应该没有闲钱可以赎回，而且后来你又消失了，于是我算一算时间，便全部卖掉了。”她听了急忙说：“哎呀！你一定赔了不少钱，我该把钱补给你。”说完连忙要掏钞票，我摇手说：“不用了，不用了，钱不重要，生活过得去比较要紧。”她连声称谢，接着叹口气说：“可惜找不到詹先生，不然我真该好好谢谢他。”我说：“要不是他帮你写信，你说不定没机会跟现在的先生结婚。既然现在修成正果，是好事一桩，我就帮你去问问詹先生的下落。”

我请警察局的朋友帮忙查了查詹先生的行踪，原来他隐居到林口去了。于是我们三人便约了时间见面吃饭，讲起往事，大家又是欢喜，又是感慨。

阿霞说：“当年遇到我丈夫的时候，他还只是公司社长身边的小跟班。我的姐妹跟同事都劝我应该好好把握事业有成的社长，谁知道我看上的是毛头小子，还寄钱供他生活。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所以我才不敢请职业的翻译社帮忙写信，否则会有更多人当我是神经病！”詹先生笑着说：“其实我帮你写信写久了，忍不住犯职业病，有些你要我写的内容，我也不一定照写，反而把日剧的对白套进去；而你先生的来信，有时我并没有一字不漏地翻译，尽量挑好消息告诉你。所以，你们能结婚，我这个军师的功劳不小啊！”

后来，阿霞还特地带了儿子女儿一起来找我叙旧。看到她沉浸在天伦之乐中的欢喜模样，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位爱情至上的女孩子的确是找到了一个好归宿。对照当年在林森北路上班的小姐，若是遇上多金的观光客，常常伙同代笔的职业写手，运用柔情攻势设法从对方身上捞一票，与阿霞相信爱情的赤子之心恰恰相反。

虽然世间有时很险恶，但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心存善念的好人，而在阿霞的身上，恰巧就应验了“好心会有好报”的俗语，让聚散无常的世间又多了一段佳话。一个恶人真要骗你，实在也防不胜防，但唯有心存正念，才可以保身，也才能结出好的果。

（**赵世英**摘自长江文艺出版社《29张当票：典当不到的人生启发》一书，**刘程民**图）

聪明糊涂心

◉何飞鹏

人与人之间，随时都在互换聪明与糊涂的角色，而形成4种不同的有趣情境。

1.聪明人遇到糊涂人：聪明人会占尽上风，得到各种不同的好处，聪明人自己也满心欢喜，为自己所获得的丰富成果志得意满，甚至还要取笑对手的糊涂。

2.糊涂人遇到聪明人：糊涂人会掉进聪明人的陷阱，吃亏上当。但事后糊涂人也会恍然大悟，对自己的愚痴后悔不已，从此以后把这个愚弄自己的聪明人列为拒绝往来对象。

3.糊涂人遇到糊涂人：因为双方都不精明，也较少计较，大家相处和谐，一团和气。

4.聪明人遇到聪明人：双方棋逢对手，都使出浑身解数，互相算计，针锋相对，尔虞我诈，但往往谁也讨不到便宜，都白费了一番心机。

这4种状况，我都遇到过，每一种状况我都体会深刻。

第一种状况，演聪明人的我会占到一次便宜，得到一桩好生意，但会永远丢掉一个朋友、客户，也断绝了双方的关系，我被对方拒绝往来。第二种状况，演糊涂人的我，会有一些损失，但我会看透一个人，也会学得更聪明，然后拒绝再与对方往来。这两种状况，都是弱肉强食，以关系断裂结束。第三种状况是最美好的，大家礼尚往来，有时候我多付出，对方心领神会，有时候对方回报，我也感激在心，双方有来有往，都变成知书达理的君子，这是我最期待的关系。第四种状况最紧张、最耗心力，最终也最无益、最无趣，因为双方都得不到好处，但都互相看清对方的丑陋嘴脸，两人都变成粗鄙的小人，这也是我最痛恨的关系。

因为我期待礼尚往来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需要两个糊涂人，如果我先发觉对方是糊涂人，我会表现得更糊涂，以回报对方。如果我不知道对方的态度，我则会表现出适当的糊涂，传达友善的信息，舒缓对方的紧张，看看会不会得到美好的响应。

因为我不喜欢徒劳无功的紧张关系，因此绝不率先启动过度精明的算计，免得激发对方露出丑陋的心思。

只有在对方心思复杂、步步紧逼时，我才不得不启动精明的防御。

我也不喜欢关系断裂，所以我也避免成为过度聪明的人和过度糊涂的人。

虽然人与人相处，难免有得有失，但得失之间，只要不是太过，只要不变成全输或全赢，有人些微得利，有人些微损失，这都是人与人相处的常态，双方也不会因此拒绝往来，势如水火。

这种有输赢又不断裂关系的状况，双方都需要在聪明中有糊涂，在算计中有退让，不把力使尽，不把利占绝，这需要双方都有一颗聪明糊涂心。

50岁之前，我追逐聪明；50岁之后，我尝试学习糊涂。

人生机关算尽后，我开始讨厌自己，讨厌没有人味的自己，讨厌匆忙的自己，讨厌为物所役的自己，回到我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做一个自己不讨厌的人吧！聪明糊涂心，或许是一个可能的选择。

（**韩文增**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3年第10期，**夏大川**图）

平铺而无力的社会

◉钱　穆

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都可以入仕途。

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这件事在近代中国，曾有两个人讲到过。一个是顾亭林。他是明末清初人，他想革命排满，但他深感社会没有力量，无可凭借。他曾跑到山西，看见一个裴村，全村都是姓裴的，他们祖先在唐代是大门第，做过好几任宰相，直到明末，还是几百几千家聚族而居。他看见这样的村庄，遂认为社会要封建才能有力量。外面敌人来了，纵使中央政府垮台，社会还可以到处起来反抗。但他所讲的封建，却并不是要特权，只是要分权。中央把权分给地方，中央垮了，地方还可有办法。这是顾亭林的苦心。

再一位是孙中山先生。他要革命，他跑到外国，只联合一些知识分子，这是不够力量的。他看见中国社会有许多帮会和秘密结社，他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力量，可以利用。这种帮会组织，自然不能说它是封建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当知只要有组织，便可有力量。我们看西方，一个大工厂，几千几万人，有的政党便尽量挑拨利用，闹起事来，一罢工就可产生大影响。因为是一个组织，所以是一个力量了。中国近代社会却找不出这些力量来。人都是平铺的，散漫的，于是我们就只能利用学生罢课，上街游行，随便一集合，几百几千人，这也就算是力量了。

西方由封建主义的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不过是由大地主变成大厂家，对于群众，还是能一把抓。在此一把抓之下，却形成了力量。中国传统政治，向来就注意节制资本，封建势力打倒了，没有资本集中，于是社会成为一种平铺的社会。若要讲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若要讲自由，中国人也最自由。孙中山先生看此情形再透彻不过了。然而正因为太过平等自由了，就不能有力量。

平等之后还有一个关键，就是该谁来管政治呢？政府终是高高在上的。社会平等，什么人该爬上来当官掌权呢？中国传统政治，规定只许读书人可以出来问政，读书人经过考试合格就可做官。读书人大都来自农村，他纵做了官，他的儿孙未必仍做官，于是别的家庭又起来了，穷苦发奋的人又出了头，这办法是好的。不过积久了，读书人愈来愈多，做官的人也愈来愈多，因为政权是开放的，社会上的聪明才智之士都想走做官这条路，工商业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会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让你做官，实际纵使封建贵族，也没有所谓官。于是社会上的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待他们自己有了力量，才结合着争政权。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会。

中国很早就奖励读书人，所谓学而优则仕，聪明人都读书，读了书就想做官去，所以中国政治表现出一种臃肿的毛病。好像一个人身上无用的脂肪太多了，变肥胖了，这不是件好事。但这现象，直到今天，还是扭转不过来。

（**朱文礼**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邝　飚**图）

斜视

◉毕淑敏

没考上大学，我上了一所自费的医科学校。开学不久，我就厌倦了。我是因为喜欢白色才学医的，但医学知识十分枯燥。拿了父母的血汗钱来读书，心里总有沉重的负疚感，加上走读路途遥远，我每天萎靡不振的。

“今天我们来讲眼睛……”新来的教授在讲台上说。

这很像是文学讲座的开头。但身穿雪白工作服的教授随即拿出一只茶杯大的牛眼睛，解剖给我们看，他郑重地说：“这是我托人一大早从南郊买到的。你们将来做医生，一要有人道之心，二不可纸上谈兵。”他随手尽情展示那个血淋淋的球体，好像那是个成熟的红苹果。

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医院里著名的医生。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当教授演示到我跟前时，我故意眯起眼睛。我没法容忍心灵的窗口被糟蹋成这副模样。从栅栏似的睫毛缝里，我看到教授质地优良的西服袖口沾了一滴牛血，他的头发像南海观音的拂尘一般雪白。

下了课，我急急忙忙往家赶。换车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丛飘拂的白发。是眼科教授！我本该马上过去打招呼的，但我是个内心孤独羞涩的女孩。我想只上过一次课的教授不一定认识我，还是回避一下吧。

没想到教授乘车的路线和我一样，只是他家距离公共汽车站很远，要绕过我家住的机关大院。

教授离开了讲台，就是一个平凡的老头。他疲惫地倚着椅子扶手，再没有课堂上的潇洒。我心想他干脆变得更老些，就会有人给他让座了。又恨自己不是膀大腰圆，没法给老师抢个座。

终于有一天，我在下车的时候对教授说：“您从我们院子走吧，要近不少路呢。”

教授果然不认识我，说：“哦，你是我的病人吗?”

我说：“您刚给我们讲过课。”

教授抱歉地笑笑：“学生和病人太多了，记不清了。”

“那个院子有人看门，让随便走吗？倒真是可以节约不少时间呢。”教授看着大门，思忖着说。

“卖鸡蛋的、收缝纫机的小贩都通行无阻。您跟着我走吧。我们院里还有一座绿色的花园。”我对教授说。

“绿色对眼睛最好了。”教授说着跟我走进大

院。

一个织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门。我和教授谈论着花草经过她身边，我突然像被黄蜂蜇了一下——那个老女人乜斜着眼在剜我们。

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就是她最大的乐趣。

从此，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

一天，妈妈对我说："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子成双成对地出入？"

我说："他是教授！出了我们大院的后门就是他的家。那是顺路。"

妈妈说："听说你们在花园谈到很晚？"

"我们看一会儿绿色。最多就是一套眼睛保健操的工夫……"我气愤地分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授。

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妈妈相信你，可别人有闲话。"我大叫："什么别人！不就是那个斜眼的老女人嘛！我但愿她的眼睛瞎掉！"

不管怎么说，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同行。怎么对教授讲呢？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那个老女人，眼斜心不正，简直是个克格勃！"我义愤填膺。

教授注视着我，遗憾地说："我怎么早没有注意到有这样一双眼睛？"他忧郁地不再说什么。

下课以后，我撒腿就跑，竭力避开教授。不巧，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像拦洪坝，把大家蓄到一处。走到大院门口，教授赶到我面前，说："我今天还要从这里走。"

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可我有什么权利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您要走就走吧。"我只有加快脚步，与教授分开走。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毛线球，阴险地注视着我们。

"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作为学生，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同教授走进大院。我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乜斜着我们。斜眼一定是种烈性传染病。

"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教授很执著地要求。

我吓了一跳，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

"算了！算了！您老人家别生气，今后不理她就是了！"我忙着劝阻。

"这种事，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去了呢？"教授坚定不移。

我无计可施。我为什么要为了这个斜眼的女人得罪我的教授？况且我从心里讨厌这种人。我伸长手指着说："就是那个缠黑线团的女人。"

教授点点头，大踏步地走过去。"请问，是您经常看到我和我的学生经过这里吗？"教授很客气地发问，眼睛却激光般锐利地扫描着老女人的脸。

在老女人的生涯里，大概很少有人光明正大地来叫阵。她乜斜的眼光抖动着："其实我……我……也没说什么……"

教授又跨前一步，几乎凑近老女人的鼻梁。女人手中的毛线球滚落到地上。

文质彬彬的教授难道要武斗吗？我急得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听见教授一字一顿地说："你有病。"

在北京话里，"有病"是个专用词语，特指有精神病。

"你才有病呢！"那老女人突然猖狂起来。饶舌人被抓住的伎俩就是先装死，后反扑。

"是啊，我是有病，心脏和关节都不好。"教授完全听不出人家的恶毒，温和地说，"不过我的病正在治疗，你有病自己却不知道。你的眼睛染有很严重的疾患，不抓紧治疗，不但斜视越来越严重，而且会失明。"

"啊！"老女人哭丧着脸，有病的斜眼珠快掉到眼眶外面了。

"你可不能红嘴白牙地咒人！"老女人还半信半疑。

教授拿出烫金的证件，说："我每周一在眼科医院出专家门诊。你可以来找我，我再给你做详细的检查治疗。"

我比老女人更吃惊地望着教授。还是老女人见多识广，她忙不迭地对教授说："谢谢！谢谢！"

"谢我的学生吧，是她最先发现你的眼睛有病。她以后会成为一个好医生的。"教授平静地说。他的白发在微风中拂尘般飘荡。

从乜斜的眼珠笔直地掉下一滴泪。

（**阿　娟**摘自群众出版社《毕淑敏文集：翻浆》一书，**李小光**图）

1979年冬天，艾青平反后回到北京。作协宴请他，周扬就讲了几句话，他说："啊，艾青同志，我们错了。"艾青站起来说："俱往矣！"

www.zzahz.com

谁来证明你的马

◉伍中正

梅四久的马丢了。

梅四久早上起来就去了马圈，他没有看见马，只看见了柱子上的一小截链子，那链子是用来系马的。那一次，买回来的链子他嫌长了一点，就截成了两截，长的一截系在马上，短的一截套在柱子上。

喂了十年的马丢了，梅四久决定找马。他带了干粮和水，天一亮就出去，天黑了就回来，饿了就在树底下吃干粮，渴了就喝水。

回到家，梅四久觉得疲倦，就往床上一躺。渐渐，鼾声四起。朦胧中，那匹马系在圈里，尾巴摇来摇去，嚼草的声音很响。梅四久醒来，才发现自己做了一个梦。

梅四久拉亮电灯，坐在床上翻看五年前和马在一起时照的一张张照片。每看一张，他就有一种难受的感觉。

每次找马，梅四久都带着那截链子。他觉得，那截链子可以比对自己马身上的链子，也算一个证据。

梅四久找了三天马，问了很多人，男的女的都问过，都说没看见。还有人反问他，你自己的马，咋就不好好看着？梅四久让人说得很尴尬。

梅四久仍旧找马。有人劝他，你还是到派出所报案，让派出所出面，找到马的可能性就更大。

梅四久仔细一想，觉得在理。一个星期后，梅四久就走进了派出所。

那天，梅四久看见自己的那匹马系在派出所前院的走廊上。他赶紧跑过去，把头贴在马头上，话还没说，眼睛里就涌出了泪水。然后，他就用手摸着马的头。

梅四久很想牵回自己的马。可是，值班民警不依。民警说，梅四久，这马是它自己走进派出所的，我们在各村都贴了告示，也没人来领。你来领，没有谁证明马是你的。

梅四久说，系这匹马的链子跟我手里的链子是一样的。

民警看了看梅四久手里的链子，然后说，相同的链子有的是，根本不能证明马是你的。

梅四久还说，这匹马有一个胎记，胎记就在屁股上。梅四久走到那匹马后，用手指指马屁股上的一个细瘤。

民警说，有胎记的马多的是，不能说有胎记的就是你的马。

梅四久最后说，我找卖马的人来证明。

民警依他。

梅四久走之前，就去地里割了草。他把割来的草放在走廊上，马就慢慢地吃草，边吃边看着梅四久。

马是梅四久在庄一群手上买的，要庄一群来证明不就行了。梅四久想。

梅四久和民警找到庄一群。梅四久对庄一群说，马是十年前买的，你应该还记得。

庄一群摇摇头，然后说，十年前的事，不记得了。梅四久说，你再想想，不就过了十年，咋就不记得你的马？庄一群说，想不起来了。

梅四久无奈，只得回来。

梅四久回来，又在家里翻出了自己和马照的照片。他觉得照片上的马跟派出所的马是一样的。有一回，庄里来了个照相的，照的是快相，等两天就好，还保证送过来。照相的人说动了梅四久。梅四久就跟照相的人提了要求，说，就跟我的马照几张。

故 居

◉蔡 澜

游维也纳，免不了到多瑙河、黑森林、歌剧院、博物馆去。司机懂英语，兼做导游。

“那是贝多芬故居，要不要停下来走走？”他问。

屋子有个小花园，进入大厅，墙上挂满贝多芬画像和乐谱原稿，却不摆钢琴。

“这里没有，在另一个他住过的地方才能看到。”司机解释。

经过郊外时，他指着一栋小房，说：“贝多芬在这里去世，死后用石膏盖了一个模子。”

走马观花地逛了一圈后，我们又上路了。

“这里还有一间也是他住过的。”司机说完又指另一处，“那也是贝多芬故居。”

“到底贝多芬在维也纳有多少间屋子？”我问。

“二十几间。”他回答。

“为什么那么多？”

司机不厌其烦地解释：“因为贝多芬晚年耳朵聋了，钢琴要弹得很大声才能听到，邻居嫌他吵，常把他赶走。”

（**司志政**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霜鬓何妨》一书）

革命的帽子

◉宋书林

张鸣在《辛亥：摇晃的中国》中提到一个概念，叫做“革命的帽子”，任何人戴上这顶帽子，便占据了俯瞰一切的道德高地，便拥有了毋庸置疑的话语权。而作为“反革命”的对手，便立刻居于下风，被打倒并被踏上一万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罗兰夫人，作为吉伦特派的领导人之一，她曾经是革命的，但是在更“革命”的雅各宾派执政时，就突然变成了反革命。1793年11月8日，她被雅各宾派请上了断头台。临刑时，她在自由神像前留下了一句为后人所熟知的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声声泪，字字血，这是生命对“自由”的控诉。然而吊诡的是，自由正是当初罗兰夫人等革命者所追求的革命目标之一。因而，罗兰夫人的名言似亦可置换为：“革命，革命，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雅各宾派所谓的“革命”行为，事实亦大抵如此。

（**郑多义**摘自《杂文月刊·原创版》2013年3月上，〔丹麦〕**皮德斯特鲁普**图）

意·林

在民警面前，梅四久拿出了照片。民警仔细看了看照片里的马，又看了看梅四久。

民警看看那些照片，然后摇摇头，说，还是不能证明是你的马。

怎样才能证明是自己的马？梅四久想不出好的办法。

梅四久开始上访。他先见了乡长，说自己的马在派出所里，派出所不让牵回去。

乡长就到派出所了解情况。派出所所长跟乡长汇报了情况。乡长回头跟梅四久解释，要说马是你的，得有证据。

梅四久不跟所长闹，他没有吱声。

梅四久给马割了草，就去了县里。梅四久坐在了县信访局。信访局的人说，梅四久，你先回去，我马上给乡政府打个电话，让派出所把马送过去，很快，你就能牵回你的马。

看见信访局的人在给乡里打电话，梅四久才肯走出信访局的门。

梅四久回到家，还没来得及开门，派出所的民警牵着马来了。

民警说，梅四久，你再不能往上上访了，你不知道，你在市里上访一次，年终测评时，乡里要被县里扣分的，要不然，乡里年底评不上先进，影响乡领导的提拔。

梅四久根本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

那谁来证明马是我的？

我来证明马是你的。民警说。

梅四久愕然。

（**李厝山**摘自《短篇小说·原创版》2012年第5期，**辛 刚**图）

见证成长

●黄　谦

1981年，我20岁出头，是一个刚刚走上高校讲台的年轻教师。这一年，我邂逅了《读者》（当时的《读者文摘》）。

在以后的31年里，我的工作有过多次变动，人生经历了很多风雨，但不论我在哪儿，干什么，我与《读者》都没有分开过，从来没有。

从那时起，她成了我的朋友，而且，这位朋友最忠诚，最值得信赖：31年过去了，她清纯依旧，优雅依旧，质朴依旧，浪漫依旧，美丽依旧，高尚依旧……不同的是，31年里，她从一棵小树成长为一片有能力呵护无数生命的具有母性的森林；在生存环境日渐恶化的今天，她顽强地传播真、善、美，执著地传递普世意义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成为无数人心灵的绿洲。

而我，在她无言的引领下，在经历了一些波折后做回了真实的自己，回到了我热爱的讲台。虽然我依旧普通，却也努力地实现了对自己的超越：我看到了生命的丰富的可能性，我开始尝试着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世界，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教育的局限和遗憾，我越来越用心地探究教师的能与不能……重新回到大学校园，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成长。

2009年，我突然有了一个愿望。我想以传播《读者》的思想、理念为目的，开设一门课程，让更多的人聚集在《读者》的旗帜下。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准备之后，2011年3月，以《读者》为教材的“美文赏析”课如期开讲。我拟定了“安静倾听，独立思考，自由表达，快乐分享”的宗旨，每次上课，我都会关掉教室的灯，撤亮一盏台灯，选择一个主题，先和同学们在台灯下安静地分享《读者》中的两篇文章，然后让大家参与讨论。为了方便与同学们交流，我专门申请了一个QQ空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发表教学体会文章200多篇，空间访问量29000多人次……短短的几个学期，课程的影响甚至超出了校园，超出了江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教师，作为一名《读者》思想传播者的快乐和幸福。

令人欣慰的是，这种快乐和幸福还在继续，因为成长还在继续——我相信，这，将会被越来越多的生命见证。

江西新余/黄谦

微博互动

养花儿喂鱼儿神儿游：《读者》2013年第8期的一篇文章，《薄暮中的刀锋》，刻画了一个小人物，不趋势，不趋利；不怕辛劳，只怕欺心。“磨剪子来——戗菜刀——”，读到这里，我耳边、胸腔里有个声音也不禁喊将起来，带着样板戏的铿锵，有些豪迈，有些悲怆。有想哭的感觉，不是为小人物，是为不欺心的人性。

103823姚灵辉：看过第7期李承鹏的文章《父亲是世上最不堪的一个斗士》后，深有感触，想到了天下父亲的不容易。我是个木讷的人，和父亲之间很少用亲密的言语表达情感，但并不代表我不爱他。开学的那天，父亲又远走异地打工去了，希望在这里对他说：爸爸，您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身体，儿子等您早日回家，我永远爱您！

何何何小慧子：在微博上刷了一天关于地震的各种消息，不禁想起高三那年，在停电的晚自习期间，同学们聚在一起用手电筒看“《读者》汶川地震特刊”，泪流不止。那时的我们做不了什么，只有默默祈祷，一切会好起来。

艺小妹Er_　：通过最近种种表现，我真的觉得自己老了，看《读者》里的一些故事，居然会莫名其妙地掉眼泪。坐火车提前进站后，居然会想多等一会，就为了火车背后那片平时难得一见的碧绿和宁静。回到家之后，居然会一个人傻傻地站在广场的一边看爸妈跳舞，满脸的幸福。

（摘自新浪微博）